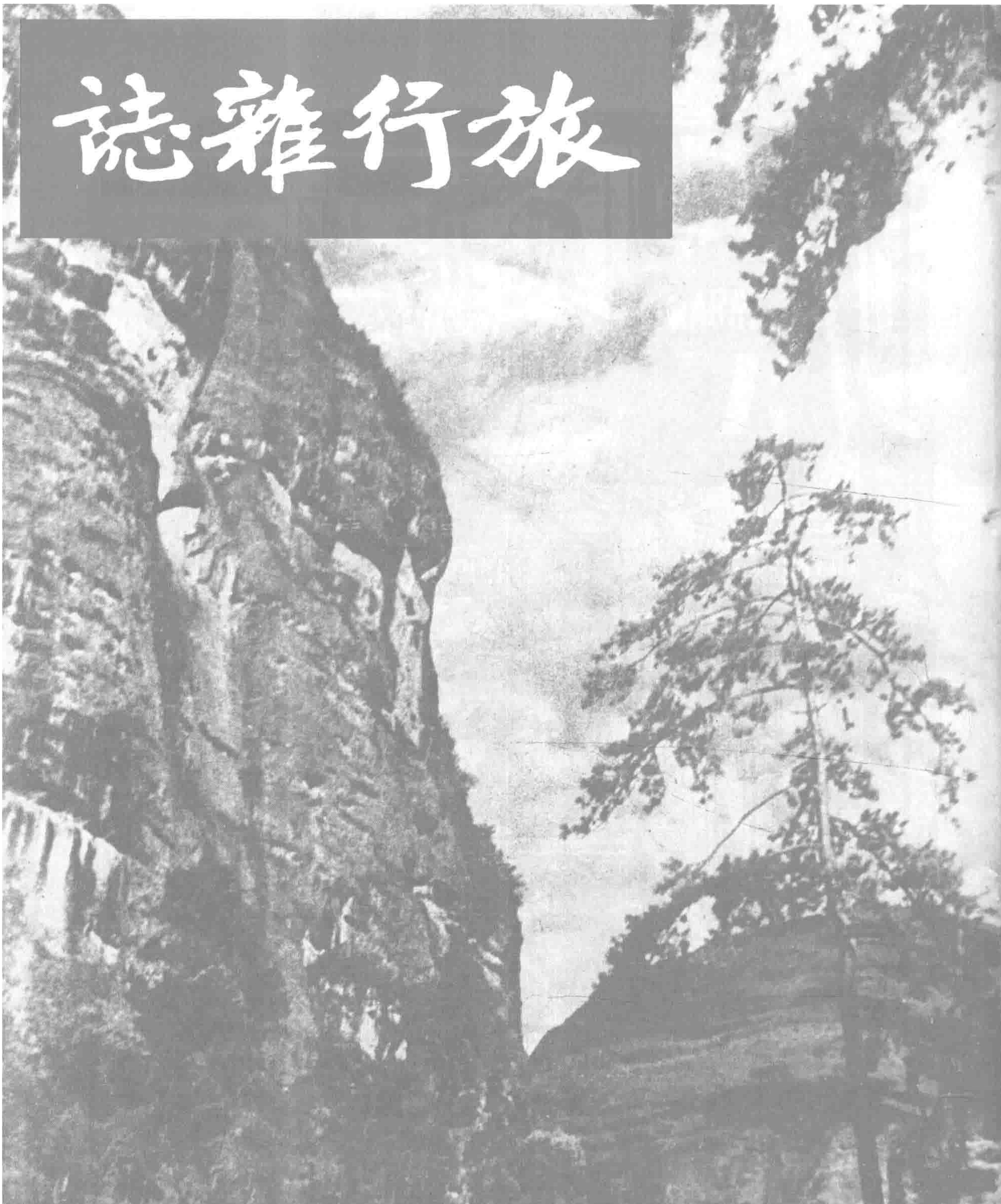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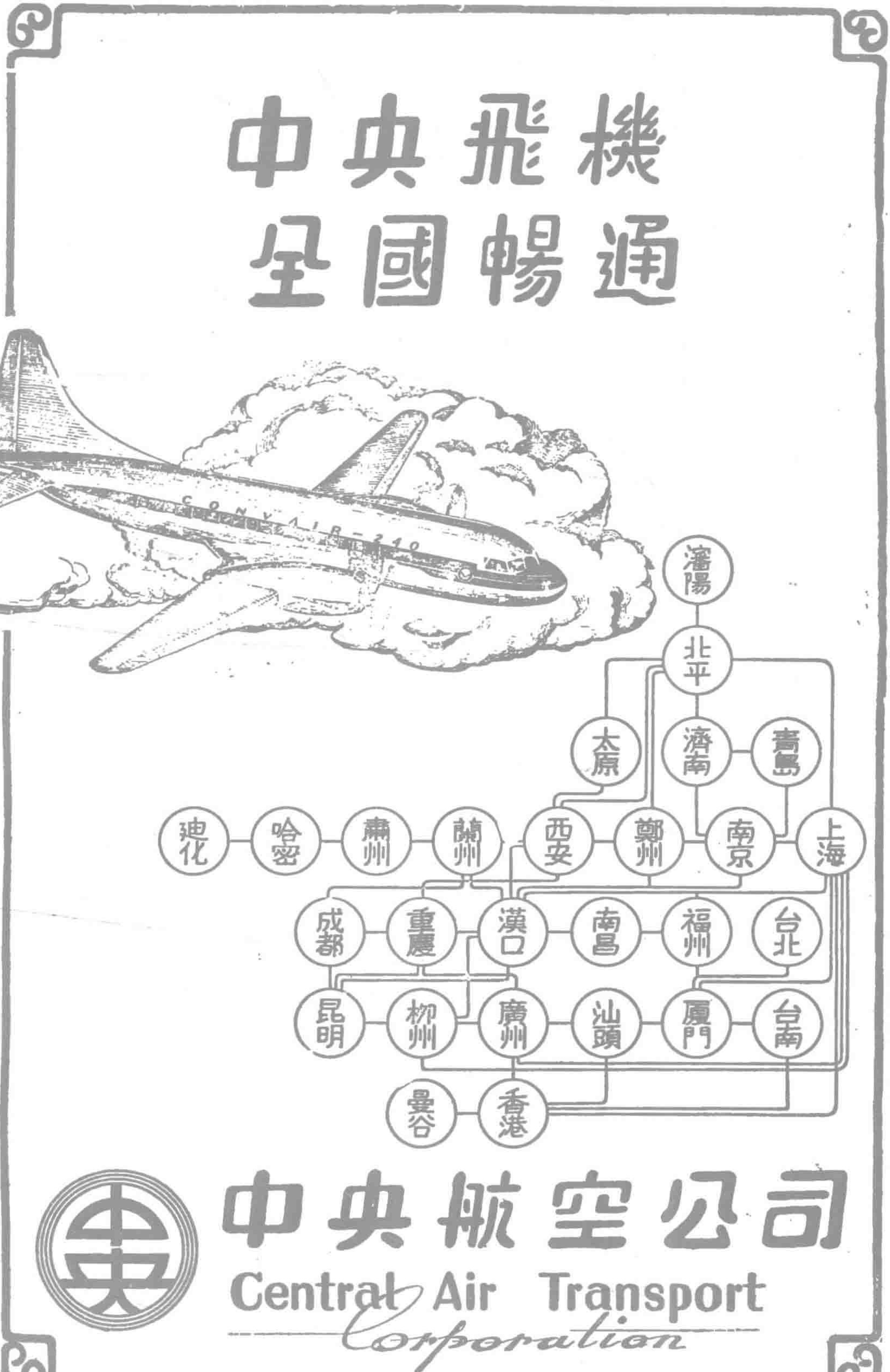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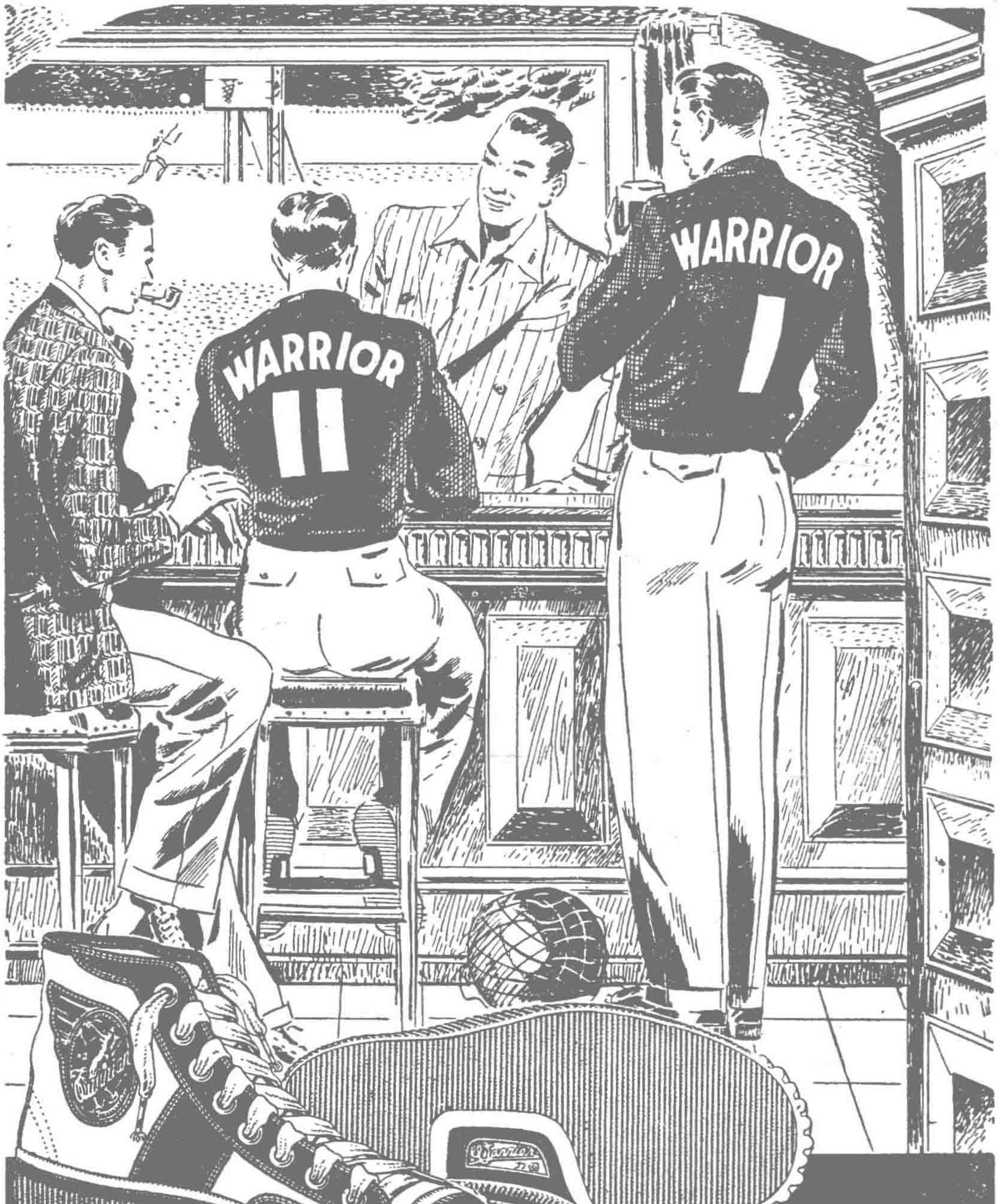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
第二十三卷・三月號
中國旅行社印行

CHINA TRAVELER

Vol. 23, No. 3 · March 1949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中央飛機
全國暢通
瀋陽
北平
太原
濟南
青島
迪化
哈密
肅州
蘭州
西安
鄭州
南京
上海
成都
重慶
漢口
南昌
福州
台北
昆明
柳州
廣州
汕頭
廈門
台南
曼谷
香港
中央航空公司
Central Air Transport
Corporation


WARRIOR
11
WARRIOR
1
Warrior
力回
TRADE MARK
T.T. RUBBER FACTORY
SHANGHAI
Warrior
WARRIOR BRAND
★弓形底★
回力Ⓐ球鞋
一經使用・無不稱心滿意
•正泰信記橡膠廠出品•
事務所：上海中正東路五五號　製造廠：上海大連灣路

上海

永安有限公司

THE WING ON COMPANY

FED INC. U. S. A.

推銷中華國產　　**統辦環球貨品**

郵政信箱
第五六七號

電報
中文掛號八二八二
英文簡碼
Wing on Shanghai



地址
南京東路

電話
九八二八二
轉接各部

永安公司為中國最完備之百貨商店，分類營業，包羅萬有，舉凡日用所需及珍奇物品，無不搜集美備，尤以貨色宏博，定價平準，務使顧客滿意。

附設

- 大東旅社
- 鸞鳳廳　西餐室　茶室
- 飲冰室
- 大東跳舞場
- 七重天咖啡室
- 永安月刊社
- 永安攝影室

本公司各部分列如下

·鋪面·

帽部　男裝部　女式部　毛衫部　襪部　手袋部　手巾部　化粧品部　藥部　水瓶部　文具部　花鳥魚部　墨水筆部　糖果部　伙食部　烟草部　五金部　燒青部　玻璃部　磁器部　茶葉部　酒部　南貨部　禮券部

·二樓·

綢緞部　疋頭部　毡被部　京蘇部　裁縫部　新裝部　皮貨部

·三樓·

照相材料部　永安攝影室　象牙部　鐘表部　銀器部　首飾部　眼鏡部　電器部　收音機部　運動部　玩具部　鞋部　音樂部　漆器部

·四樓·

傢具部　皮箱部

民國十六年創刊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二十三卷・第三期・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三月號

第二十三卷 第三期 目次

方巖壽山……陳其英……（封面）
從上海到瀘縣……朱梅……一
大小涼山眞面目……鍾秀生……七
瓊島風物……蔡德榮……一三
漫談楡林……振聲……一六
南海的西樵山……蕭雲厂……一九
東台灣旅程……張士超……二三
美麗島上的中航招待所……景巖……二八
訪右軍蘭亭之勝……鞠孝銘……三〇
南平城雜寫……永言……三三
麒麟寺訪問記……蘇菲……三四
方巖攬勝……陳其英……三七
七寶郊游……騁陸……四一
方巖勝境（美術圖景）……阿瑛……四三
旅行時裝（美術圖景）……費求……四四
首航孟買……沈綑一……四五
紫色平原的烏拉圭……碧溪……四九
歸航……朱傑……五四
黑夜飛渡大西洋……馮朱棣……五四
澳洲阿爾漢大陸探險……陳告佳……五七
英國海上間諜驚險故事的自供……伍必熙……六五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三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 唐渭濱

編輯人 趙君豪

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報掛號 五〇二四四號

重慶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昆明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昆明護國路二三號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招待所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書坊

旅行雜誌直接定戶訂閱辦法

一、訂閱期限：暫以三個月爲限期滿後再另行續訂

二、訂費：自廿三卷三期（即本期）起至廿三卷五期止計三期金圓壹仟零伍拾元

三、郵費：除航空寄遞及國外按訂閱時每期所需郵資另加三倍計收外，其他掛號快遞加收郵費三期計三百元

四、付費日期：本月十五日以前（外埠匯款以銀行匯出日期爲準郵局匯票以郵戳日期爲憑）

五、逾期另按新價計算過期雜誌概不在預訂之例倘需補購作零購計費

六、來函及匯款請書明本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七、本辦法得隨時修正之

中國旅行社謹訂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本期每冊實售叁百伍拾元

上海信託公司

財政部註冊　經濟部登記

民國十九年創設

辦理一切信託
及商業銀行業務

國內匯兌

本以往服務精神

竭誠承辦左列各地通匯

手續簡便　匯費低廉　交款迅速

昆明　蘭州
北平　天津
南京　重慶
廣州　漢口
杭州　西安
長沙　汕頭
青海　新疆

總公司：上海北京路四川路角　電話一二九二三

分公司：昆明　蘭州

從上海到瀘縣

朱梅

三十七年十一月廿八日在青島接着妻在瀘縣病重的電報，打聽中航隔日有一架飛機飛上海，託朋友買好了票，第二天夜晚便到了上海。從上海到重慶現在有三條路綫，第一是飛機，其次是船，再就是長途汽車了。飛機，霸王號祇要五個鐘頭，小客機七個鐘頭。現在霸王號已停航。從上海到重慶有一千三百五十哩，就是坐小飛機七個鐘頭也不能算慢的了。飛機雖快，但聽說要去重慶的旅客已登記到明年三月，立刻要走，恐怕希望很少。坐長江船本來是最舒適的，第一，江中無大風浪，穩當，第二，沿江風景多而美，第三，船要靠許多碼頭，可以上岸遊玩。雖有這麼多好處，目前我却沒有這種心情，因爲坐船，大水的時候還要十天，現在枯水時期，航行的日子雖多不了幾天，但不能直航重慶，要在漢口，宜昌等船，換船，那等船的日期就難說了。看報上有兩江汽車公司的廣告，它有直開重慶的汽車，時間也要兩個星期以上。要這麼多時間，心裏實在有點焦愁！我想去想來覺得還是以坐飛機比較妥當，因爲祇有它才能用最快的方法把我帶到四川。十二月一號早晨起來我打電話給一個在中航服務的朋友，問他有沒有什麼辦法，他說，論規矩是無法可想的，但他答應幫我打電話給賣票的×君試試。不久他來電話，叫我二號下午到公司等着，如果有人退票，就可以把退票賣給我。這事有點近乎買彩票，因爲從登記的人數可以知道赴川的人是多麼擁擠，誰還買了票去退呢，世界上的事本來是難說的，二號午後四點半居然被我等着了一個退票的人，我向中行辦事處繳了票款，把收條去換了一張三號飛渝的機票，這總算是走定了！

自上海飛重慶

航空公司的通知上寫着，自己有汽車的必須早上五點半到龍華機場，沒有汽車的必須五點準時到公司門口坐他們的汽車。上海已在戒嚴，每天早上五點纔能解嚴，五點以前街上是不能通行的。自己有汽車當然可以按時趕着去，似我做客上海的人就大傷腦筋了。會向好幾家汽車行打過電話，希望五點時開一部車來，每一次電話都帶給我失望，不但最有名的祥生公司不肯應允，就是一些不著名的車行也不去。彷彿上海的汽車行都不愛做買賣的樣子。租不着汽車祇有到航空公司坐他們的汽車，但是，五點以前街上不能走，五點準時如何到得了？有人告訴我有飛機票可以隨便通行，如果沒有帶行李，再遠也可以走去，問題是帶着行李怎麼辦呢？最後想出了一個辦法，吩咐茶房到五點的時候在門口等着，看有沒有三輪車經過，好在我住的地方在新世界附近，大約有十五分鐘可以到或者可以趕得上航空公司的汽車。

三號早上四點我就起來了，一方面收拾行李，一方面叫醒茶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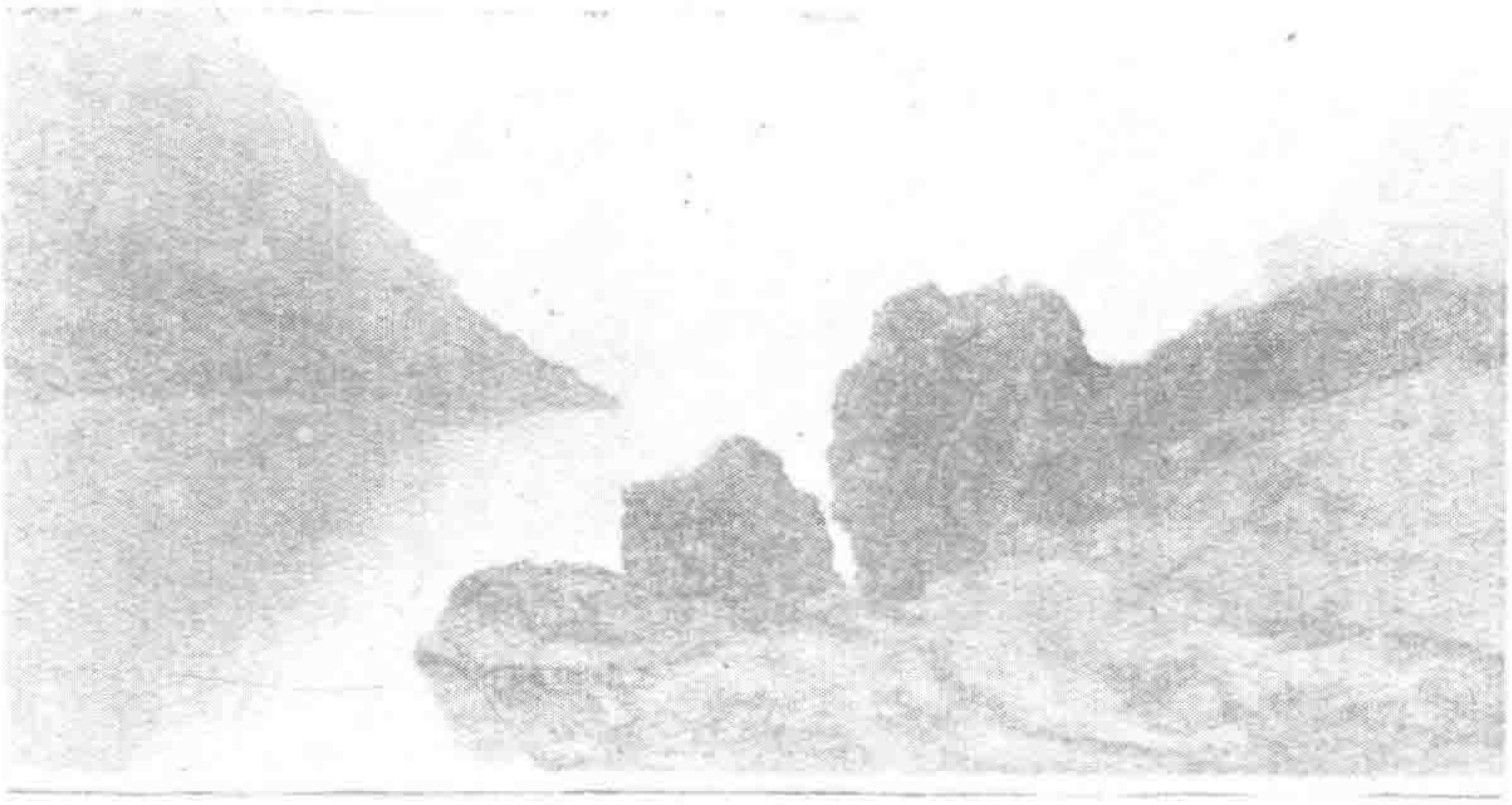
正好五點一部三輪車經過門口，把他叫着，要多少錢給多少錢。那知才到先施公司，車鏈掉了，車夫停下來接上，沒有走上三步，鏈子又斷了。車夫不但叫我人下來，還要把行李搬下來，他要修理。給他左一個就誤，右一個就誤，已經五點十分了，眞是有點火冒三丈。我不能等他修了，看對角永安公司門口正停着一部三輪車，我把他叫了過來，坐上去，催他用最快速度跑着。南京路白天雖然人擠人，車子挨車子，這時不但車沒有，人也沒有，三輪車在那光滑的路上橫衝直衝着，雖然那樣快，到航空公司門口已五點廿分了，巴士正要開動，我老遠的就叫着，當我一上巴士，它立刻就開行了，要是遲到兩分鐘就要撲空了！

到了龍華機場，黑板上還沒有飛渝時間的標示。我們等着，六點過了，六點半過了，到了七點才聽廣播：「去重慶的客人到六號房間去過磅行李」、一回兒功夫六號房間的人就擠滿了，我帶了兩個箱子站在裏面動也不能動。好容易挨着我過磅了，驗票的人對了對名單向我說：應當到九號房間去。原來今天飛重慶的飛機有兩架。我又費了很大的事才從人堆中擠出來到了九號房間，過完磅，海關再檢查一次已快八點了。我站在門口看着那一股子亂勁，似乎有什麼大亂將臨一般。這些地方看起來，一方面怪客人太着急，可是一方面也是辦事的人疏忽，在廣播時就應當說明有飛機幾架，拿某號至某號的機票的人應當到幾號房間，各人對號入指定的房間當然就不亂了！送客的人到過磅房也是應當禁止，地方本來就小，除客人外再擠上一些閑人不是更擠麼？

飛機總算在八點十分離開了上海。機上已沒有了空中小姐，彷彿冷靜一點似的。我閉着眼睛打算睡一回，因爲晚上睡得遲，又起得太早，謝天謝地，我居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醒來時已到了漢口。

在漢口停的時間祇有半點鐘。我看着陰沉沉的天氣，我担心從漢口到四川的這一段路，山多，氣候不好。可是坐上飛機，生命就不算是自已的了，因爲主宰我們生命的是自然不是自己。

飛機從漢口起飛後兩點鐘已到了三峽之上，由於氣壓的關係，本來平平穩穩飛着的，這時老往下沉。我想起古詩人曾說，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現在蜀道有什麼難呢，現代的人入川已不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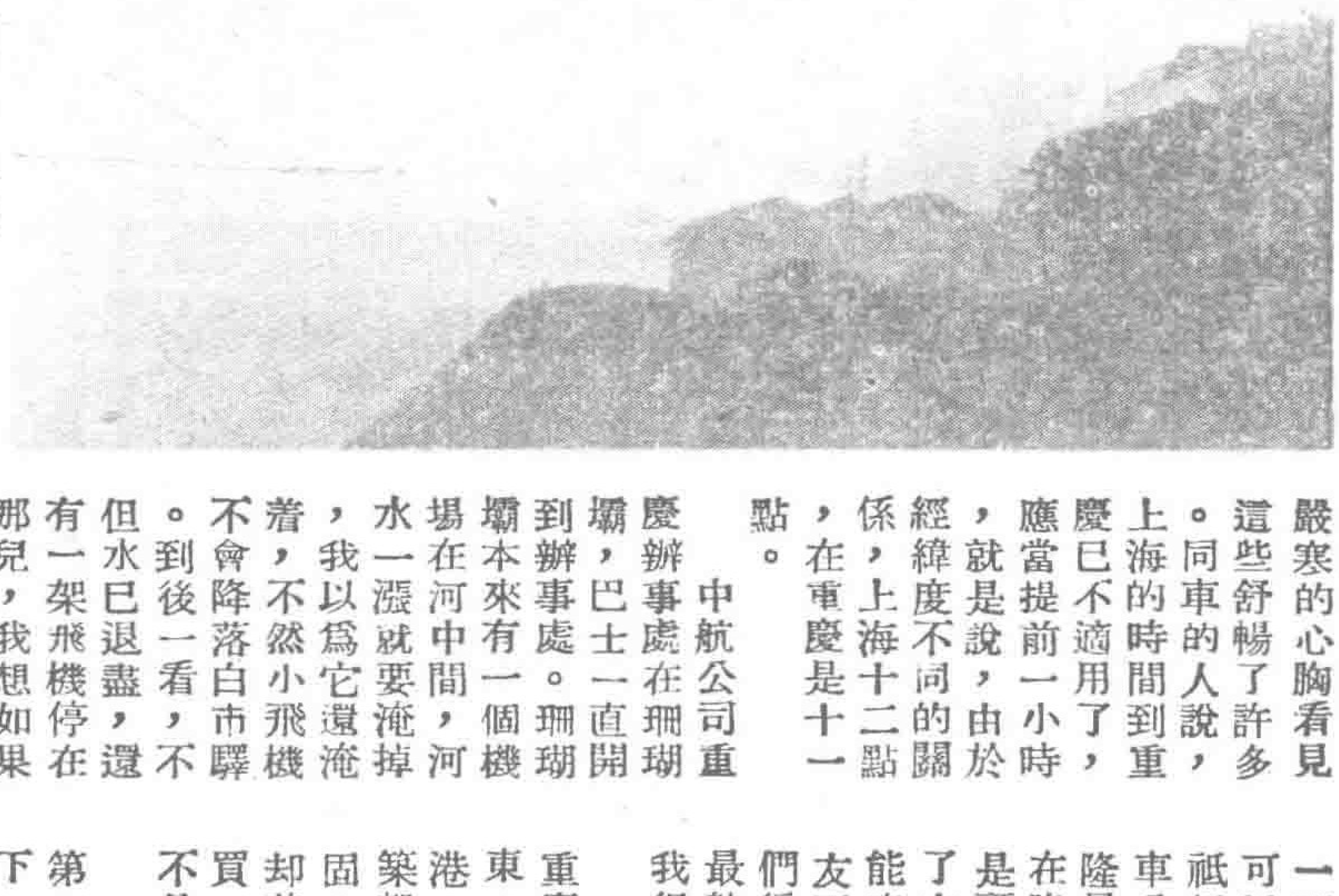

從漢口起飛後兩點鐘，已到了三峽之上

走羊腸小徑，可以飛巫山而入川了！

下午三點四十分飛機平安降落白市驛，此地到城還有兩個鐘頭汽車路。航空公司的巴士早在機場等着了。巴士的椅子太小,又窄,兩個人坐的位置給我一個人坐剛合適，但是上來一個胖子和我同坐，擠得我透不過氣來。幸好天不大熱，要是熱天這樣擠法，到重慶恐怕要發痧了。

白市驛機場出來就是上山，路旁山上長滿了青草和綠樹，這是目前的上海和北方看不見的，嚴寒的心胸看見這些舒暢了許多。同車的人說，上海的時間到重慶已不適用了，應當提前一小時，就是說，由於經緯度不同的關係，上海十二點，在重慶是十一點。

中航公司重慶辦事處在珊瑚壩，巴士一直開到辦事處。珊瑚壩本來有一個機場在河中間，河水一漲就要淹掉，我以為它還淹着，不然小飛機不會降落白市驛。到後一看，不但水已退盡，還有一架飛機停在那兒，我想如果降落珊瑚壩我們已到了兩個鐘頭了。我看天色不早，來不及等行李車到，趕快到文化生活社去訪濟生託他代找旅館，那知道找了七八家都沒有空房，我祗好到峴水那兒去暫住一夜再說。


飛臨重慶的上空

重慶小住

由重慶到瀘縣有兩條路，一是坐船，一是坐車。由於枯水關係，去瀘縣的船都是四五十噸的，沒有房艙，祗有四等。而且還要走兩天，頭一天到合江，第二天到瀘縣。本來睡艙板的苦也可以忍受，問題是我沒有帶被蓋捲。坐不成船，祗好坐車了。去瀘縣的定期班車祗有一個中福汽車公司，平常間本來也是一天到瀘縣，最近因為隆昌到瀘縣之間不大安靜，車也分兩天走，頭天在隆昌過夜，第二天一大早到瀘縣。中福賣車票是頭天早晨賣第二天的，所以四號一大早我便到了中福公司，出乎意外地票子卻已賣完，五號不能走了。離開車行順便去訪在金城銀行服務的老友王百佐君,和他談起旅館難找,他堅邀我住在他們行裏的招待所。地方在精神堡壘旁邊，是重慶最熱鬧的地段，離開車行又近（在民國路）所以我很高興接受他的招待。

我到重慶後的第一印象是馬路上熱鬧得很，重慶人彷彿不知道「外面」正在打仗似的。在遠東，我所看見建築在山上的城一共三個，一是香港，一是青島，再便是重慶了。香港和青島的建築都表現出堅固，美觀，街道整潔，重慶則不堅固，不美觀，路面殘破，不潔淨。但重慶的生活卻甚便宜，舉一個小例來說，在上海一塊錢僅能買一個橘子，在重慶可買十五個至廿個，在上海不易看到的廣柑，在重慶每只不過兩毛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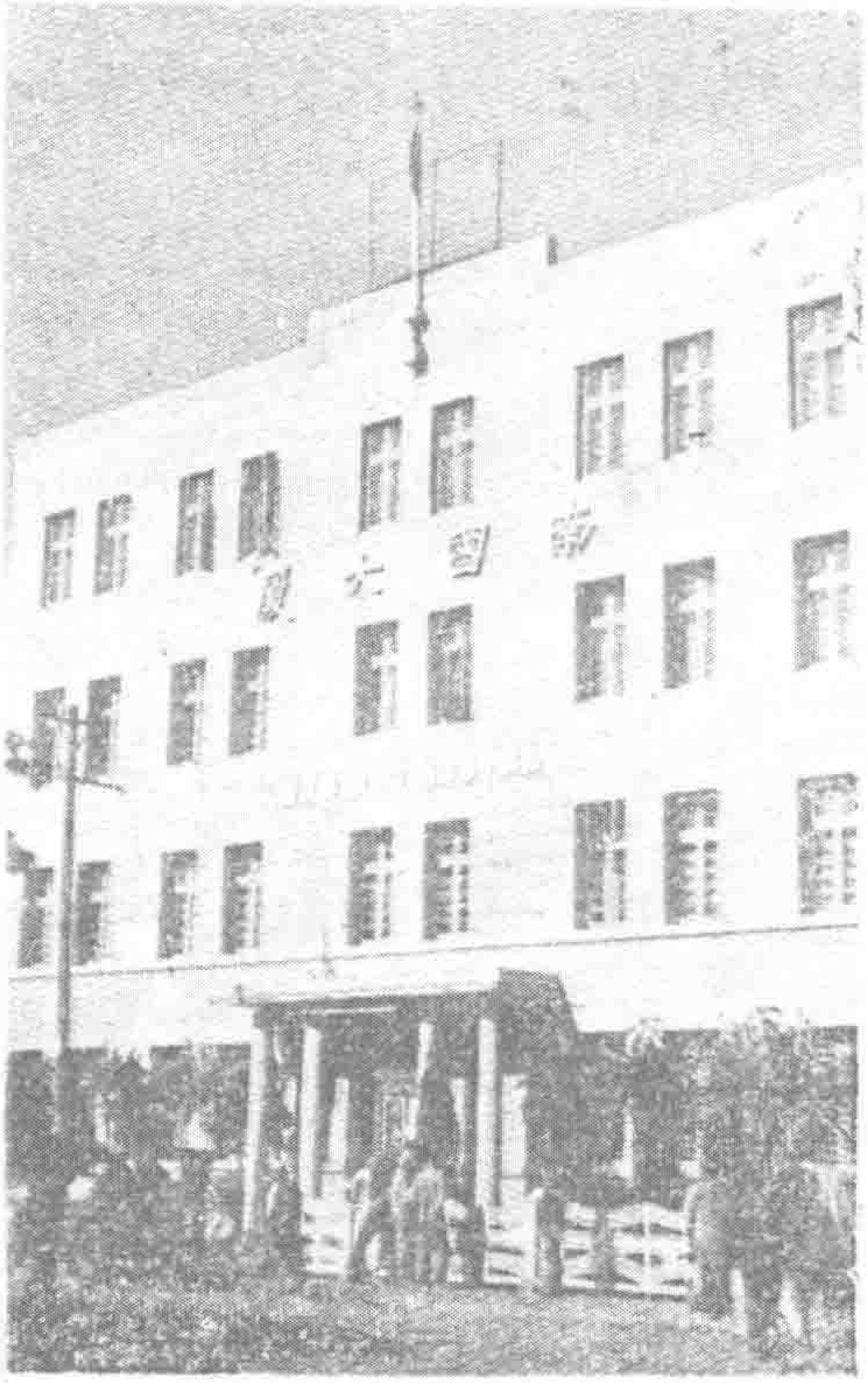
當我在青島時我常說，青島的洋車夫是中國第一的，他們可以在那樣高的、大的坡上拉上拉下。到了重慶，看着洋車夫，上坡不喘，下山如飛的情景，青島洋車夫祗能退居第二了！他們下那大坡時，脚跟不着地，用脚尖挨地，飛奔而下，我想有心臟病的人，初次坐一定要駭昏過去的。他們下坡時常常幾部或一二十部連在一起，車把又長，後面的車把總是在前面的坐客頭上晃來晃去。他們的車把長的緣因是遇天雨或出太陽時，把布篷從車一直拉到車把前，這不但遮着了坐客，還可以遮着洋車夫自己，這種篷是重慶洋車上與他處不同的。

重慶的電力不够，每夜分區停電。到重慶後

第一件應當買的東西是一根電棒，沒有它，有時寸步難行。也因爲這種需要的關係，電料行特別多，買賣也異常發達。

重慶最時髦的咖啡館要算民權路上的「心心」，它不但是重慶摩登男女會聚之所，也祇有在那兒可以喝到眞正的奶油咖啡。但我最賞識的卻是燈籠巷的担担麵，那麵館除麵外附帶還出賣菜和酒，菜是以鷄雜碎爲主，味兒不是大館子可以吃到的。由於生活習慣不同，館子早上都不出售點心，就祇有一個廣東人開的國民酒家。

五號早上我六點半就到汽車公司，車票又售完了。賣票的人還說，汽車暫時不開瀘縣，祇去隆昌。隆昌去瀘縣還有一百五十華里，那一段路沒有汽車時祇有坐洋車。我相信瀘隆之間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問他們，他們含含糊糊地不肯直說，於是我越相信途中有「棒老老」（註：土匪）如果眞有匪發生，我就祇好搭船了，最後我再問他們究竟是不是有土匪，他們說是他們本身在瀘縣發生了一點問題，正在交涉，要我明天再來一趟，並且很懇切的表示，祇要車開瀘縣，一定爲我留一張車票，看這情形，我恐怕在重慶還得躭擱一兩天了。


重慶新建的大樓——滄白路南國大廈

重慶的霧雖比不上倫敦的霧大，但每早起來那一層白霧也是使人發悶的。因爲霧，我便想起四川的山多，氣候潮濕。連帶就想起四川人愛吃辣椒和花椒。我記得馬來人和印度人都歡喜吃辣椒，馬來半島和印度是極熱的，辣椒是太刺激的東西，與氣候講起來是不適宜的。後來有人告訴我，馬來人和印度人洗澡都用冷水，利用辣椒以排瀉皮膚上的濕氣。雖然，我不敢說，我們的吃辣椒有同樣的作用，但據植物學家的分析，辣椒是含維他命甲乙丙丁最完全而豐富的。花椒有去毒的功能，到四川能吃辣椒和花椒至少可以少生許多病，擺子（註：、瘧疾）在重慶也很盛行，這當然是由於瘧疾蚊蟲太多，如果下水道能修好，可以減除繁殖蚊蟲的巢穴，可惜關係公益的事進行得很慢。

重慶四郊的風景區最有名的是北碚和南溫泉，我的運氣差一點，南溫泉的汽車正因經費困難停駛，北碚又太遠，當天去不能回來，祇好俟諸異日了。

中福汽車公司成功史

七號早上七點我終於搭上了中福汽車公司的汽車。這車原是卡車改裝的，車身不大，一排，我想舒服一點坐四個人，稍擠一點，預多五個人。但是卻坐了七個人，把大家都當成沙丁魚似的。擠雖擠一點，秩序很好，第一是車位編有號碼，第二是對號挨次上車，可以算得上有條不紊四字。客人剛上完，要開車時卻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兩個傷兵要爬上車頂去，一個吊着車門，一個爬上車頭，爲了這，車子祇好停着不開。站長出來說；沒有車票不能上車，上車頂太危險，出了危險他們負不起這個責任，一個傷兵說，「買車票沒有錢，不能再在重慶住，今天非回家不可」。說起來兩方面都有理，祇怪政府對於傷兵

重慶小什字一帶繁盛如昔



的責任沒有盡得够，即然打發他們回家就應當替他們想辦法才對。結果是站長允許了下班車想辦法，他們才鬆了手，我們的車才能開走。

汽車本來七號還不敢直駛瀘縣，因爲瀘縣的事是站長騙人的存欵潛逃，站長是一個代理，不算是公司的一部分，但債權人把他們的汽車扣留起來似乎有點不公平，他們請了兩個律師特別去辦交涉的，我們算是沾了那兩位律師的光，否則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直駛瀘縣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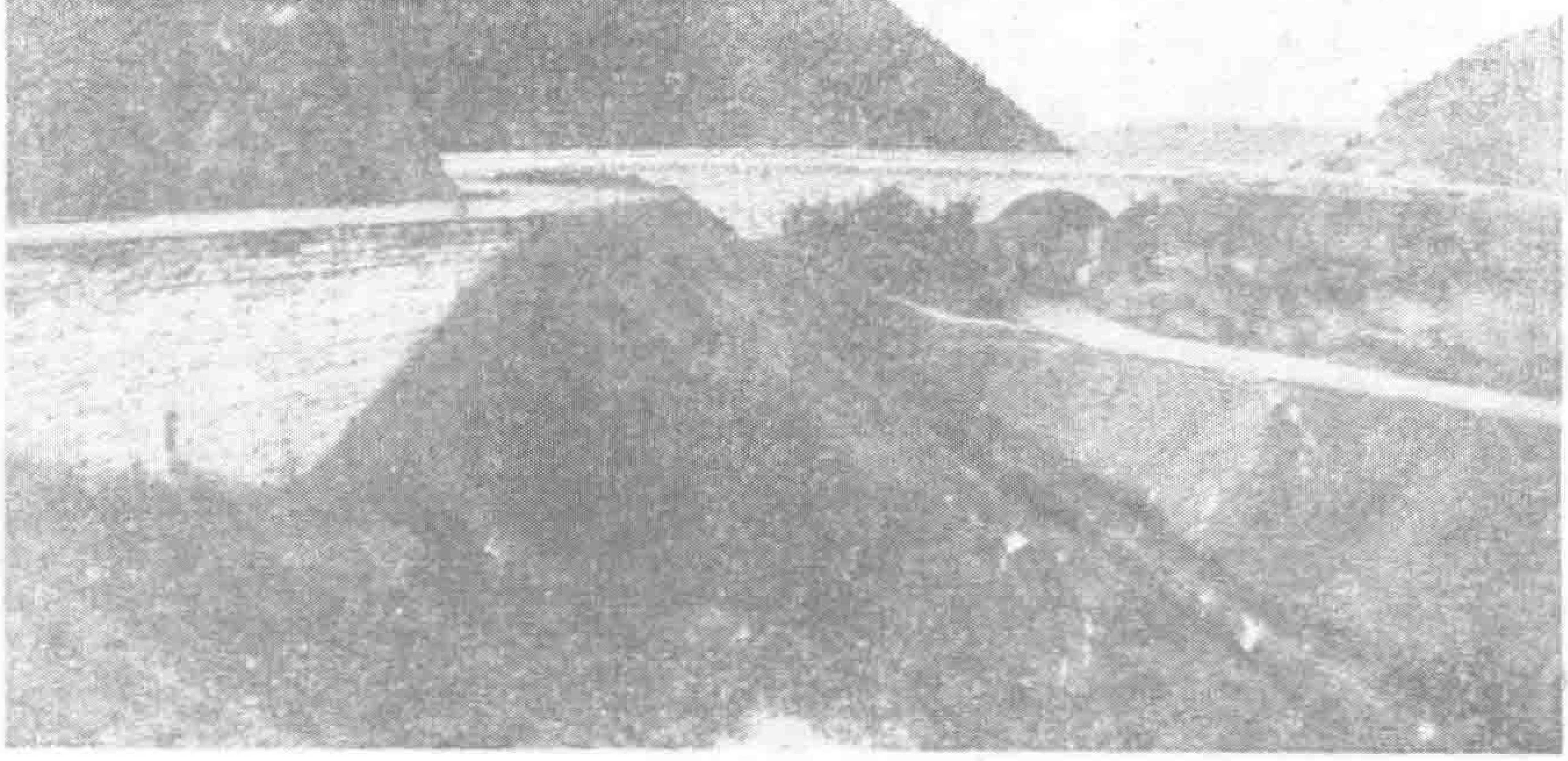
這個中福汽車公司完全是私人開的，創辦人是一個姓陳的寧波人。抗戰的時候，陳本人是一個司機，自已有一輛破舊的小汽車，專來往於渝瀘之間作運貨和搭客的事，一個人的成功除了具備吃苦與努力的條件外，還要緊的一點是信實兩字。他替人辦任何事總是守着信實，因此，得到許多人的信任。一年營業下來很賺了幾個錢，於是就有朋友勸他開一個轉運公司，他就買了一部卡車。專門運貨，順便搭客，兩年下來由一部而增加到廿部，並得到交通部的許可，給他專走渝瀘線的特權，他就正式改裝運客的卡車，在璧山、永川、榮昌、隆昌及瀘縣建立起上下客車站。在重慶還建立起修配廠。他用的司機大都是抗戰時從江浙來的。他辦得好的緣因，他有全權處理一切業務，不受官僚化的手續限制，就是票價受到政府的統制，他的價格比輪船的四等還便宜，這對於他們的收入影響不小。行李交給他們從來沒有出過差錯，在車上派得有專門押車的人管理行李。這汽車論舒服雖比不了馬塞到尼斯那一段的遊覽車，但負責，準時，却也相差不多。可惜公路太壞，車在上面顚簸得太厲害，這樣使得車胎損失太大。在四川開汽車公司最成問題的是車胎，中國貨在這公路上跑不了幾趟就破了，所用的胎都是來路貨，價格特別貴，好在司機都是內行，很愛惜車子，無形的損失又少一點。

這兒所以特別提到這個中福汽車公司，因爲它是一個赤手空拳的異鄉人在這僻遠的四川奮鬥成功的，在這幾百里的公路上每天很難看得見一輛汽車來往，他們按日準時來來去去這還不值得欽佩麼？

隆昌之夜

重慶到瀘縣二百八十公里，現在時間雖短，論理汽車一天仍然可到。就以這次來說，我們的車到隆昌時才午後四點，天黑還要一個多鐘頭，從隆昌到瀘縣不過五十公里，到瀘縣也不過剛黑，但汽車却停下來了，要在這兒過夜。

下車後的第一件事是找旅館，這兒最上等的旅館是縣府辦的社會服務處。房間分兩種，一爲小房間，每間有兩舖，一爲大房間，每間四舖，不以房間計算，而以舖計算價格，每舖兩元，價格的確是公道。我訂好一個房間，趁着天色尚早上街去蹓躂一番。



成渝公路上——老鷹岩

隆昌最有名的出產是蔴布和猪。猪爲白色，體肥，肉嫩，每隻最小也有三百多斤，白猪毛尤爲名貴。我雖對猪無興趣，蔴布到想買一兩匹。因爲隆昌最細蔴布（一千六百股）與杭州的紡綢一樣。一進市內便有四五家蔴布店，我想買一匹一千六百股的，問了幾家都沒有貨。本來這種細蔴布產量不多，平常不易購到。出售的貨色主要是三百五至四百五十股的，七百五至千二百股的也不太多。我化了八十塊錢買了兩匹七百五十股的，已細得來與府綢差不多了，夏天來把它做襯衫或香港衫是頂理想的。每匹四十元，不過值龍頭細布兩三尺的價格，實在便宜，可是有人告訴我它已經漲了四十倍了，因爲剛改金圓券的時候每匹才值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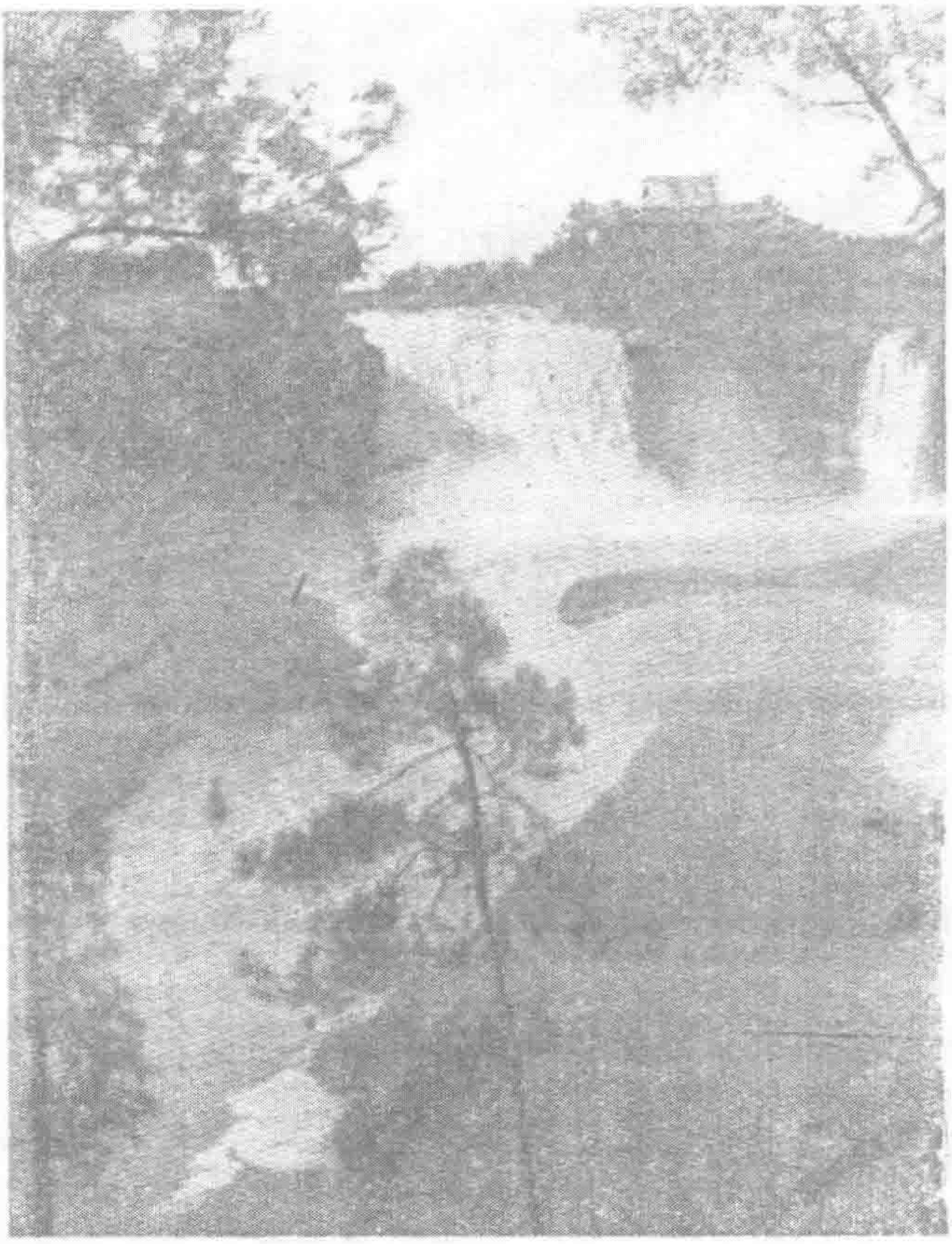
蔴布是隆昌附近農民的副產物：沒有正式的工廠織。它的唯一缺點幅度太窄小，僅一尺幾寸寬，不能做大件東西。我想起從前烟台最有名的繡花枱布，所有的原料都來自外國——英美或澳

州，再由烟台及附近的鄉下婦女繡成各種花樣的枱布再輸出外國，不但養活了幾十萬鄉下人，也賺回了不少外匯。隆昌地方所出蔴和蔴布，可沒有人動動腦筋設一個繡花廠，說它的幅度太窄小可以改良放大，自已有的不會利用，却花很多外匯去買人家的，還有比這更懶惰的麼？

隆昌最近除猪和蔴布之外又增加了三樣東西，那便是，鹽井，瓦斯及煤油的發現。鹽井的鹽與自流井五通橋所產的一樣，瓦斯產量亦豐，煤油質地不錯，目前鹽已大量開採，瓦斯已被利用，就是煤油還在設計開採中，這可是隆昌想不到的地下財富。

隆昌地方也有電燈，但看不見電光，祗看見電燈泡內的紅鐵絲，有人家一方面把電燈開着，同時在電燈旁邊掛起一盞冒烟的洋油燈，這實在是一個大的諷刺！

隆昌的生活比榮昌貴，緣因是它離內江太近受了影響，在隆昌黃魚也特別多，所謂黃魚是一種專門替在隆昌要搭汽車的旅客找汽車的人。許多商車和軍車原則是不搭客的黃魚爲他們介紹主顧，成功了後由客人償他三元五元。這種人在隆昌有三十幾個，在成渝路上要算人數最多的。本來黃魚是指乘船或搭車不買票的人的代名詞，而這種經紀人也叫黃魚似乎有名不正之嫌，我問人誰也說不出一個道理，可是一說黃魚，大家就知道那是一種什麼樣的人。


隆昌的隆橋公園—鶴泉飛雪

回旅館的途中碰見一個同車的何君，他約我去坐茶館，他見我很勉強的樣子便說，在四川坐茶館是很有意思的。「茶館是會人，辦事，擺龍門陣的所在」，可以說四川人的大小事情差不多都是在茶館裏解决的。我也覺得茶館有趣，它的風味不下於巴黎的咖啡館。在巴黎坐咖啡館，特別是那些路旁邊的位置是專爲看馬路行人而設的，茶館也差不多，可惜的是櫈子不太舒服，大都是長板櫈，直直的坐着，太久了腰會酸的，何先生說：不能太舒服，如果太舒服，茶客老坐着不走，茶館太吃虧了！

回到旅館剛好八點，街上正好打一更，雖是城市，却有鄉村的風味。出去的時候沒有注意，回來才注意到牆上有一個佈告，過了八點就要關門，過時不開。想起上海，八點正是客人上街玩要的時候，這兒的旅館却過時關門不候了。電燈不亮，茶房點起油壺（一種油燈）領我上樓，看着新換的被單我到很高興，因爲在四川旅行我最怕是日本蝨。（註：蝨子）

旅館牆壁太薄，牆上還是與鄰房通的，隣居是一位女客帶着一個孩子，或許是孩子病了，一夜哭就沒有停過，那位芳隣還凑熱鬧，不時唱一只歌曲，我怎麼樣也睡不着，不到四點車站已派人來催我上車了！

到了鐵打的瀘州

早上四點半，客人差不多已到齊，一數就差一個老太太沒有來，這時幾乎是全部的人都主張不等，要汽車立刻開駛。我以爲這是不公道的，因爲昨天下午下車時車上沒有告訴我們什麼時候上車（註：因怕軍人强迫搭車，故不敢告訴開車的時間）同時客人下車後散住各旅館，或許她不知道。我們應當等一會。我的話發生了相當的效果，大家都不再做聲了。也沒有一回功夫，那個老太太來了，一個年青的搭客却說：『大約是找老太爺去了，才來。』接着就是全車的客人一陣哄笑。我想再下流也沒有比這個說話的人了。

最後的一個旅客上車，車就立刻在黑暗的天幕下向瀘縣駛着，六點半時我們就到了小市，中福的車站在小市。小市與瀘縣一水之隔，它好比重慶的江北。瀘縣舊名瀘州，它在一個三角形的嘴上，是長江與沱江的會流。沱江內靠滿了鹽船，它們來自自流井。瀘縣爲鹽的集散之地，由

這兒再轉運永寧或重慶。

過去四川內戰，瀘縣為每戰必爭之地，以地形來說，曾有人用「天生的重慶，鐵打的瀘州」來形容，可見它地勢的重要。以地理來說，它是四川的心臟，將來的滇川鐵路，四川方面就以此地為中心。以氣候來說，甚為溫和，與台北相差不多，雖是冬天沒有人生爐子，講究一點的人家生一盆乾炭，普通人家生一個灰爐（註：瓦盆外用竹編，內盛木炭用灰蓋之以取暖）三年五載下一次雪，薄薄的一層，彷彿上帝要點綴這個世界才下這麼一點雪似的。以出產來說：一年四季水菓從未中斷過，有梨，有栗，有桂圓，荔枝，有橘子，廣柑，有葡萄，香蕉，有蘋菓西瓜等等，可以說，凡是南北有的水菓，這兒都有，不但有，而且還好。主要的農產品為大米，產一年，三年吃不完。可惜的是這兒沒有工業和工業家，祇有大地主，一年收一萬担租谷的既不算希罕，三萬五萬担的亦不少（這是指老担而言，一担等於三市担）說起工業是怪可憐的，資委會在這兒設得有一個電廠和一個酒精廠，電廠發電充足，但機器時壞，一停就是三天五天，彷彿「沒得關係」，負責人責任心太小。酒精廠因不需要而停辦了。金城銀行也開了一個酒精廠，以營業蕭條，改榨菜油。比較成功一點的有一個小肥皂廠和一個麵粉廠，生產尚未中斷，買賣還能維持。

在瀘縣最有名的土產便是大麯酒，我到後曾去參觀了八家，設備都大同小異。他們最講究的是窖，所謂窖不是歐美所謂的 Cave 而是 Cuve（發酵池）我所知道的發酵池沒有比這個更原始的了，當初我的理想，最原始的發酵池是坭製的缸，到瀘縣後才知道最原始的是窖。在地上挖一個坑，四週塗以黃坭，將煮熟並拌入麯的高粱放於洞中，發酵一個月後取出蒸溜，酒精則滲入坭中，每年損失，無法計算。可是，還有人拿幾百年的窖來號召，進步的國家已早改用鋼精了，我們還用坭土的，這一方面是看出我們的落後，也可知道釀造界太沒有人才了！

瀘縣的名勝共有八景，我以為那都是有其名而已，眞正值得一敘的是藍田壩的大佛和華山寺的銅佛，在這兒一共有兩個大佛寺，一在大河邊，一就在前所說的藍田壩，佛共三尊，是把一個整塊的山雕刻的，高有十丈，奕奕如生，它雖不比嘉定的佛大，在四川也算第二，玉華山在小市，佛是明朝時鑄造的，高有兩丈，重有數千斤，在這兒要算唯一的古董，不但在南方和北方我沒有見過，就是錫蘭和印度我也沒有見過。

紋石是馳名世界的寶石。這東西過去不大著名，抗戰時候，美軍在藍田壩監修機場，被他們發現宣揚起來的，這個寶石就產於藍田壩機場的河壩裏，洪水的時候是得不到的，到了冬天枯水有經驗的人才能找得着，它藏於各種亂石之中。這種寶石在水中至少有數千年，顏色不同但均透明，中露各種花紋，有山水，有蟲魚，其中以蟲魚為最名貴，普通都把它鑲成戒子。

大河南岸還產沙金，枯水時期，地主利用農閑淘金，每個床子四人，運氣好的每天可以淘一錢兩錢，運氣不好祇有三分五分，對於地主是一筆意外之財，對於農人亦為外快。

四郊綠樹成蔭，這些樹是民國八九年楊森駐防瀘縣時强迫栽的，過去的墳地而今均被樹木遮掩了，增加了都市不少美麗！

匆匆忙忙地趕回瀘縣，妻的病已愈，孩子們均會講本地土話，環境改人是多麼厲害啊！



大小涼山的眞面目

鍾秀生

涼山是一片神祕而與外面世界絕緣的區域，政府的力量至今還未能達到他的中心區，所以有「獨立的倮儸」之稱，自民初以來雖先後有六個學術團體進入大涼山，但確實走穿這個地區的只有四個，考察時間上一年的一個也沒有。個人進入涼山的雖有數人，但尚無走遍整個區域而能明瞭本區全部情形者。所以國人對本區的認識是有限的。茲依筆者實地研究所得擇要介紹如下，以供有志到邊疆作探險旅行者之參考。

一、地形與地質

涼山山脈是雅龍江與金沙江的分水嶺，地形甚爲複雜，茲分三部分述如下：

（1）黃茅崗——在四川的雷、馬、屛、峨四縣和越嶲、昭覺之間，乃是從橫斷山脈的大雪山分出，初作東南向，繼成由北而南的高崗，（此地又稱黃毛埂）南北向部分可分爲北黃茅崗、黃草坪、大風頂、南黃毛茅崗及止於金沙江岸的龍頭山等段，高度在拔海三千至四千公尺，平均高於大涼山山羣一千公尺左右，高於小涼山山羣約二千公尺左右。此山全長約二百五十公里有奇，橫寬平均十五至二十公里，多爲平坦的高台地。



夷女

（2）大涼山山羣——涼山山羣四面圍繞高山，中爲不規則之山羣，這些山就是所謂大涼山山羣，最大的有兩支系，一支盤結烏抛和竹核壩子一帶，稱烏抛山，因烏抛家（黑夷支系名）而得名，爲美姑河與西溪河之分水嶺。另一支爲八溪山，綿亙於昭覺與寧南之間，爲恩通河與西溪河之分水嶺。

（3）小涼山山羣——小涼山，山羣爲自西部之黃茅崗分出的五小支，各自展開，猶如手指一樣。茲將各山羣名稱和高度舉列如下：

A第一山羣：自雷波（一二六〇公尺），五官寨子（一二一〇公尺）木魚樑子（一六一〇公呎）至千萬貫山頂（一六七〇公呎）一帶。

B第二山羣：自大轂堆（二〇三〇公尺），小轂堆（一八七〇公尺），寒婆嶺（二〇七〇公尺），三稜崗（一七八〇公尺），馬臥槽（一九四〇公尺），九龍崗，大寶頂，牛吃水（一三三五公尺）箐口（一七四五公尺），分水嶺（一九八五公尺），黃螂（一一二五公尺）馬湖（一一〇〇公尺），西寧（八三〇公尺），冒水孔（四五〇公呎）以至石角營（四二〇公尺）對河一帶之山。

C第三山羣：自大風頂新路崗（二五六〇公尺）蟒蛇埂（二一〇〇公尺）楠木坪（一三九〇公尺）牯牛三壩（一四一〇公尺）瓦齊里可（一五七〇公尺）貓兒蕩（一〇八公尺），煙峯（九六五公尺），烟遮山，蓮華山，涼風埂，雞公嶺，神木山，大谷，五子山，秉夷場（四二〇公尺）老君山，屛山（四二五公呎）以至屛山沐川間之衆山。

D第四羣山：自黃茅坪，石筍崗，三河口（一二七〇公尺）樹枯角（一九六五公尺）藥子山，來斯崗（一八一〇公尺）大有崗（一七六〇公尺），紫金崗（九一〇公尺），馬邊（六〇〇公尺）雪口山，榮丁，大竹堡，濫池子，泉屛山、五寶山以至黃丹、舟壩、利店一帶的衆山。

E第五山羣：自萬石坪（一七一〇公尺），金岩溪、峨邊（一一一〇公尺）廝雀埂、豹嶺、蓑衣嶺一帶的衆山。

這些地方大部都在北緯二十八至二十九度與東經一百〇三至一百〇四度之間，北界大渡河，東北與犍爲宜賓爲界，東南有金沙江，爲川、滇分省界限，西至西昌會理間大道，其中包括四川的雷波、馬邊、峨邊全部和屛山的一部，以及西

作者鍾秀生先生，出生邊疆，在西藏從事教育有年，對於西南邊疆情况，非常熟悉。去年四月及十一月中，本刊曾登載鍾先生的兩篇文章——「八千里路雲和月」，及「生活在玉龍雪山下」——敍述精確，描寫生動，讀者當有同感。最近作者因三十五年十一月份本刊，曾載有朱伯商先生的「西昌倮儸羣像」一文，對於倮儸同胞的生活情形，曾約略的介紹述，覺得尚有補充和發揮之處，因在百忙中抽閒草成此文，以饗讀者。我們從此對於這神祕的大小涼山，當可獲得一個更正確的印象，和更進一步的認識了。


大小涼山裝束各別，這是作者穿小涼山倮儸人的裝束而攝的。

康的昭覺全部和西昌、寧南、會理、越嶲的一部。大小涼山是以黃茅崗爲界的，以東稱小涼山，以西稱大涼山。

本區地質構造以大涼山區最爲複雜，黃茅崗的高雖因斷層，而且地質複雜，以致地形變化甚大。凡三疊紀下部露出處常成山嶺，三疊紀上部露出處常成坪及高原。二疊紀的石灰岩很厚，故成高山則壁立千仞，侵蝕過甚的地方成爲平地或陷爲湖泊。侏儸紀的砂岩較耐風化，常成不太高的山嶺。白堊紀地層由粘土及砂岩組成，成邱陵地後，極便耕作。玆分述如次：

（1）寒武紀：露於雷波西蘇角河中，岩石堅硬，褶皺至多，極耐風化。

（2）志留志：分佈於雷波溜沙坡，大岩洞，沙灣，夾夾石，三雞窩，馬臥槽梁子，濫壩子等處，含筆石化石，厚四百至八百公尺。

（3）二疊紀：分佈於屏山的冒水孔，雷波的黃螂，水口壩，盧家坪，馬邊的油榨坪，閻王坡及峨邊的沙坪等處，下部常含四射珊瑚及腕足類化石極多。上部石灰岩間夾有頁岩及煤層，全部厚度約三百公尺。又二疊紀灰岩之上常有玄武岩或輝綠岩一層，此種火成岩係在二疊紀中期以後噴出地面。

（4）奧陶紀：露於雷波芭蕉灘，千萬貫，黑角及三稜崗等處，下部石灰岩常含直角石化石，上部帶矽質而現龜裂紋，厚五百公尺左右。

（5）三疊紀：下部爲紫色頁岩，夾石灰岩薄層，並夾火山灰甚厚，其中常含瑪瑙。此層厚達千公尺，極耐風化，黃茅崗卽由此構成。上部爲灰色薄岩，厚二百公尺，易風化爲平槽地，大穀堆平地卽由此石灰岩侵蝕而成。分佈很廣，農作物亦多生長於此紀岩層之風化帶上。

（6）侏儸紀：分佈甚廣，多爲綠色及黃色沙岩，夾黑色綠色頁岩及灰色石灰岩，頁岩內常夾煤層及鐵鑛，由東而西，沙岩漸薄，頁岩及沙岩層厚，有達五百公尺者。

（7）白堊紀：岩層下部爲紅色頁岩及粘土之互層，厚約八百公尺，爲最沃之耕種地帶。上部爲硬沙岩，成層而極平，馬邊東南卽有此層出露，厚約三百公呎。

就以上地質，本區有下列各種土壤：

（1）壤土：由頁岩風化而成，凡志留紀二疊紀上部，三疊紀下部及白堊紀露出處皆是，成層頗厚，滲水力良好，富腐植質，及細菌，極肥沃。

（2）砂土：由砂岩風化而成，侏儸紀分佈區最多，表土多灰色，心土多帶黃褐色，滲水力强，適於雜糧的生長，不宜稻作。

（3）粘土：由石灰岩風化而成，凡被冲積於低地者，只要有水灌漑，亦可成肥沃良田，坡地不能耐旱，極難耕耘。

較大的河流

涼山區的較大河流有下列幾道：

（1）馬邊河：發源於小涼山羣，分南北二源，南源爲右營河，北源爲左營河，會於煙峯附近之河口，東北向五十里至觀音，二十里至馬邊縣城，二十里至復興場，二十里至下里，二十里至榮丁，二十里至火谷，八十五里至舟壩，四十里至黃丹，一百二十里至淸水溪，二十里至泯江邊之河口，可通舟揖，分段可上溯煙峯，犍爲一段有嘉陽煤鑛木船百艘行駛。

（2）中都河：發源於小涼山山羣五子山，因水色濁黑，又名黑水，兩岸可種茶，入金沙江。

（3）官料河：發源於峨邊，馬邊間的黃茅崗，經萬石坪，稱爲「長灘」或「長壩」河，至峨邊縣境二百里，以下合金岩溪，西溪河始稱官料河，東北流至班鳩嘴，入大渡河。

（4）西寧河：又名西寧溝，發源於小涼山羣之大寶頂山，全長約二百里，貫穿雷波屏山兩縣而由石角營入金沙江，漢夷兩地區皆有昔人所種茶樹。由濫壩子至羅三坪及中山坪後之大坪、二坪；羅三溪至西寧等地荒地極多，可供開發。

（5）西蘇角河：發源於黃茅崗南段之千萬貫山系，河西有八寨，爲自古漢夷對壘的要地，故有「該死的黑角，救命的五寶山，生成的馬頸子，鉄打的三稜崗」一串俗諺。河長百餘里，在小霧基入長江。

（6）金沙江：自滇境流入本區西南及南部，南岸爲雲南之永善縣。木船可以上溯至石角營，春冬可上溯至冒水孔。

對外的交通

涼山的水上交通略如（B）所述，因爲他不是最重要的，而且儸胞區域並無通航的河道，故不多述。陸上交通分述如下：

道——共有下列三個大道：

（一）從四川進入小涼山的通道——共有下列三個大道：

（A）從樂山到峨邊：約三百華里，再行約三百里可到馬邊。

（B）從樂山到馬邊：共三個大道：（1）取道犍爲清水清，宋家村，武聖場、利店、火谷到馬邊，合計三百五十華里；（2）取道西壩、黃丹、舟壩、榮丁至馬邊，合計三百二十華里；（3）取道西壩，銅街子、茨竹坪、濫池子、榮丁、合計三百一十華里。再行一百八十五里至石角營，即可上通雷波，下通屏山。

（C）從宜賓到雷波：由宜賓到屏山二百一十里，再行一百三十五里到石角營，石角營到雷波二百四十里。由此可知石角營又是涼山區的交通樞紐。

（二）大涼山裏的大道——由小涼山進入大涼山的通道有下列幾條：

（1）由玀子村經溜洞河至大涼山牛牛壩、竹核等地。

（2）由西蘇角河下游西岸小溝上龍頭山至牛牛壩、竹核。

（3）由西蘇角場故址經母狗坡、拉米，越黃茅崗至大涼山省已、三河、以打等地。

（4）由長河塥經大岩洞，越黃茅崗，至三河、以打、牛牛壩。

（5）由濫壩子或三稜崗經田家灣，岩子壩、大小谷堆、越黃茅崗至大涼山斯足，拉打，天喜，卸甲山等地。

（6）由羅三溪、銀廠溝、牯牛三壩、猫兒蕩、中山大院子，至大涼山恩扎窪西、斯足、拉打等地。

（7）由沖榨坪經五馬一得、麥子坪或萬石坪，越大風頂至恩扎窪西，斯足，拉打等地。

（8）由煙峯經黑哆哆越黃草坪亦可到第（7）所到地。

（9）由三河口經窪海，至大涼山恩巳吉，恩扎窪西等地。

據說大涼山裏有幾條幾乎可以駛行汽車的縱貫大道，但尙無人知其詳情。茲列舉自西昌至雷波的里程及各重要地名如次表：

地名	距西昌華里數
西昌（縣城）	〇
川興堡	一二
大興場	二七
玄參壩	五〇
倮儸溝	九七
濫壩	一一三
四塊壩子	一四八
三灣河	一六二
昭覺（縣城）	一九四
竹黑	二一九
烏波	二三六
美姑	三六九
磨石家	三九七
黃茅崗（山頂）	四二八
拉米	四九八
黑角	五四一
烏角	五九四
雷波（縣城）	六〇三





〔左圖〕夷女含笑可親〔下圖〕倮儸少婦高髻盛粧

人民多從事農牧

大小涼山的物產我們僅知道其種類，數量的統計從來沒有，即有人估計，亦不正確。人民多從事農牧，這些農牧區域可分爲三區；（1）高原區，多由漢人經營，在涼山的外圍；（2）小涼山，大部分爲白夷所經營；（3）大涼山，黑夷與白夷共同經營。涼山雖山脈縱橫，崗嶺起伏，但也有坡度較緩或平坦的壩子，土壤肥沃，灌溉較便的地區，這些地區能產米，品種有清岡粘，大籃粘，百日早，紅脚早，見籃早，五子堆，五百棒等，山地多以玉蜀黍爲主，爲馬齒種，株桿含糖量最多者可以熬糖。其次本區所產小麥爲量亦多，且麵粉色

白而味長，堪稱佳品。蕎麥爲儸人主食之一，種植甚廣。雷波等地有蕁朵及蕨粉的特產，每年輸出不少。金沙江流域盛產品質甚佳之梨、橙、紅橘、桃、胡桃、石榴、龍眼、荔枝等等。涼山耕種者多白夷，黑夷多春夏在大涼山而秋涼後始下山，其地崎嶇陡峻，水源困難，作物以玉蜀黍爲主，高寒處僅能種蕎麥，有苦甜兩種，洋芋種植亦多。大涼山中居民多黑夷，地勢較緩，水源豐富，低處作梯田，種有紅稻，惟產量頗受地勢限制，種稻者多爲漢族之「娃子」。高山上種蕎麥，約佔全耕地面積百分之三十。玉蜀黍佔百分之五十，居首位。小麥、燕麥、洋芋、大豆、蔬菜亦可在低地種植。

本區爲牛牧牛耕之地，有水牛、黃牛、驢、馬、山羊、綿羊、猪、雞等家畜，尤以產馬著名。馬屬建昌種，體型較小，能耐勞，善馳騁，飛聲川、滇兩省。水牛與黃牛來自雲南。綿羊羊毛之質勝於松潘綿羊，山羊毛亦適於紡織，大概屬毛肉兼用型。猪喙小足長，所產鬃亦佳，猪鬃與羊毛羊皮每年輸出不少。

儸人從那裏來

公元第四世紀時，由雲南東北部的部落如安者，烏撒，烏穇，孤紇，曲聶等之中有孤紇和曲聶兩部北渡金沙江進駐大涼山，現在涼山一帶的倮儸卽是這兩個部落的後裔，這不但是他們自已如此傳說，而且在其族譜中也說到涼山倮族已迄今相傳六十餘代，而正史上也告訴我們晉代建元六年蜀人李壽縱獠入蜀的事，「獠」古音讀「勞」以後就衍爲「倮儸」是可能的，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倮儸是從滇境進入涼山的一種民族，事實上倮儸羣的人完全都在滇西和滇東，只有倮儸才是深入川康邊境的。據倮儸經上記着說：「石奇的木船，隨波逐流，飄浮在渺茫的烟波裏，不知經幾晝夜，最後泊上個尙未浸沒的山尖蘇諸布（卽今黃茅崗）」，倮儸自稱蘇諸布爲其發源地，以後向西分佈到昭覺，甯東，普雄，呷落、越嶲、冕寧、西昌、會理、又越過安寧河到瀘灞、鹽中、普威、鹽源、鹽邊、再越雅龍河深入木里。向東則分佈於小涼山之雷、馬、屏、峨等地區。

倮儸的社會

倮儸社會中階級制度極爲嚴格，黑儸與白儸之間，存着極顯明的界限。

（一）黑儸——爲純血統的倮儸，因自稱「黑骨頭」而名「黑倮」，以別於和他血緣不同的「白骨頭」或「白儸」。這種人社會上地位很高，個人地位全視宗支譜系如何而定其聲價。因此，他們的婚姻限於門戶相等的黑儸階級，且常婚嫁於姑舅表或姨表之間，這樣就可以使血統上絕不受沾汚而維持統治上之單純系統，更不許與白儸或外族發生婚媾、通姦等事，不幸而發生這種事，則男女雙雙處死。原來儸族最重視男女關係，因此儸族的法律中所訂多與婚媾有關係：

（A）應受賠款的制裁者；

（甲）重婚；（乙）離婚；（丙）同階級之男子與同階級之有夫之婦通姦，被其夫撞破，檢得證物者；（丁）同階級之男子與同階級成年而未婚之女子通姦，因而受孕者；（戊）盜竊或掠奪；（己）殺人。

（B）應受教儀的制裁者；與同家族或同氏族女子通姦，生有子女者，向閤族賠禮，並祭祖靈。

（C）應受死的制裁者；(甲)貴族婦女與自由人或奴隸階級之男子或漢族男子通姦，被人發覺者，由親族迫犯姦男女同時自殺；(乙)未婚成年女子與人通奸受孕後不能向家長供出通姦之人，則逼之自盡；（丙）自由人或奴隸拐逃貴族階級子女者；（丁）殺死同氏族或同家族之親屬者；（戊）自由人或奴隸殺死其保護人者全家處死；（己）自由人或奴隸企圖殺死其保護人而有證據者。

原來黑儸實握有政治上之特權，可世爲土司，土寨之官吏。經濟上又爲地主階級，上述法律的執行者卽是這種人。

（二）白儸——爲非純血統之倮儸人，因自稱「白骨頭」，故名「白儸」，白儸又有兩種；一爲已向黑儸贖身的自由人，這種人僅替貴族——黑儸——盡戰爭、營造、耕種、畜牧、納稅、捐納掠得物品，協助婚喪及招待賓客等義務，而不受身體之買賣、鞭韃、誣辱等待遇，但遇保護人困難時可以典當本人。巫師及鐵木工作人多出於這一階級的人，其首領的地位僅次於黑儸，稱爲「鍋樁娃子」。一爲奴隸地位的白儸，這種人的來源爲由於搶劫、俘虜、購買、押質、交換、饋贈、租借或自動投奔等，完全有如財貨，無自由可言，並須使之本身或後代完全同化，故有「頭道哇子」「二道哇子」等稱呼，生殺之權操於貴族，待其完全帖服後，始撥給土地、農具、牲畜等，使其生產，俾得贖身，成爲自由人。但平時黑儸與娃子衣食平等，並爲解決困難，頗存友誼，故涼山區絕無乞丐，儸族在這一點表現上是値得使人欽佩的。

倮儸的生活習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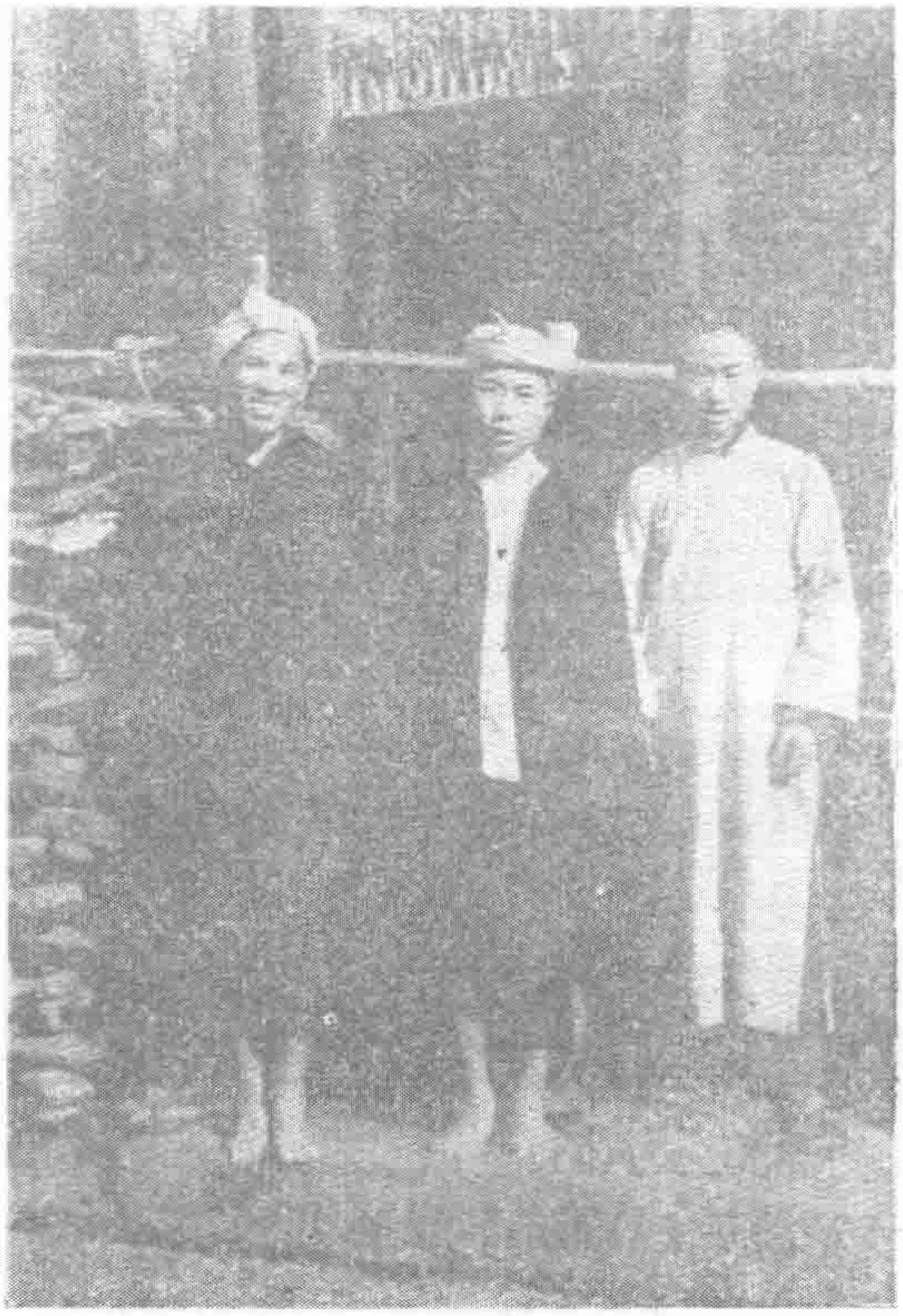
（一）生與死——嬰兒墮地後常放猪槽中盛冷水洗澡，此後終身不洗澡。產婦於嬰兒尙未大小便時呑食一隻煮熟的雞，孿生一男一女則婚嫁必須同時舉行，否則恐犯忌諱，不能生存。產後一月，產婦抱兒回娘家，設宴聚食，親友必須送禮，產婦把頭上的帕子除去，戴上圓帽，表示已脫離姑娘階段而爲有子女的婦人。嬰兒生後五、七、九日產婦抱兒出門，請畢母(巫師)打羊、唸經、趕鬼、父母爲兒剪

六一—二〇八

髮，由父母或祖父母命名，但事先須請畢母排流年，如命宮不佳，則向牲畜敬酒而取名「牛兒子」「青馬兒」「小狗兒」等。如因生母命宮不佳，則取「布多」或「衣母」等名。如嬰兒本人命宮不佳，爲欲預防夭折，乃用「畢母子」「師孃子」「叫化兒」「小偷兒」或漢人軍官職銜如「制台」或「軍門」等名。女子到十三至十七歲時，須舉行成年儀式，請畢母請神趕鬼，設請親友之宴，換下幼時的單髮辮及二接布裙，將髮分梳雙辮，穿上三接布裙，戴正式耳環。

倮儸人以爲一個人害了瘧疾是爲了喝冷水、受涼或飲食不良而起，痢疾與寒氣則從天上來的，運氣不好的人容易遇到，否則不會傳染。癩子有鬼，倒霉人常受其播弄。麻瘋由於喝有毒的溪水而得。花柳病因與壞人性交而發生。腹痛也因肚內有鬼作怪的原故。得病請畢母請神趕鬼，先打（殺）雞，無效打羊，再無效，打猪，打羊，仍無效，則認爲該死。瘧疾、癩子及麻瘋爲不治之病，患者須自殺或丢在野外，路人殺之無罪。

病人死去，則親友遠來吊唁，至死者屋外約二百步內，則放聲大哭，入屋內，死者家屬以酒杯交唁者，哭聲即止。死者若患麻瘋或梅毒，或未滿半歲的兒童，須行土葬，埋入土中，其他皆火葬。葬後一日或一二月或一年須請畢母「做靈」，供祀靈位至相當時日後，由畢母將其送至老林崖洞內。



漢倮兩族本無區別，圖中自左至右爲作者與小涼山烏拋家之『鍋椿娃子』木孤兒及木哈夷合攝的照片，木哈夷穿着漢裝，但頭頂一撮髮仍表示他是倮儸。

（二）禁忌——倮儸人禁忌甚多，摸男子頭上的髮結（儸人稱之「天菩薩」爲男子身上最神聖之物），爲最大禁忌，又大涼山不許在廄房中大小便，不許用油炒菜，以防鬼物聞香而至。至於其他共同禁忌則有：（1）馬在室內被鞍；（2）有鞍的馬摔入室內和拴在拄上；（3）滑竿直抬到村口或門前；（4）母鷄夜啼；（5）雞啄食自生的蛋；（6）母猪自食猪兒或咬死羊兒；（7）母猪懷孕久不生；（8）牛羊產怪胎；（9）小雞突然死亡；（10）獵狗入林，尾膠樹上；（11）烏飛入室；（12）蛙躍入室；（13）蜘蛛入室結網；（14）蛇在室內出現；（15）途上見蛇交配或吞食其他小動物；（16）烏鴉叫；（17）老鼠跌入水缸；（18）水缸漏水；（19）竹生雙枝，凡遇以上現象發生時，必請畢母誦經、請神、作法、以驅鬼邪。

（三）鬼神——儸人相信有下列各種鬼：（1）癩子鬼——使人生癩子病，（2）猴子鬼——吃活人心肺，防不勝防，（3）三頭鬼——有三頭，落下又生，（4）客家鬼——最兇惡，常居鍋椿之旁，可令人致富，變窮，死亡，（5）師孃鬼——師孃死後變成，爲害甚烈。又相信下列各種神：（1）家神，（2）山神，（3）天神，（4）日神，（5）月神，（6）雷神，（7）牛瘟大王，（8）猪瘟大王。

（四）盟誓——倮儸欲表明心跡以取信於人者，往往舉行盟誓，其法有二，一爲「吃血酒」，用刀將雞打死，割開雞口，流血酒中，共同飲之。一爲「鬪牛皮」，打死一牛，全身之皮剝下，在木架上張開，頭東尾西，與誓者自尾部鑽入，旁立者高聲狂吼，鑽入者從頭部出來，然後持雞血酒仰天賭咒，咒畢，一飲而盡。

（五）判別是非法——用於財產，盜竊，口角，鬥毆等糾紛之解決時。一種叫「捧鏵」，被告祝告神明後，持燒紅之犂鏵前行九步，放白布上，如手未灼傷則無罪。又一種爲「摸蛋」，當着原被告及證人在沸水中摸蛋，不燙傷則無罪。再一種爲「嚼米」，原被告在證人前各口嚼白米一撮，吐出檢視，米帶血色者負。

（六）畢母與師孃——多爲白儸，畢母限於男子，從師習文字及經書，有護法神，從師三年期滿，即可受人邀請，念經作法，參加道場，作完法事，可得報酬，其法器有竹帽，神扇、銅鈴、靈牌及氈衫。師孃亦稱蘇臬，認爲是男女性各佔一半的人物，而由已死的師孃鬼附於女子身上，忽生大命，精神反常，乃往森林中以公雞，白羊祭

之，病愈成師孃，用附帶銅鈴連繫鐵鈎的羊皮鼓一具，不識文字，隨便咒咀狂舞以作法事。

戰爭與和平

倮儸戰爭的起因有下列幾種：

（1）因受他氏族的誣辱而自殺者，（2）因與他氏族嬉戲或爭論而致殺人，（3）因被他氏族誣辱，失面子，而不賠禮，（四）本家女子被別家男子誘奸而不賠禮，（5）買賣上被人欺侮，或吃虧而不肯賠償損失，（6）討賬不遂，因而自殺，（7）報祖先之仇，（8）土地或娃子爲他人所侵佔而不退還。如因自殺或被殺，只要賠命價亦可不啓釁端，命價被殺之貴族賠馬一千二百匹，自由人一百二十四匹，自殺貴族七百匹，自由人七十四。無馬可折爲銀兩與布匹。

戰爭不幸而開始，則以木刻通知本族，畢母預卜吉兇，之後，必須男女老幼一齊參加，少年男子結一「天菩薩」於頭上，裹五色線，尖裝紅球，十分威風，高唱戰歌，茲舉一首如下：

很出名的黑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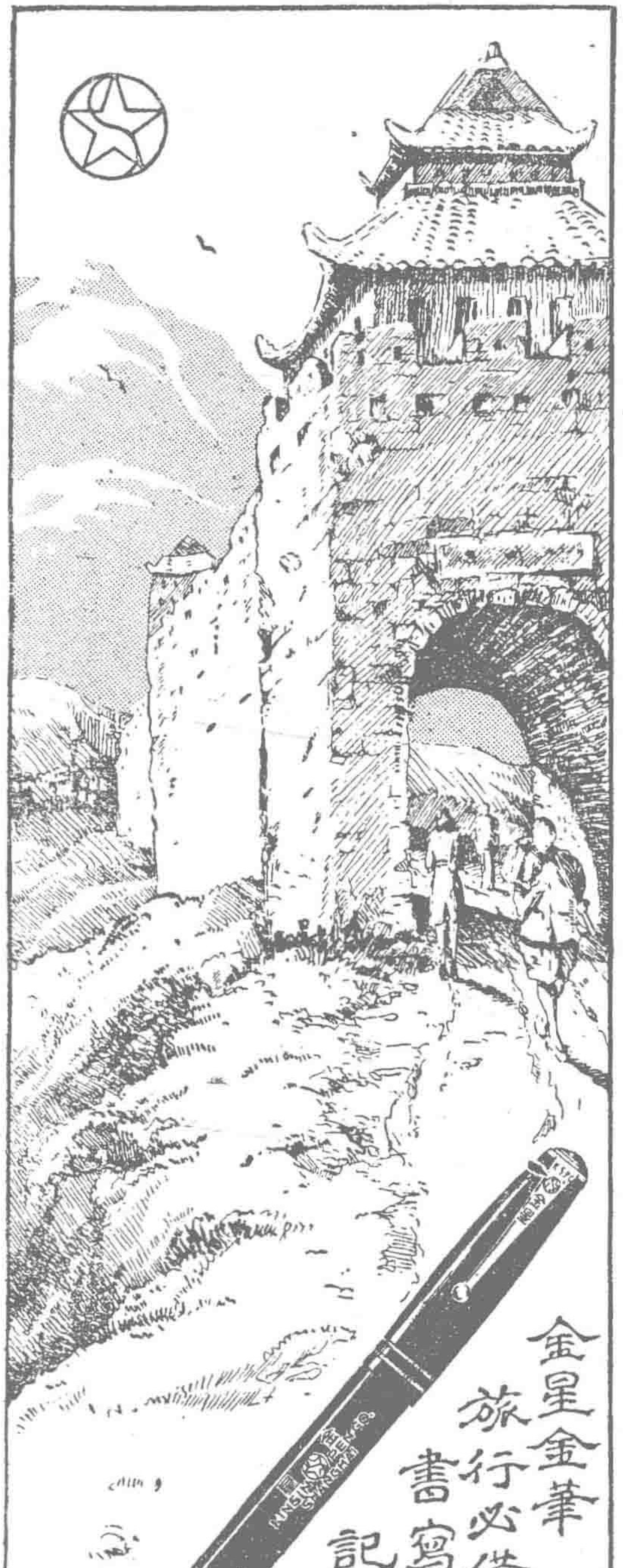
我是吃人的老虎、殺人的屠戶：

我曾剝過人皮九張，

我係人上之人——人類無比之人，

誰能比得上我？

戰勝的人常刼財物，趕牲畜，綁婦孺，燒房屋。戰敗者舉族遠遁，或另闢新土，或依人籬下，以圖報復，寃仇永結，世世無已。但可由第三者從中調解，舉行盟誓。如第三者無法可想，而雙方必打到人窮財盡，則由一黑儸少女盛裝往戰場之中，散下頭髮，脫光全身衣服，號哭請求停戰，雙方無不立停，此爲求和平之最後方法。這種戰爭，稱爲「打寃家。」



上海
達豐染織廠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首創
孔雀商標
△出品▽
一品圖印花布
五子黃卡其
七子元細布
送子印花嗶吱
總發行所　甯波路三四九號
電話　九三二一三——五

六一一二〇



明海忠介公墓在瓊山縣，墓旁海公泉，水甘冽，附近居民汲為飲料。

瓊·島·風·物

蔡德榮

海南島處我國之極南，孤懸海外，與內地隔膜，過去一般人以為蠻荒瘴雨之區，未加注意。實則資源遍地，為吾國之一大寶藏。蓋本島位置在東經一百十一度二分三十秒至一百零八度零三十六秒，北緯十八度九分至二十度二分，與雷州半島對峙，全屬熱帶圈內。面積九七·一九八·五二六方里；人口二、一七八、五一九人；氣溫年平均攝氏二四·五度。中央當局為積極開發本島，於三十六年即定改制，設行政長官公署，籌畫省政，本島重新引起國人注視。茲將本島名勝區及特產簡述如次：

名勝古蹟

瓊山 在瓊縣城南六十里，圖經云：瓊之取義，蓋瓊山縣奉化鄉有瓊山，白石二村，土石皆白似玉而潤，種蒔其上特美，所產檳榔尤佳，其石如瓊瑤耳（輿地紀勝）唐因以名縣（蕭志）。

南渡大江 在城東南十里，發源五指山，經臨高、澄邁、定安三縣界，流至城南六十里，曰白石河；至城東南十里，曰南渡大江；又五里曰博冲河口，北流入海。博冲口分一枝，繞城東曰河口河；（阮通志）一統志載：黎母水即此（蕭志）。日人在此建日出橋，長凡六百公尺，中段架以鋼樑首尾以木，原擬將來敷鐵軌以通環島火車，後不果。聞為全國公路橋長之冠。

海口港 清前以此為官渡，渡海而北，即雷州半島之徐聞海安，日人在此建港以泊巨輪；築防風堤及碼頭延伸入海，原有電動起重機二座，後拆其一去，港尋為浮沙所淤，旋挖旋聚，迫得放棄，復員時可停千噸輪，惟現僅能停小火輪而已，自海口至港，沿途舖柏油，其直如矢，與楡林至三亞之公路，併稱為全島之冠。明時都指揮花茂，奏請防倭，曾築城垣，敵樓，石岸於此，抗禦倭寇，今已圮，無可尋。

楡林港 在島南崖縣，港深可泊萬噸以上之巨輪，日人曾耗大力闢作商港，東北十二公里之田獨鐵鑛，有鐵軌直達楡林，鑛塊直達船倉，不再假人手，甚為便利。

府城 即今之瓊山縣治，距海口十二華里，縣政府，縣參議會，僑團管區等機關在此，前頗繁盛，惟現已衰落。學校林立，有瓊海，縣中，瓊師，匹瑾，瓊林等在焉，尤以瓊海中學辦理最善，該校環境清靜，校址廣闊，董事長為陳策海軍中將，校長為鍾衍林，鍾校長任職該校已逾二十五年，為一終生之教育者，管教有方，深得學生之愛戴，有學生二千人。縣治舊有城垣，建自明洪武二年，增廣千二百五十三丈，入民國即拆卸改築馬路。

馬鞍嶺 又名西石山嶺，在縣西四十里，山高三十餘丈，下有洞及井，泉清冽，洞可容數百人，鄉人以為祭神祈雨之所，瓊陷敵時，我抗戰人員葉丹青等據此與敵抗，敵無奈之何，蓋甚險要也。

白沙河 白沙河在海口東三里處，為乾隆六年，監生陳國安等倡捐由白沙村尾疏鑿通海口，此處為海口港之內海漁區，所產海鮮如蝦魚等既大且鮮，戰前胡文虎捐建泳場一所於河畔，水平如鏡，沙幼白作底，為夏日試泳之佳所。

烈樓咀 自徐聞那黃渡來瓊最近處，相傳為漢伏波渡海處，有大石在海邊二里。

瓊台 在府治西之拖珥山頂，高三丈餘，字為乾隆時汪至所書。

瓊海關 位市內得勝沙近河處，建築仿西班牙式，頂紅牆白，為海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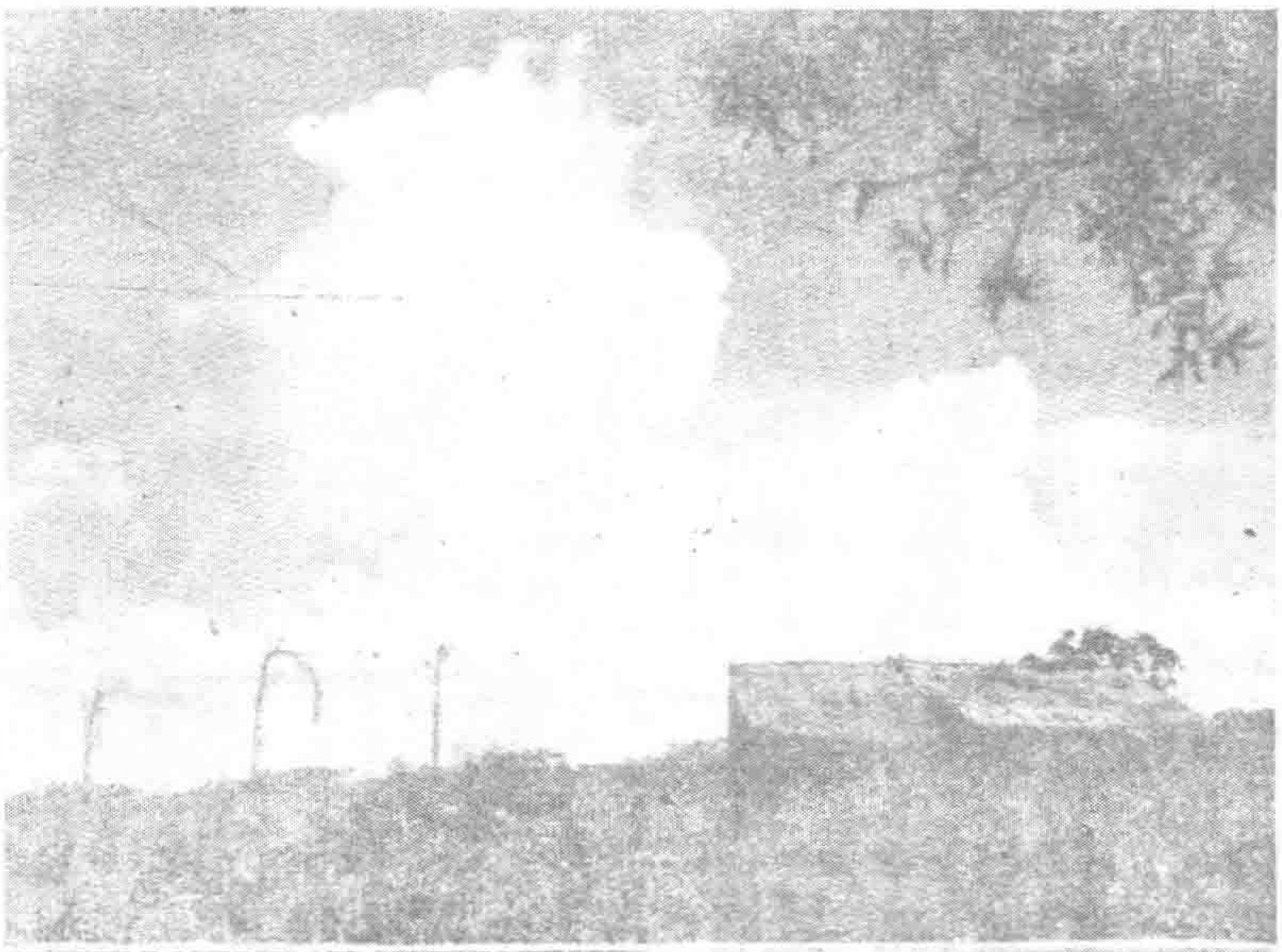
最美麗之建築物，自機上下望，首入眼簾者即此。

五公祠　在府海公路之南端，近府城，為府海之最勝處，夏炎如火時，獨此間清涼如水，遊人獨多。有浮粟泉，舊名金粟泉，泉水清冽，萬歷壬子，郡守翁汝遇，掘地得東坡行草書跡石遂攜去，四十五年，提學副使戴熺建二蘇祠於泉上，至乾隆間學使翁方綱建亭於書院之前，補額曰「洄酔」，康熙四十二年，雷瓊道黃國才知府——賈棠同知姚哲移建蘇公祠於此，與明邱文莊公，海忠介公三祠並列，外繚以垣，內分三門，道光十年知府孌祥重修，路博德馬援二伏波將軍祠亦為明萬歷四十五年戴熺建，祠左曰海南第一樓，祀唐宋被貶來瓊之李德裕，李綱，趙鼎，李光，胡銓五名官，並有東坡墳詞及海瑞公壽字之石碑，年中柘售數千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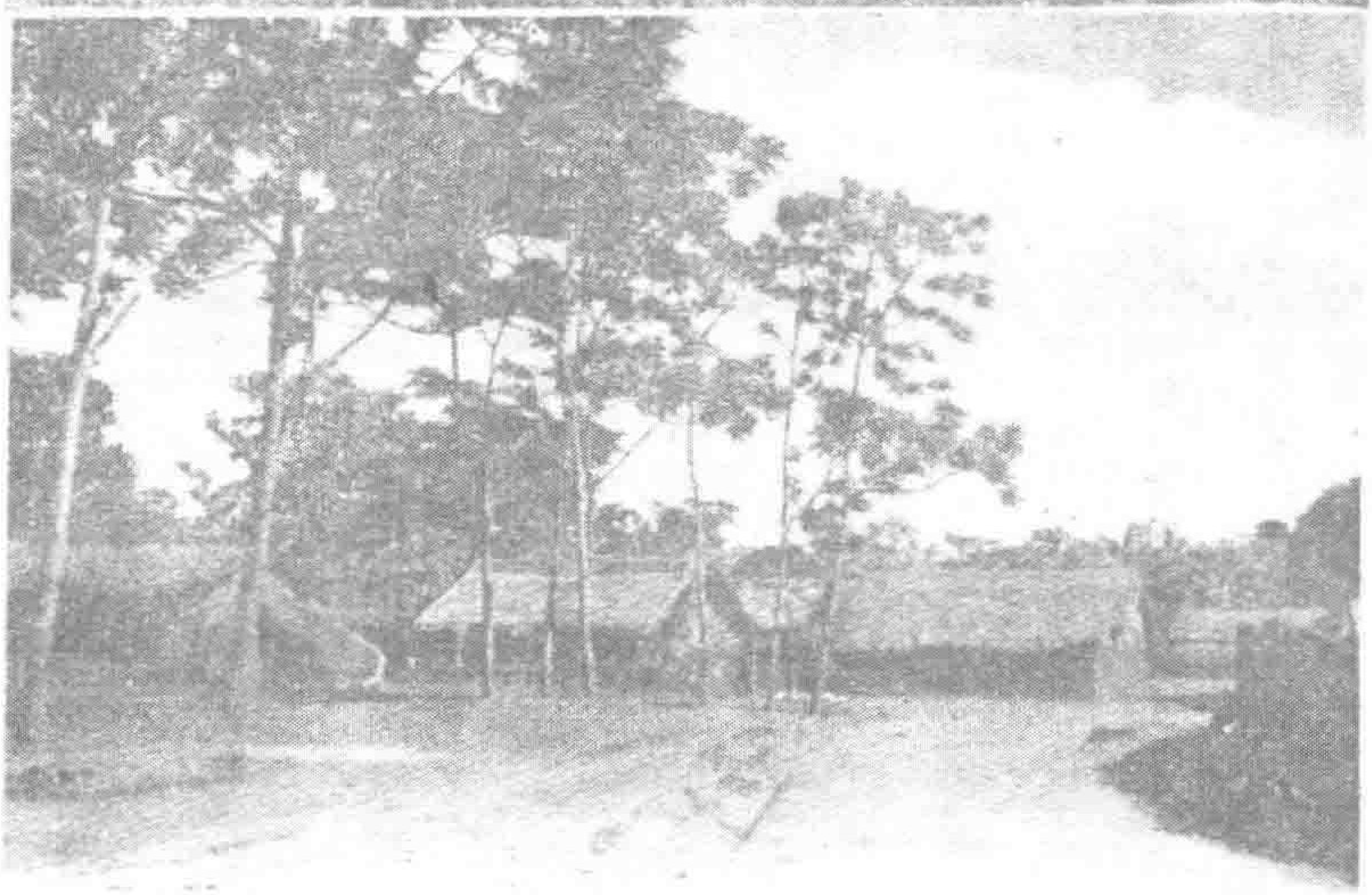
丘文莊宅墓　明大學士丘文莊公宅在府城，名可繼堂，後嗣藏丘公遺像，御賜潛龍磁碗一，漢玉簪二，牙朝笏一。墓在縣西八里五龍池畔，有御製碑。神道碑，墓前有石坊石麒麟等。

海忠介墓　明都御史海瑞墓在瓊山濱淮村，離城十餘里，墓前有石坊翁仲華表等；墓旁有海公泉，水甘冽，終年不竭，附近居民汲作飲料。

望闕亭　在瓊山張吳都顏村，為唐宰相李德裕貶時建，李詩：「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用半年程，江山只恐人歸去，百匝千迴繞郡城」。



海南島以氣候為亞熱帶，天空中終年白雲，一日數變，尤以近海地方更為美麗。



海南島終年白雲綠樹，鄉村茅舍，得此襯托，如一幅風景畫。

學府風光

海南大學　為瓊崖最高學府，位海口勝地椰子園，現有學生七百餘人，分文理、醫、工、農四學院，董事長宋子文，代校長梁大鵬，其辦學宗旨，採教導以嚴，學科用直接教授法，以英語教授，學生多來自穗湛，較本地學生超倍，校舍係沿用日人建築之兵房，四週環水，風景幽美。

國立高農　在海口南二里處，設有菩牧場，係接收日人之牧場改辦者，有荷蘭牛數十頭，及試驗交配之阿拉伯馬及台灣豕數十頭，場內廣植牧草，異常豐茂，前校長為轟動一時，以貪汚案被誣之張鎧堅，現校長為劉伯璣，該校實為培植熱帶植物畜牧人材之理想處所。

國立僑中　距海口約四里，原為日人之營房，校舍已甚破損，惟員生合作，在艱苦中打開出路，學生生活課程管教甚嚴，現校長為盧宗敏。

重要特產

（一）動物類

海鮮　瓊崖環島皆海，海產盛繁，據日人估計達六百餘種，每日漁船乘潮而入，滿載而歸，下午五六時許，市場上魚類紛然雜陳，其種類之繁，色澤之異，使人目不暇給，其美味者以鱠、鮀、黃花魚、馬鮫魚、蝦、蚧、海蚌爲最，鮮售之餘，土人以之鹽乾，運售海內，漁業爲本島財源之一。

金絲猴　產崖縣山間，昔有石猿，小如拳許，飲水卽大，今頗難得，現產者高可六七寸許。

玩鳥　有「鶺鴒」，綠衣朱喙，養久能人言。「秦吉了」卽了哥，亦能人言，羽黑，又有名「了王」，有黃毛環頸，更名貴，惟極畏寒，冬至日需置罏中，否則必於籠中吊死。

熊　熊產島南山中，有小種者甚趣，好攀援，小熊初生，其母卽挾子至山巔，擇山坡長草處滾之使下，以鍊其胆，熊體中有白脂如玉味甚美。



椰樹高而雄壯，甚爲美觀。

天蠶　野蠶體大於家蠶，食三角楓葉，定安之岑門，萬寧之興隆，多種楓以飼蠶，其法先收繭成蛾，由蛾蜉卵，春初卵化成虫，卽分放楓樹間任其自長，蠶至成熟緣樹而下，覓處營繭，乃收集置醋中若干時，裂取其絲，每蠶有絲四五尺，質粗韌，潔白如銀，用作降落傘及醫藥用，其作漁絲，水中不見其影，年產約萬斤以上。

（二）植物類

樹膠　宣統二年，樂會人何麟書自南洋攜回三葉樹膠試種於定安，到民四出膠，品質甚優，且超南洋所產，遂羣起種植，迄今定安、樂會、儋縣，萬寧均有膠園，株數已逾二百萬。農林部農林試驗場長宣稱，其三葉膠全島均可種植，本島在北緯二十度以南，將來產量必甚可觀也。

檳榔　檳榔爲熱帶植物，日人以之入藥製仁丹，湘桂人頗嗜之，久食成癮，具收歛性，其樹大者三圍，高數丈，皮似桐而厚，幹直千百如一，性不耐霜，生食必以扶留葉古賁灰合嚼，吐去紅水一口，乃滑而不澀，能下氣消食。

椰子　樹高五六丈，其實有粗皮包之，皮內有核圓而黑潤，甚堅硬，厚二三分，殼內有白肉如雪味甘美，肉內空處有漿，淸美如酒，其殼磨光，有斑點，橫破之可作壺，縱破之可作瓢杓，蘇過以之作冠寄其叔子田，產量以文昌最多，有小種者，昔人以之作念珠，價逾沉香，現海口有專營椰殼製品店，或以銀或以錫作內層，製爲酒杯，茶壺，烟具等暢銷各地，價頗廉而式穎。又椰子油供製肥皂，機油，食油等用，每百個可榨廿斤左右，年產約數千担。

波羅蜜　實大如冬瓜，外膚多刺如佛髻，剖其皮食之甚甘甜，生大樹上，秋卽熟可食。瓊州府志謂：「波羅樹自蕭梁時，西域達奚司空攜子二枚，栽於南海廟，卽佛氏所稱「優缽曇」也，無花結果，果成或一生花，故以優缽花爲難得，樹高五六丈，實生枝間，大如斗，有重至三四十觔者……一實有數百核，核中仁如栗，可食。」

咖啡　在中國惟本島宜於栽種，民二、三年間，初由南洋運回試種，所製成之咖啡色焦黑，唯香味濃烈，且可不用煮卽可用開水冲用。

波羅　卽鳳梨，文昌產者味淸甜而小，瓊山譚文產者爲沙勝祴種，味亦甜，實大有逾三四斤者。

木材　五指山間生巨木，其質堅而紋理幼，有花梨、香楠、鐵力、鷄翅等，惜交通洽安不便，未能大量開發應用耳，此間木因風而逾堅，因堅而盛產香類，如沉香、蓬萊香、角沉、伽楠、速、鷄骨、檀、降眞等，甚

漫·談·榆·林

振聲

在抗戰以前榆林只是一塊被人忘懷的地方。聚居在這裏的，有說黎語的黎人，說海南話的崖縣人，文昌人，海口人，和其他各縣的海南人以及一些說廣州話的船家，若強將這些人分劃起來，可說是黎人，土人，和船家三種，他們這些人，多是集中在榆林市以北數里的紅沙，因爲紅沙正是榆林內港的中間，既不失交通的便利，又不爲風浪所波及，所以他們便以這塊沙灘作市場，互通買賣，而聚居榆林市的只是黎人十數，茅屋三兩而已。

自從日寇侵華以後，敵國內部所存之鋼鐵日形減少，雖有少數鑛山，然亦採不敷用，便四出張羅，多方搜索，結果在榆林市東北十二公里之田獨附近發現有鐵鑛存在，於是民國二十八年間，由日本海軍特務部及日本石原株式會社開發榆林港及田獨鐵鑛，由是一向荒涼，無人問津的榆林在日軍「武運長久」之膏藥旗下，搖身一變而成爲一個摩登小姐了！

所謂榆林區是海南島崖縣所屬的三亞港，榆林港，榆林市，紅沙，安遊，田獨，紅土坎，荔枝溝，中站等地的概括總稱，三亞港在榆林港之西約五公里，榆林市在榆林港內港近港口處之西岸。安遊在東岸，紅沙在榆林內港中間的西岸，中站在東岸，紅土坎在榆林港的末端，荔枝溝在紅土坎之西，三亞之北，在這榆林區內的設備概括可分軍事，漁業，工業三大類，玆分述如下：

（一）軍事設備：在榆林市有一個海軍碼頭和一個海軍機械廠，這碼頭可泊一萬數千噸的船隻，旁邊還有兩個船塢，可修百數十噸的船，榆林以西的三亞有一個飛機場跑道是用水泥造的相當寬大，此外炮台林立，到處皆是，並附有重油機，發電機及探照燈，頗稱完善，還有兩個「雷達」機，可惜均已損壞，等於沒有，尚有一個「自殺艇基地」在三亞榆林兩港之間，這種自殺艇由一「敢死」之「武士」駕駛，艇身就是一具魚雷，出戰時，由山洞內之鐵軌急速滑出，衝至水面，即由艇內備有的內燃機推進，向目標疾駛直衝目的物，與之同歸於盡，由此可見日本鬼子對於美軍在海南島登陸之防禦準備及其「變幹」精神。

（二）漁業設備：以前在日本統治時代，有漁船數十艘，大冰廠一間，罐頭廠一間，漁業盛極一時，如今漁業幾已全廢，冰廠與罐頭廠亦無法開工。此地現時所食之魚，全賴船家用帆船捕回，致時有時無，或鮮或腐；且魚價頗高，可嘆！

（三）工業設備：本區內之工業設備，可算得相當近代化。重要的有石源產業株式會社的田獨鐵鑛及其附屬之機械廠，卸鑛機等，有未完成之日鐵及淺野水泥廠，有全部機械化的海南煉瓦廠，這些都由資源委員會接收。現除田獨鐵鑛籌備復工外，其他一無表示，以前日本「海軍設施部」還有十數艘挖泥船天天在工作着，如今，好的給人拖走了，壞了的，仍留下來塡塞港灣。

在全盛時代榆林區內各地之商業頗形蓬勃，即日人投降後，亦曾迴光反照一時，及至日本人，台灣及前由省港滬各地招來之我國工人等分批遣送回籍後，現在所餘的，只見少數來島之工作人員和防軍，所以商業一落千丈，如今除紅沙榆林市稍有些微生意外，其他如田獨，紅土坎，安遊等，均已無「市」可言，無「生意」可「做」，白石更「復原」爲平地，三亞港門村亦僅有少數瓜菜販賣而已，其凋零狀況至爲可悲。

榆林港有內港外港之分，外港確是水深港闊——最深處約有二十多公尺——可容巨艦，且四面皆山，形勢險要，可惜內港適得其反，水既淺而港又窄，若有百數十艘艨艟齊來，則可騎馬渡海，不需架橋了，自經日人苦心經營後，半數已被挖深九至十公尺，而旁有大碼頭可吞吐一萬數千噸的船隻，且內港爲唯一之無浪港，雖在暴風之時，外港浪濤洶湧之際，內港猶可行走三二十噸之木船，安若無事，此誠爲榆林港馳名之一大條件。

三亞港原名三椏港，因有小河一條流出，將及海，即分成兩路流入一個小港灣內，故此小港灣名三椏。自日人來後，發覺小港灣之外還有大港灣，形勢甚佳；東西有山環抱，南面小島二三，可爲門戶，北岸平原大片，再靠以五指山餘脈，實爲一天然軍港，便即放逐黎民建設房社及飛機場等，可惜港灣未經整理，未建碼頭，潮退時，一片沙灘，大船難以靠岸。

（一）陸路：公路只有兩條，一條

可貴也。

藥類　「益智子」，能益脾胃，狀如筆頭，雜五味中極芬芳，產量甚多。「藿香」，形如蘇合，能去惡氣止霍亂及心腹痛，出瓊山澄邁者爲佳。

籐類　籐有黃籐、白籐、赤籐、青籐等多種，產五指山中，運銷港粵甚多。

（三）礦物類及工業類

水晶　水晶石有五色，產定安之羊角嶺，日人曾大量開採運去，現產量仍甚多，每担內所有墨晶，銷售至港滬作眼鏡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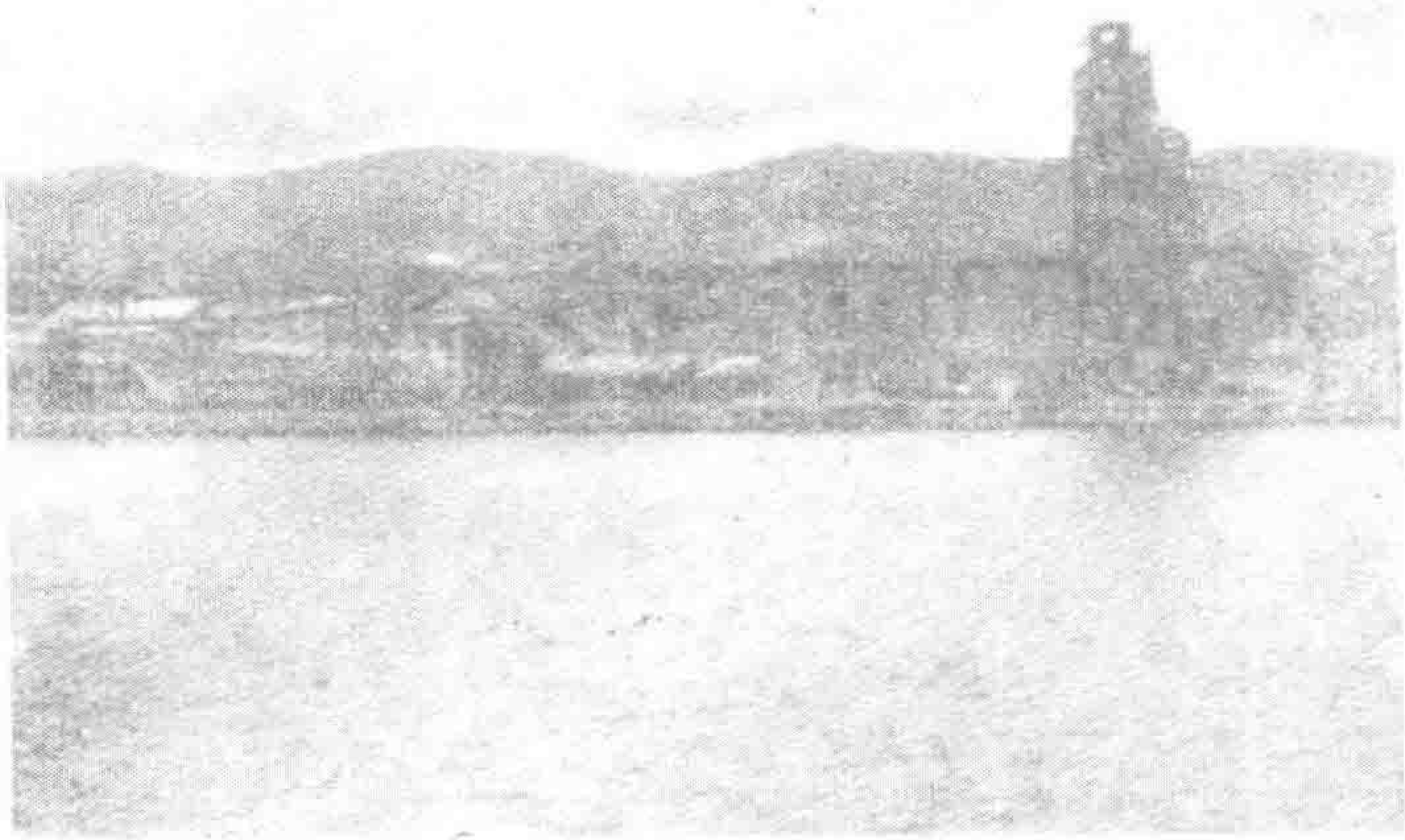
石蚧　生崖榆林港內，本爲活蚧，窟穴甚深，掘得即於水中洗去其泥，見風則化爲石，但螯足難得其全者，性寒，能消腫毒，亦治目疾。

製鹽　本島鹽質最佳者爲西岸之北黎港，產量最多者爲島南之三亞港，島之氣候，雨多在東北風始降，雨雲爲五指山所阻，故西南岸少雨，且製鹽者藉熱帶之南風，加速鹽之結晶，故西南一帶，鹽業特盛，製鹽者擇水流緩處築堤限水，再引入鹽田，藉日光之蒸發，一日即可成鹽。製熟鹽者以釜煮水，即可成鹽，戰後鹽田鹽場，損破甚大，現正陸續規復中，惟未達戰前數量。

長約三百五十公里，經陵水，萬寧，嘉積，文昌北達海口，路面和橋樑壞到極點。搭客定需落車過橋，去年九月十月連括兩次颶風，現仍未全部修復。另一條長約五六十公里，經三亞西通崖縣縣城，榆林至三亞間爲柏油馬路，三亞港至空軍飛機場——約五六公里——爲水泥馬路，餘皆泥沙路面，橋樑亦壞不堪言，這兩條公路時有商車行走，但無定期班車。榆林區內物資，一部份由這兩條公路上之商車供給。

（二）海航：來往榆林各地之商輪很少，且無定期，大概因爲貨物不多，旅客更少的原故。其中有數十噸的風帆或機動帆船來往北黎，或海口，然亦不常，且也不多。

（三）鐵路：安遊，中站，榆林，田獨，荔枝溝間，都有一二公尺寬之窄軌鐵路。但因路基日久失修，枕木多被竊去，故只有田獨安遊間可通火車外，餘皆無法行車。三亞至北黎石碌也有同樣大小之鐵路，去年因暴風雨改道通至海國水晶宮裏，現正由粵漢鐵路局派幹員來島修復，聞七月底卽可通車云云。


榆林安游碼頭及卸鑛機器遠景。

我極懷疑這裏的地名不知在那個時候給誰弄錯了，這裏沒有榆樹，大概是「椰林」的誤會吧?!這裏的土產除了椰子和鹽之外．其他一無所有，若勉强說來，也許就是田獨鐵鑛的鐵吧！



南海的西樵山

蕭雲厂

我作客重慶的時候，聞說戰火波及南海，曾寫了一封信到廣東，去探詢那永遠縈懷着的西樵山底近況。及獲到覆函，說「烽火遍地，西樵已今非昔比」。那時遊子心懷，既傷孑然飄零的寂寞，復感山河淪碎的悲悽。心中百感交集，曾因西樵山賦了二首七絕如下：

鐵馬揚灰遍地秦，武陵劫後問無津；痛憐禹跡煙如海，鎖斷江南半壁春。

風雨河山盡劫秦，煙波何處作漁人？如今莫問桃源路，行遍天涯總是秦！

在戰神翅膀覆罩下的名山勝蹟，本來很難逃得過砲火的刧難。可是西樵山的奇絕究竟全自天成，祇要戰事平定下來，她仍然是不減當年風韻的。勝利以後，友人一度約我再作西樵漫遊，可是職務上已不能予我以長期優遊於山水中的安閒歲月底機會了。

到了去年的十二月，家兄來書，說及西樵近況，謂「舊觀規復，名姝文士，策杖優游，踵趾相接」。因是觸起我久已偃息的旅行雄心，準備今春南旋，流連於那「奇甲桂粵」的林泉丘壑之間，並一時興至，執筆寫成本文，俾供給南遊的士女作一介紹。

到了廣州香港，不遊西樵山，可以說是一個旅行百粵的門外漢。或以足跡遍天下自稱，而沒有到過西樵山，亦可說是旅行中的大缺憾！

西樵山在那裏？西樵山有什麼妙處？

有一座巍峨在南海縣官山鎮粵江支流旁邊的蒼綠峯巒，下映碧流迴曲，上掩白雲如絮的。這便是西樵山。

西樵山上，羣峯鬥翠，萬壑爭流。週迴佔地四十多里。有七十二峯三十六洞的勝景。惟是她的妙處，卻不在景物的清幽，而是在一「奇」字的表現。

怎樣「奇」法呢？奇的是山上一山又一山，山和山之間，都有平廣遠闊的高坡，坡中村落錯雜，河道蜿蜒；田疇相望，蒼林掩映。遊西樵山的人，往往登到山的高處，以為已到達山巔，可是歷盡巉巖以後，眼前忽然展起一幅阡陌縱橫鷄犬相聞的鄉村景色。遊人至此，往往忘卻置身高山，疑是依然身處平陽。但是行盡阡陌，繼續穿林越水，突又遇削壁懸崖，向亂石中攀登再進，正氣喘足酸的時候，又來一片高坡，茅舍隱約，竹木爭蘩。鵝鴨羣游在河中，農人驅牛於田裏。隨沿羊腸小徑，步入村中，不覺復疑身在平陽大地上。可是再前進，又一峯，峯上又一坡，坡中景物，宛如田野。一坡一峯，層層相疊。即使「武陵人」至此，亦嘆太原的桃花源愧遜萬籌了。

我在十幾年前，曾到過西樵山。那時往往走到山中一平坡的村落裏面，看見河裏漁人搖舟而過，田裏耕牛在拖犂翻土，就被景物吸住，錯覺地以為尚未登山，其實已離平地千數百尺。及至登上一山又一山之後，才嘆造物的弄人，無奇不至。

在我遊過了西樵山後，簡直感到攀登杭州西湖的南北高峯，是全無意思。若以國內名山來比較，祇有登泰山或是入粘嶺才可以和西樵景色相伯仲。

由廣州到西樵山，水路陸路交通都非常便捷。陸路有二：一由廣三鐵路至佛山，換汽車到瀾石，轉乘小汽船直抵官山鎮，總計為時不過半日。一由廣三路至三水，換乘小汽船到官山，也不過數小時。水路有小輪船及大渡船，兩者都非常舒適，由長堤上船，半夜啓椗，次晨便可直達官山鎮。

官山鎮是南海縣的一個大鎮，鎮市左右也有幾處值得一遊的勝蹟。離鎮東一二里的玉巖大瀑布，銀鍊疋垂，珠花四濺，景色絕盡人間煙火。岩分內外兩層，外層怪石林立，有名士祝枝山題石「玉巖」兩字。經削壁越石級而入內層，則石筍如笏，流水鳴琴，至為幽雅。鎮西山旁有鄧木古井，井水清澈甘冽，相傳是鄧木仙煉丹的地方。鎮中高街，有中山公園，全無穿鑿俗氣；園依山建築，頗值得憩息半日。

遊客到了官山時，每每心急着要玩西樵山而忽略了上述幾處風景，這是很可惜的。

還有官山鎮的名產西樵大餅及南奶糖黃皮，我們在遊山之前，更須預為購備，以供攀岩越嶺時充作點心。西樵大餅雖名同上海的大餅，其實製法大異，入口甘香酥滑。餅形固碩大無朋，圓週直徑最大的竟有一尺餘。製料尤稱高貴，法用細膩豬油調鷄蛋麵粉，加入上好白糖及酵粉，放入焗爐中烘熟。應市。新鮮的時候，當然軟糯可口；就是乾硬了以後，或蒸或油氽，無不美妙酥香。南奶糖黃皮，更是馳名百粵的名品。黃皮是一種廣東特有的產物，一經製煉，入口鬆化；具有清肺化痰止渴生津的功用。此外還有官山鎮的海鮮熱炒，也是以烹調著稱的。遊西樵山的人，不應

放過嘗試那裏膾炙人口的小食。

由官山鎮登西樵山的路徑有兩：一由鎮中的茶行街向百步梯直上百步亭。一由鎮西簡村的南首至白雲洞後攀登石路。這兩條路線，前者平坦易走，後者懸崖削壁，危險殊甚。現在本文所描寫的行程，就是上述的第一路。

我們走出官山鎮茶行街，向南行至金釵峯及珠峯山麓，經過存眞仙館，沿山道至百步梯，跨石級凡八百步，直上百步亭。這裏道旁古木青葱，峯迴嶺伏，眼界爲之一新。再上至珠峯中間的半山亭，遊客可入亭稍憩，隨意向小販購買山菓止渴。過了半山亭，山路更爲平闊，旁倚高山，一旁依臨深坑。坑名爲龍船竇，是明朝方國老退休時與鄉人競渡龍船的地方。至今遺跡依然，每逢山水滿漲的時候，波光漾蕩，景似天半銀河。

過了龍船竇，攀登馬鞍峯側，至砵子峯。峯旁有平廣高坡，耕農聚居，自成村落；村名白山，蒼瓦堊壁，點綴在田園之中，流光門艷，清雅如畫。再進爲碧雲村，村外有無葉井，井深不過數尺，終日山泉滿溢，水甘而清。井側有古木多株，風吹樹葉飄落井水上面，立卽隨水流向井外，因而得無葉井的名。碧雲村建築奇麗，石欄綠瓦，亭臺樓閣，勝似仙境，人入村中，塵氣盡脫。村內有丹桂一株徑大尺許，花作丹紅色。每年到了八九月間，桂花開放，香傳數里。因了這裏景色清趣，嘗有人擬闢爲碧雲公園。

過了碧雲村，經紗帽峯和尻頭峯入聚雲峯和小科峯間，又有雲谷村出現。遊人至此，因了村舍錯列，幾不知已身入重重峻嶺中了。可是離開雲谷村，又是危石聳然，萬峯迴轉。在羊腸小道中南向蜘蛛峯進發，險峻不可言，攀抵峯頂，到雲岩古寺，寺側有大瀑布，寺後有大石菌一座，殊爲奇特。離寺登高，西樵山最驚險的大石岩便到了。

遊大石岩，假如胆怯的人，眞要七魂落了三魄。山峯既高，路又斜狹險惡。有幾處懸崖的迂迴曲折處，簡直不能策杖步行。因爲那裏一面是緊臨萬丈深谷，一面是危石欲墮。將到石岩的時候，有亂石數堆，阻塞岩口，若不是老馬識途，絕不讓你尋到石岩進口的。遊人至此，披荊斬棘的經過了宛如八陣圖的石堆後，便可走進石岩的入口。這個石岩，洞口大約丈餘，內部卻有高數十丈，深廣近百丈，很像一個挖空的饅頭。洞內一半是石柱參天，忽作四壁如室，忽作平台高聳；另一半是一個碧水大池，池深約百餘尺，廣數十丈，水清見底；若拋巨石入水中，可以清晰地看見石頭慢慢飄飄地沉入水底。洞頂穹窿如天幕，中間有一條石縫，透入一線陽光。映着綠波，閃閃如鬼眼，在陰沉恐怖之中，愈見神祕。聞說這池子裏的水相當濃厚，曾有許多旅客，夏天躍入水中游泳，都無法伸展四肢，沉死水底。據我揣度，大概池水不露陽光，蔽藏在石洞裏面，又沒有活泉通過，積聚日久，毒素蘊積，寒冽侵骨，致人死命。

走出石洞後，可以沿山道攀登洞頂，向那石縫中臨高窺下，則不可逼視，衹見洞內綠水生煙，波紋閃動，頓時會使你眼花繚亂，恐怖的心理油然而生，汗毛爲之悚然。

下了大石岩，向西越紫姑峯雙荔嶺，走至寺邊村。村在冰壺峯，聚仙峯，龍蟠峯的中間。村前有霍尙書墓，墓地羣峯拱侍，面臨西海。據堪輿的地理風水先生說：這塊地是大發後裔的龍穴，相傳舊時本係寶峯寺所在地。霍尙書奉旨葬母，遍訪僾良的葬穴，聽信堪輿家的說話，把寶峯寺拆了來建母墓。並將佛像沉入寺前放生池裏面，所以放生池後來就被人改稱爲浸佛塘。墓邊有一石龜，是當時寺僧蕙蓮被逐，投了袈裟入窖井，移一石龜覆蓋



白雲洞大瀑布

六一一二八

井上，並題詩一首在石壁上說：「殷勤收拾舊袈裟，檢點行裝沒一些；拂袖白雲歸古洞，杖挑明月入煙霞；可憐松頂新巢鶴，最惜籬邊舊種花；吩咐犬兒隨我去，免教流落野人家」。墓前又橫泥牆一道，土人說是寺前遺牆。謂有「人不能毀，毀之人亡」的神話。

離開霍尚書墓向北行，下了山坡，走至雷壇峯下，轉登天峯，有天門兩大字勒在山頂石壁上。壁下有九龍岩，怪石玲瓏，互相扭搏，狀似成團的神龍在搏鬥。依原路向西折回，到鎮峯和鳳凰峯側，又是田疇相望，犬吠牛鳴；這裏便是以產雲霧茶著名的雲路村。村中有祀奉茶神的金花廟，廟前有苦登茶一棵，高約十多尺，葉大數寸，每泡茶一壺，衹須茶葉一片；茶汁作金綠色，味甘涼，入口止渴，能消暑氣。村口又有李子長墓。李子長是明代著名的畫家，相傳他所畫的飛禽走獸，往往會由畫幅中飛走下來。


峯巒高坡上的村落

再向北行，經葫蘆燕巢兩峯的中間，下山走到雲端峯中麓，可以看見村舍毗連，帆船行駛在河流中。這裏仍然距離平地千尺，可是橋梁石路，田畝相接，許多遊人至此都錯覺地以爲落到平地了。由雲端村南下，不遠便是白雲仙館及白雲洞等勝境。是地四週奇峯環抱，左有長庚、華蓋、火蓋，右有幡子、白雲等峯。白雲洞有二十四景：鑑湖印月、華蓋觀瀑、靈鰲吸波、清暉欵雲、柳堤鶯轉、攻玉聽蟬、漱石晚涼、曲水流觴、龍嵸候潮、若谷臨池、枕流鼓琴、雲門聽泉、應潮浴鷺、岩壑書聲、石壁尋梅、兩儀垂釣、玉池墨浪、逍遙長嘯、海屋匯流、琴壑蟲吟、蘊玉夕照、古井流丹、雲坳朝暉、擁翠評花等，都是仙氣襲襲脫盡塵俗的好地方。可惜其中好幾處因了戰亂荒蕪，日久埋沒了。其中尤以白雲洞的瀑布最爲奇觀，懸崖直瀉，飛流千尺，遊人至此，大可滌盡心中悶膈。白雲洞側的雲泉仙館，有公定規則招呼旅客，飯資宿費均廉，地點又清淨無比。假如有三數日作西樵山的遊覽，當以住宿在雲泉仙館爲佳。

離開白雲洞，走出萬里雲衢，遊程便算結束了。到此若回首望望身後的奇峯交錯，復細味着山中忽險勿夷，層層相接的村落，宛如魂遊天國，大夢初醒。再舉首前瞻，便是一片綠野，翠柳紅花，織成了江南煙景，這時始信西樵的奇，官山的秀，是甲於天下的。

我遊西樵山時，至今已隔十多年了。當時曾攝影了許多照片，可是時間過久，片色蝕落，故幾幅插圖，都用炭墨重摹出來。本文也是在記憶中思索寫出。總而言之，西樵山千眞萬確地是值得一遊的。當這戰亂時代，桂粵兩省已成爲南遷避難者的安樂窩。如果是到了穗城而又愛遊山玩水的人士，千萬不要放過了到西樵旅行的機會。

浙江第一商業銀行
原名浙江實業銀行
總行：上海福州路一二三號
電話：一八〇五〇
分行：上海虹口　杭州　漢口

東台灣旅程

張士超

所謂東台灣，是指台灣省的花蓮和台東二縣而言，面積佔全省三分之一強，中央山脈之東，太平洋之西濱。

一般人對於東台灣是不表示留戀的，生活刻苦，交通困難，災害既多，風俗又異。在日本佔領時期，是盡量鼓勵人民前往開發，光復以後，政府對東部公教人員，也有過特別的「東部二成生活津貼」，這完全是一種優待的表示，和中央政府對邊疆工作人員的另眼看待一般。至於要人巨公，雖然是天天有人由天上或是從海面到台灣來，考察，遊覽，訪問，參觀，休養等一大串的名義，今天歡迎，明天歡送，一大羣的川流不息，可是到東台灣來的人，眞是很稀少，也可以說是沒有。甚至有人說過笑話：「省政府的廳處長，沒有到過東台灣的人，將來不准他離職。」這意思是指他們沒有到過苦地方，不會眞的瞭解民間疾苦的。由此也可以證明東台灣的不被人們歡迎駕臨的程度了。

由台北縣蘇澳鎭開出的公共汽車，編着次號，規定座位，每輛載客十八人，全程計一一九．九公里，八時整由站長發令開車，送行的揮手道別，旅客們的神情開始緊張，不說笑話，作者的心理上，當時確會有過莫名的思念，好像是冒一種極大危險，在考驗命運似的踏上旅程，這是何苦？



東台灣阿眉族的男女舞伴

車開出蘇澳站，駛離市區，經過一座鋼骨水泥的大橋，就加足馬力，漸漸從山麓蜿蜒而上，灣灣曲曲，單程車道，憑窗遠眺，太平洋一目無際，低首下視，蘇澳鎭等如畫圖。蘇澳東南，有一小鎭，名南方澳，是漁戶聚居之處，經常出產大量魚類，有海水浴場，有人工築港，是利用天然環境，經人力開闢而成的一個小型水碼頭，可避風浪，氣候適和，成了台灣省東北部的一個重要港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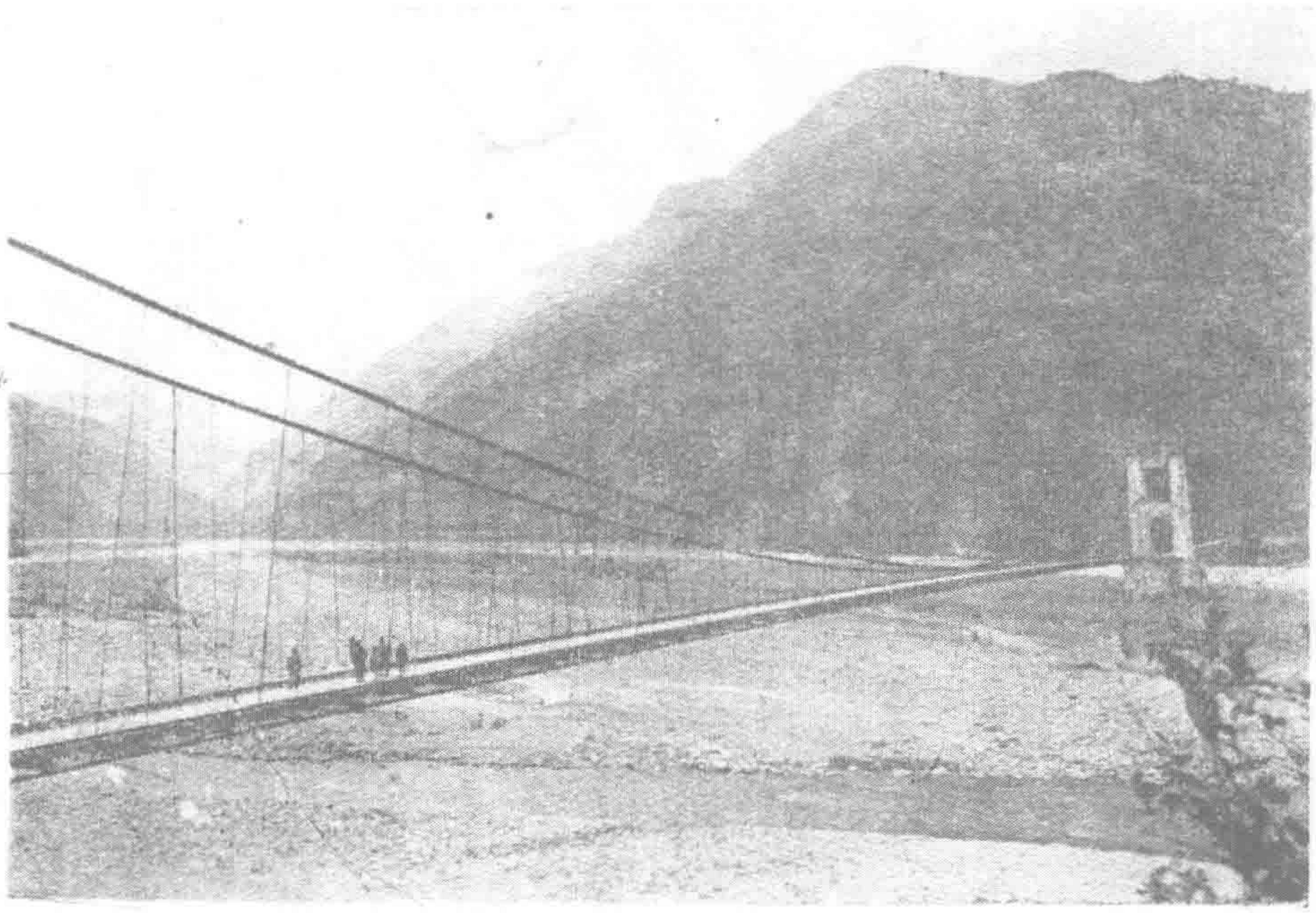
八時三十八分，車由山頂直衝而下，大轉灣，小抹角，抵達東澳站，雖只行駛了半小時多，而司機與旅客均像經過長時間旅程似的，下車休息，女客走進廁所，男客到處解放，小販兜售雜食，煮鴨蛋，爛香蕉，油煎餅，涼粉湯，芙蓉烟，黃香瓜，悽慘得很，問津的人很少。車站右邊有警察局派出所，倒很像樣子，左邊一排排的茅草屋，據說全是山地同胞(番人)所居住的，女人小孩，看見我們車子開到，一團風的湧上來圍着閒看，好多孩子不穿衣服，光着全體，連女人也裸着上身，露着雙乳，不以爲怪，同時面孔上還有一二道青紋，代表他們的習慣，也有吸着手臂粗的土製捲菸，充份的表示着需要刺激。總括的說一句，這全是些在受苦的人類，不懂得自發自立，不明白改進創造，偏枯的地區只有使日子更痛苦，未來的生活會使他們更難受。

休息五分鐘，車繼續前進，駛過幾座鋼索橋，轉了多次大山坡，可以聽到溪聲，能够看到野花。太平洋海面上浮漂着捕魚小舟，碧藍色的天空，灰白色的洋水，相映一色。公路上養路的員工，停了手中工具，抹着額角上汗珠，筆立在路邊旁，靜候車輛駛過，偶然的也有和司機打個招呼，高聲說兩句閩南語。在如此情況下，我們遺忘了道路艱難，遺忘了危險經過，對司機技術的熟練，對汽車機件的完新，整個的生命毫無疑慮的付托出去，最低限度我對這樣的旅程是增多了安全信心。可是臨時搶修的路面，都是因陋就簡，那上下坡更不能如理想那樣的要求，有如駝峯的屈曲高聳，以致車身須開足馬力，一躍而上，或由上俯衝而下，像經過這樣的地方，不知其數的若干次，倘偶一不愼，即有翻觔斗而倒栽下洋，那時的生命，簡直是蟻虫了。

九時二十五分，抵達南澳，此間距蘇澳三四．四公里，離花蓮港還有八五．五公里。南澳也是一個極小的村鎭，三面環山，一面濱洋，有很像樣子的鄉公所，有小學，有小型魚罐頭製造

工廠，還有一個日本人遺留下來的神社。

車在南澳停留很久，司機個別的檢查機件及輪胎，九時四十三分才繼續開動，有一段路程是在山腹部走，看不見洋面，心理上好像又特別安定些。十時零五分，抵魯基岳夫會車場，這是規定的交車中心點，蘇澳開出的車要在此間候花蓮港車來，花蓮港開來的車要在此間等蘇澳的車到，因為蘇花公路全程的路面，是臨海而建，十之七八在山間鑿石而成，只有單程交通，中途決不能來往相遇，所以要有一個固定性的交車站。可是此次情形不同，只有對方來的運貨卡車兩輛，花蓮港來的客車被阻於大濁水溪南岸，原有長達五一六公尺的鋼索大橋，那時曾遭颱風襲壞，被山洪冲毀，事後用樹木搭成便橋，勉能通過，近日又被大水冲斷，不能應用，客車只能改在溪邊停留，旅客分別下車步行，渡過臨時搭置的木板橋，再換車前進了。因此，車在魯基岳夫會車場只停了三分鐘，旋又朝前開去。道經第一鼓響橋，第二鼓響橋，第三鼓響橋，三橋均為鋼骨水泥建築而成，完好無恙，橋身雖只數十公尺，但景色確是別有一番天地：有由高山直流而下的瀑布，近觀約十餘丈，遠看則近百丈，懸掛山腰，狂奔而瀉，如怒猊渴驥，激泉碎石，如銀帶懸空，奇美奪目。橋下青苔野花，奇岩綠樹，四壁瀑聲，震耳欲聾，古木參天，陰風拂面，飛鳥掠空，點綴成畫，若能在此建房屋數幢，大可適于避暑，亦可常聽「鼓響」之瀑聲也！



花蓮縣與台北交界大濁水溪原有之大鋼索橋

十時十五分，車抵大濁水溪，台北縣與花蓮縣，即以此溪為界。大濁水溪發源于中央山脈的次高山，經平岩山，南湖大山，中央尖山，飯包尖山，奔流怒放，由此會合入洋。（刻原有鋼索橋已毀，省公共工程局興建鋼骨水泥新橋，工程非常浩大，費資亦頗可觀。嗣後蘇花臨海公路可永保無恙矣！）全體旅客下車，分別攜帶行李，慢步走上便橋，提心吊胆的走。橋下水勢迂曲，大小奇石，突兀參差，波浪冲激，飛濺四散，浪聲巨大，極為壯觀，兩邊沙土揚飛，山風直捲而來，人行橋上，偶然下視，內心驚怕，神經衰弱和患心臟病的人，非要化一二百元臨時找人扶持渡過，否則有喪身溪水，捲入大洋的可能的。和我同車的，有兩位女性，一位台灣小姐，是國民小學教員，和氣活潑，一登車廂，就和大家談得投機，一位是國內的蘇州小姐，沒有出過遠門，沉默寡言，尤其她內心非常恐懼這段旅程，自始至終是緊鎖雙眉，在車身過份震動的時候，甚至兩手捧着頭部，眼睛閉得緊緊，好像有若干苦痛，充份表現出一個多愁多病的樣子，到了要走上木橋的時候，不知若何是好，急得要哭，不問人家同意不同意，竟上前要求同伴扶她過去，可是誰也不敢承担這個委托，等了好久，還是正在工作的一位工程師，大發慈悲，接受了她的請求，扶過了五一六公尺長祗三市尺寬的木便橋。到達溪南，登上花蓮來的客車，她笑了一笑，勝利的微笑一次。我問她一個人到東台灣去做什麼？她說丈夫是花蓮縣的公敎人員，沒有功夫來接她，只好一個人冒險趕往相會，同伴們都笑起來，說「原來是新孟姜女，海外尋夫的。」又害得蘇州小姐頰泛紅雲，低首苦笑了。

下車，換車，步行，過橋，全伙忙了五十三分鐘，到十一點八分，司機開足馬力，車身一躍

而上，直向前鑽。

前行二十七分，至姑姑子站停下，因爲時近中午，每個人都感飢餓了，站旁有一小飯館，每天是照例的準備了百十人客飯，老於此程的旅客，車在大樹蔭下一停，立卽搶入飯館內，佔據坐位，不必招呼，無須客氣，端着飯碗，提起竹筷，直顧把白飯往嘴裏送，店主也就立卽送來一碗熱氣騰騰的肉絲豆腐湯放在你的面前，另外規定的一盆白水肉片，一盆炒青菜和醬黃瓜三片，和你正在下肚的一大碗白米飯，定價每客三百元，如果需要添菜添飯的話，每種另加一百元，公平交易，決不兜售，只有旅客求店主，絕無店主拉旅客的事兒，單門獨市，唯他尊貴，倒是一個好買賣。飯店店主育母猴一頭，用鐵索禁於大樹幹下，車停其旁，猴頭大顯神通，表演一番，旅客給香蕉，飼餅果，還亂叫一陣，引得旅客鼓掌，倒是旅程中的一個小插曲。可是同車的那位海外尋夫的蘇州小姐，却害怕得不敢登車，嘴裏又嚕嗦了不少吳儂軟語，後來又煩同行者保了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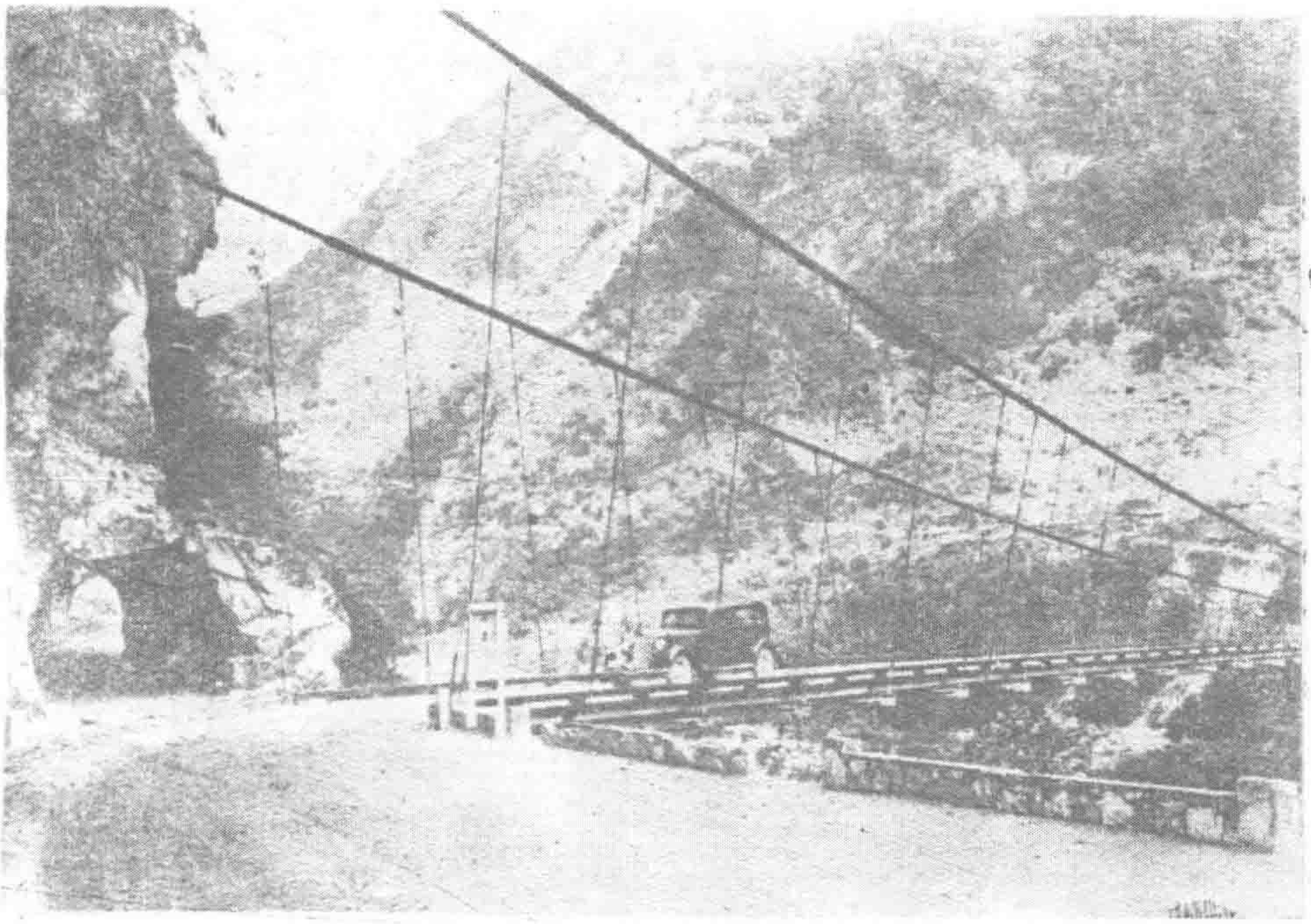


清水斷崖

司機吃飽飯，又檢查機件。旅客不照顧飯館三百元生意的，也分別打開自已的「便當」盒，或是取出攜帶的乾點，都解決了午飯問題，大伙兒上車靜默養神，據說：未來一段清水斷崖，道路是罕程最危險最美觀的。

十二時一刻，車開出祇五六分鐘，就到達清水斷崖。東台灣最有名的臨海公路，在中央山脈的腰間，如橫一帶，在此間數里，有大理石層，剗鑿成斷崖，先經六個小隧道，其上奇岩重疊，脚下濱臨一片汪洋，誠一幅好畫圖，而傍海沿岸所造鐵筋水泥防壁，又像萬里長城般的壯觀。正在此司機集中視線，鼓舞精神開車的片刻，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的古話應驗了，前面第一輛客車忽然機件發生障礙，停下修理，而天氣又因熱突變，烏雲聚至，疾馳如飛，大風接臨，猛呼如吼，雨點如注，由天而降，車停留在驚險的山崖中一條狹路上，我的心房雖然劇烈地跳動着，但仍舊好奇。除了四週野草開花在風吹雨打中亂飄亂舞，大洋中波浪高捲怒吼外，沒有飛禽，沒有野獸，同伴們沉默寡言，睜大雙眼，互相探視，另無表情，在這樣恐怖死靜的空氣中，我們好像變成不幸的一羣，踏進了另一個世界，走出了人生圈外。

暴風雨終歸是暴風雨，不久就雨過天晴，車繼續在細雨濛濛的情調下前進，雲霧蔽天，穿雲層而行，如乘飛機，如入仙境。車轉了一個九十度的大灣，由這個山腰又爬到另外一個山腰，斷崖絕壁，高出洋面八六•四公尺，最低也有六五•七公尺，如神工鬼斧所削，由上而下，連野草都沒有生長一根，爲台灣地理上的奇跡，其奇觀非筆墨所能形容。連鑽八個隧道，其最大的一個是三十六年省公共工程局新鑿的清水隧道，車須開亮電燈，方能通行，共有多長，恕未考證，不便糊記了。崖脚洋邊，有危礁七八，兀立水中，海氣奔騰間，如暴虎吼嘯，如高潮噴雪，夙稱險勝之地，眞名不虛傳也。



花蓮港次高太魯閣大峽口

臨海公路，頗爲重要，可以說是西海岸北部諸城市與東海岸城市唯一聯絡線，又是台北基隆蘇澳與花蓮港台東物資交流的總樞紐，既無鐵路設備，只有這條破碎支離勉强通車的公路，維持溝通。萬一颱風侵島，山洪暴發，即有立即損壞，交通斷絕，東西二部，分成兩個世界，尤其每年的七至十月間，沒有重要性和時間性的公私事，一般人是不輕易踏上這段旅程的。要是改由蘇澳花蓮間，或基隆花蓮間的水路的話，也不是一件簡而易舉的事，雖然港務局方面每天已有機帆船數艘常川行駛，前者六小時，後者八小時，但船大只有百噸，甚至最小的不過十餘噸，沿岸濱太平洋，風浪甚大，其罪並不好受。

一時二十分走盡危險道路，到達新城站，休息五分鐘，繼續前進，一路平原，風馳而去，二時一刻抵達花蓮港站，結束這一段不平凡的旅行。

蘇澳到花蓮港，公路沿途橋樑，全程約有大小五十餘座，值得記載的共有十四座。距離蘇澳八公里的猴猴溪橋，距十三公里的烏岩橋，距十六公里的東澳橋，距三十五公里的南澳橋，距四十公里的澳尾橋，距五十一公里的第一鼓響，第二鼓響及第三鼓響三橋，距五十六公里的白來分橋，距六十二公里的大濁水橋，距七十六公里的卡那剛橋，距七十九公里的清水橋，距九十五公里的塔支利橋，距一〇三公里的三橋等。上列十四座橋，有鋼骨水泥所建成，有鋼索所編成，最長爲大濁水橋，計五一六公尺，現已損壞，其次爲卡那剛橋，計長二三八公尺，塔支利橋長一三二公尺，澳尾橋長一一八公尺，南澳橋長一一五公尺，東澳橋長一一四公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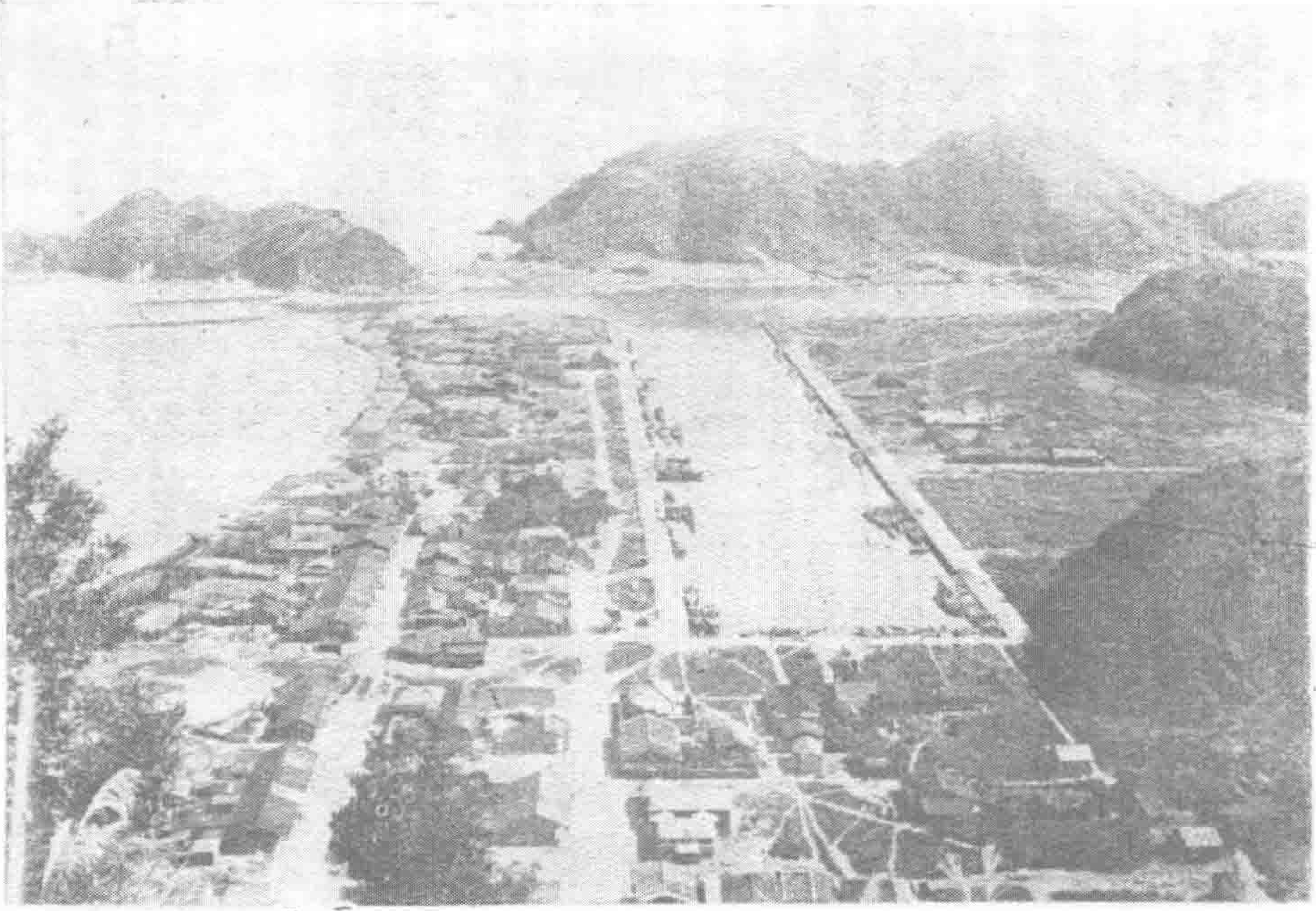
車係上午八時正進發，抵花蓮港爲下午二時一刻。計在途中六小時一刻鐘，實際行車時間，只有四小時半。全程計長一一九公里，平均每小時走二十五公里，在如此轉灣抹角，爬山下坡的艱難道路上，不能說快，也不能說慢了。

花蓮有第一旅舍，第二旅舍，花蓮旅館，青年旅館等，可供旅客休息，均尚清潔，招待侍女，頗爲和靄，記者寓第一旅舍，洗浴更衣之後，再至街頭遊覽一週，對市區大有好感。

花蓮港爲台灣省兩大縣轄市之一（另一爲台北縣所屬的宜蘭市），現爲九大縣中的花蓮縣所在地。最早也是山地同胞蕃族所住，清咸豐七年，宜蘭的漢人約卅名，移住於花蓮溪口，造茅屋十五六戶，自成一部落，到了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年）曾創建城邑，日人佔領後，於民國九年，由西方薩派特將溪上游引水，佈置水道，從事都市計劃，市況乃漸趨熱鬧，同時與築鐵路公路，南通台東，北通蘇澳，與宜蘭基隆線相接，於是更

六一一二二四

形蓬勃。光復以還，除設花蓮縣政府於此外，另置市公所，直屬於縣，現全市人口約四萬，劃為四七里，五四二鄰。街道整齊，多半是柏油馬路，中山路，中正路，博愛路，新生路，大同街，南京街，俱合理想。市容清潔，尤其新任許瑾夫市長，一位願意多做事的青年，整日在本位上努力，修橋補路，除草剷污，改進水電，強化交通，給予市民不少好印象。我們要是衡諸當地的經濟建設的話，縱較台北、基隆、台中、高雄為差，惟比屏東、彰化似有過之而無不及。


蘇澳漁港

按舊花蓮港在花蓮溪口附近，前呼「迴瀾港」，因該溪之水注入海，呈現迴瀾狀，而「迴瀾」與「花蓮」之音又相似，故改稱「花蓮」。至其整個形勢，東臨太平洋，西由台灣中央山脈與台中縣交界，南界台東縣，北以山地與台北縣的蘇澳鎮相接壤，全境是被中央山脈所盤結，幾無平地，僅花蓮港附近向太平洋開放，由花蓮溪與秀姑巒溪構成縱谷，為中央凹地帶，與台東縣之同地帶相應，而以花蓮港溪為中心，成全區精華的所在，農業偏于平谷山地，居民多營森林業。

菜樓酒館業，這在台灣省是最發達的一個行業，其實也够悽慘，它們主要目的是賣酒菜，而副作用還是靠了女招待來號召的。花蓮港不能例外，據說全市有百十個酒家，一千多的女招待，眞是洋洋大觀，比較佈置清雅的，有大觀園，山水亭，大三圓，萬里紅，天仙閣，國際館等數家。戲院也有三所，一個專演台灣歌仔戲，二個映電影，每場客滿，營業尚稱不惡。此間山地同胞阿眉族，是善歌舞聞名於全島，每逢大典，必派代表赴台北等地獻歌演舞，博得不少榮譽，在花蓮港當然是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的了。

市內沒有什麼特殊風景，除了在花崗山上看看太平洋的波濤，忠烈祠（過去神社改建）邊走走鐵索橋外，其餘就要走遠路了。國立公園候補地的太魯閣，能高山的木瓜溪，三棧溪上的仙寶橋，壽山山麓的鯉魚池，瑞穗的北回歸線標和溫泉，安通的硫酸類溫泉，鳳林太巴塱的阿眉族紀念屋。這些都是東台灣的有名勝景，然而決不是一二天內可以遊覽的事情，只好留待未來的機會再說了。

花蓮地區雖小，機關團體却不少，理由是台灣東半部，以此為主要港埠，經濟政治，工業文化，諸較台東縣重要，所以省級各單位，均設有分支機構。計有法院，鐵路辦事處，電力公司辦事處，菸酒公賣分局，菸酒公賣局第八酒廠，菸酒公賣局菸葉辦事處，鹽務官倉辦事處，樟腦局辦事處，港務分局，海關支關，糖廠，工程局辦事處，水利局辦事處，紙業公司林田山管理處，鋁廠，機械廠，台灣銀行分行，工商銀行分行，華南銀行分行，合作金庫支庫，郵電局，黨部，憲兵隊，守備大隊，供應站及縣政府所屬各機構，共計有四五十個之多。新聞文化方面，有東台，更生，警民三報，及西部出版的中華，和平，全民，新生，平言，公論等報，上海的申報，新聞，大公，中央等報，均有辦事處或推銷所，中央通訊社亦有特派員在此，其進步情形，可想而知。學校教育方面，更是洋洋大觀，全縣人口總計不過十五六萬，倒有國民小學五十六所，縣立初級中學二所，省立中學五所之多！

至此，應該記到花蓮築港了。

東台灣各地物質的出入，因為陸上交通的梗阻，完全依靠海運，但是船舶停泊之處，都是面向大海岸廓然展開的海濱，天氣不佳時，船舶就不能碇泊，即在平靜時候，也只有在上午若干小

時內，可與陸上藉艀船連絡而已，加之這種艀船的連絡，不僅困難，而且非常危險，因此海陸連絡與貨物起卸，都感不便。於是日人爲着要開發東台灣，乃在一九三一年，不惜以七百四十二萬九千圓的鉅欵，着手進行七年繼續築港計劃，這人工建築的海港，到了一九三九年已有一部份完成，後來因爲戰爭軍事上的需要，曾一再增加經費趕築，但最後還是爲了太平洋戰爭爆發，無力繼續工程了。否則，今日也可與其他二大海港的基隆港及高雄港媲美了。

花蓮港防波堤全長一千五百三十公尺，錨地全長十萬零五千平方公尺，水深七．五公尺，航路全長一千公尺，幅員最狹處五十公尺，岸壁長四百一十公尺，波岸長六百六十公尺，倉庫原有十六座，現在破壞十之八九，另有碼頭鐵道，長四公里，可與花蓮市區連絡，記者在築港留戀了一上午，確爲東台灣偉大的建設！

花蓮本來是一個很好的地方，氣候溫和，景物優美，就是爲着交通不及西海岸諸大城市那樣便利，所以被人視爲畏途，假使蘇花公路能够每天維持正常交通，那末從台北搭下午五時二十五分經八堵直達蘇澳的宜蘭線火車，晚十時抵達蘇澳，翌晨改乘公共汽車，直趨花蓮，也很便利。此外花蓮與台東間有長一七〇．七公里的狹軌鐵道，汽油機關車只須六小時，將來所擬築的橫穿中央山脈那個中正公路，能够成功的話，則不只花蓮與西中部各縣市往來便利，則整個東台灣與西海岸可以聯成一氣。據說：目前工程預算要一百五十億台幣，民間希望頗切，要看省府能不能負担這筆數字了。

花蓮港是一個小型都市，應有盡有，只是既少且小而已。民風儉樸，思想純正，機關首長與首長之間，時常往返，每月聚餐，輪流主持，已有多次。法團主管與主管之中，多爲省籍，頗爲融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造成今日蓬勃向上的氣象，是值得在此附記一筆的。

離花蓮港赴台東，我是乘的汽油機關車，像上海的有軌電車，全部能容四五十人，小站不停，大站才靠，開足速度，另有一番滋味。

車係下午二時二十分離花蓮站，經吉野，初音，木瓜溪，池南，豐田，花蓮支溪口，林田山，鳳林鎮，上大和糖廠，白川，虎頭山，瑞穗北回歸線標塔，秀姑巒溪，末廣，玉里鎮，安通溫泉，清水溪，竹田，富里，新武呂溪，關山，大埔，大原，稻葉，初鹿尾，馬蘭，卑南大溪，八時半到達台東縣。

花蓮港到台東，要經過五個大溪流，是：木瓜溪，秀姑巒溪，清水溪，新武呂溪，卑南大溪。木瓜溪發源于中央山脈合歡山，經菁萊主山，太魯閣大山，木瓜山，合流入洋。水勢頗急，對花蓮市是一個威脅，遇到山洪暴發的時候，堤岸如被沖毀，水就侵到市區，街上有變成澤國可能。原有鐵路橋樑，在三十六年被水沖毀一部，現在是在用木料臨時搭建修築而成，勉可通車，永久性的橋基，正在興工中。秀姑巒溪，發源于中央山脈秀姑巒山，經大水窟山，馬野山，蕨山，末廣鎮，玉里鎮，奇密道，至大港口入洋。清水溪發源于中央山脈新高山，經東山，南山，南雙頭山，雲峯，至玉里鎮與秀姑巒溪合流。新武呂溪發源于中央山脈新高山，經南玉山，關山，向陽，新武呂鎮，至新港入洋。卑南大溪發源地，亦爲中央山脈，經知本主山，霧頭山，知本山，深山，大南，至馬蘭入洋。

一路所睹，除去西邊沿山而行，高山綠樹以外，沒有特殊值得記載的。憑窗向東遠眺，最先可看到太平洋的綠水，走到五分之一的路程時，連綠水也看不到，遠遠的又是海岸山脈的脊梁，阻住我們的視線。唯一代表東台灣的標記，是黃沙蔽天，風捲飛舞，如千軍萬馬在奔騰，像慘殺滿野的陰沉，一目荒涼，毫無可取。雖然田中禾苗在迎風招展，可是顯出來的是瘦細無力，番舍茅屋集成部落，然而是提不起旅客觀賞贊美的雅興，到處是枯寂，滿目是苦困，大約這是東台灣的偏僻地區？

車過鳳林，四郊逐漸不同，抵玉里鎮，情形就兩樣了。玉里是花蓮縣的極端，鐵路線交通中心，處于平原中央，附近一帶，阡陌彌望，農產尙豐，森林爲該區寶藏之一，尤其樟腦爲特產。

汽油機關車除停站以外，開行頗速，不知不覺的就到達台東。夏令時間的八時半，陽光還有餘威普照大地，炎熱漸退，夜風徐來，走出車廂，踏上街道，輕鬆的吁口氣，總算着自己今天又要在另一個陌生地方住宿了。眞是：「天下之大，四海爲家」！

台東縣位於中央山脈以東，北接花蓮縣，西以台灣山系與高雄縣交界，東方一帶，面臨太平洋。縣治設於市區，總面積三五一五．二五二八平方公里，人口約十萬人（內山地同胞佔半數），其密度爲全島各縣市中最稀的一縣，平均每平方公里僅二十二人。境內卑南大溪，貫流於卑南凹地帶，沿岸一帶爲平地與山地同胞雜居的地方，可是因爲交通不便及未盡開發，所以農業尙未發達。縣東則有台東山脈，南北相連，西部山地盡

美麗島上的中航招待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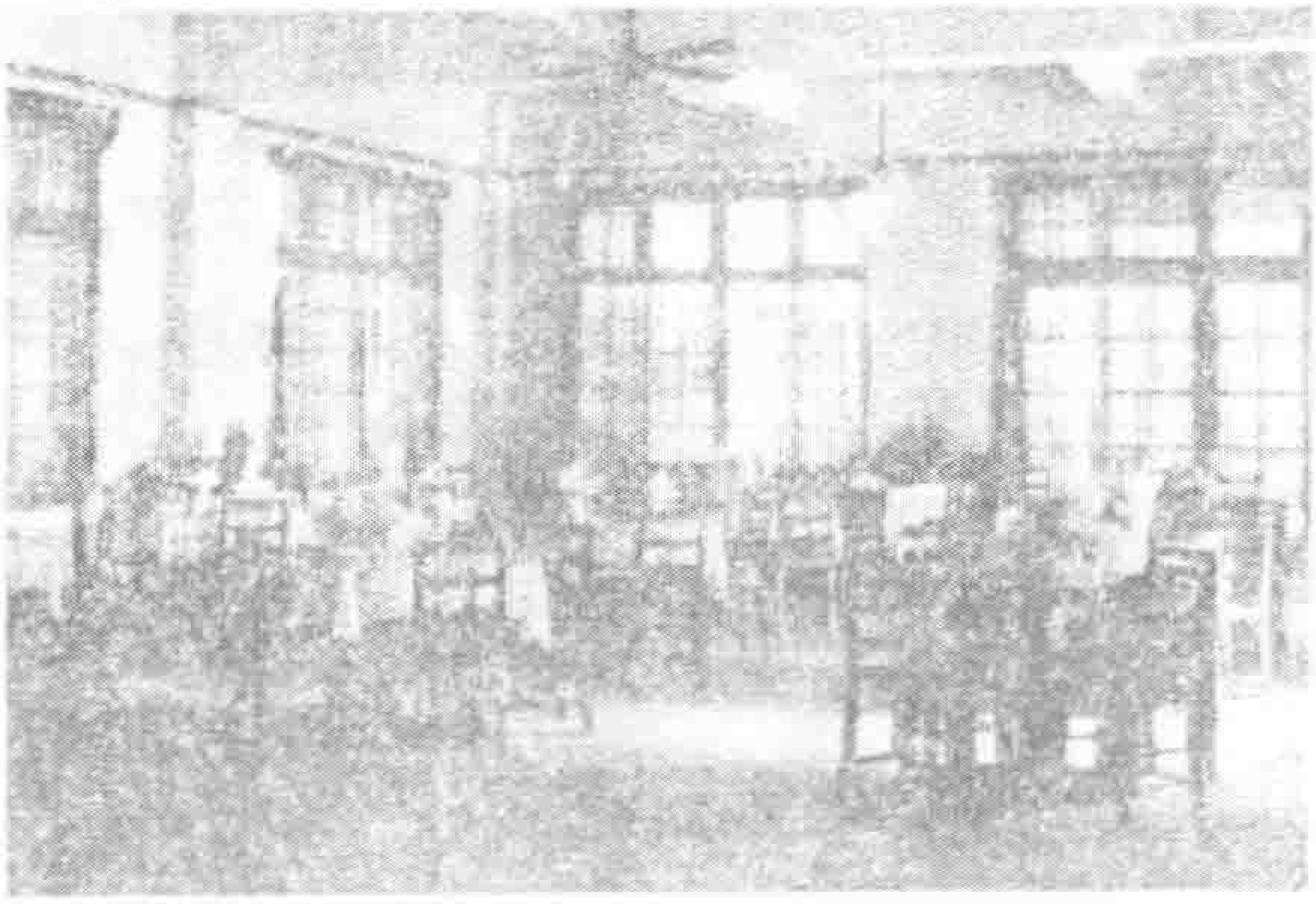
景巖

自台灣光復後，本社卽在台北及基隆兩地承辦招待所各一處，一切設備佈置，力求新穎舒適，往來旅客無不稱便。茲者中國航空公司爲適應需要計，亦在台關招待所，除便利遊台旅客外，並以安頓該公司之飛行人員，一舉而兩得，爲我國航空事業放一異彩。　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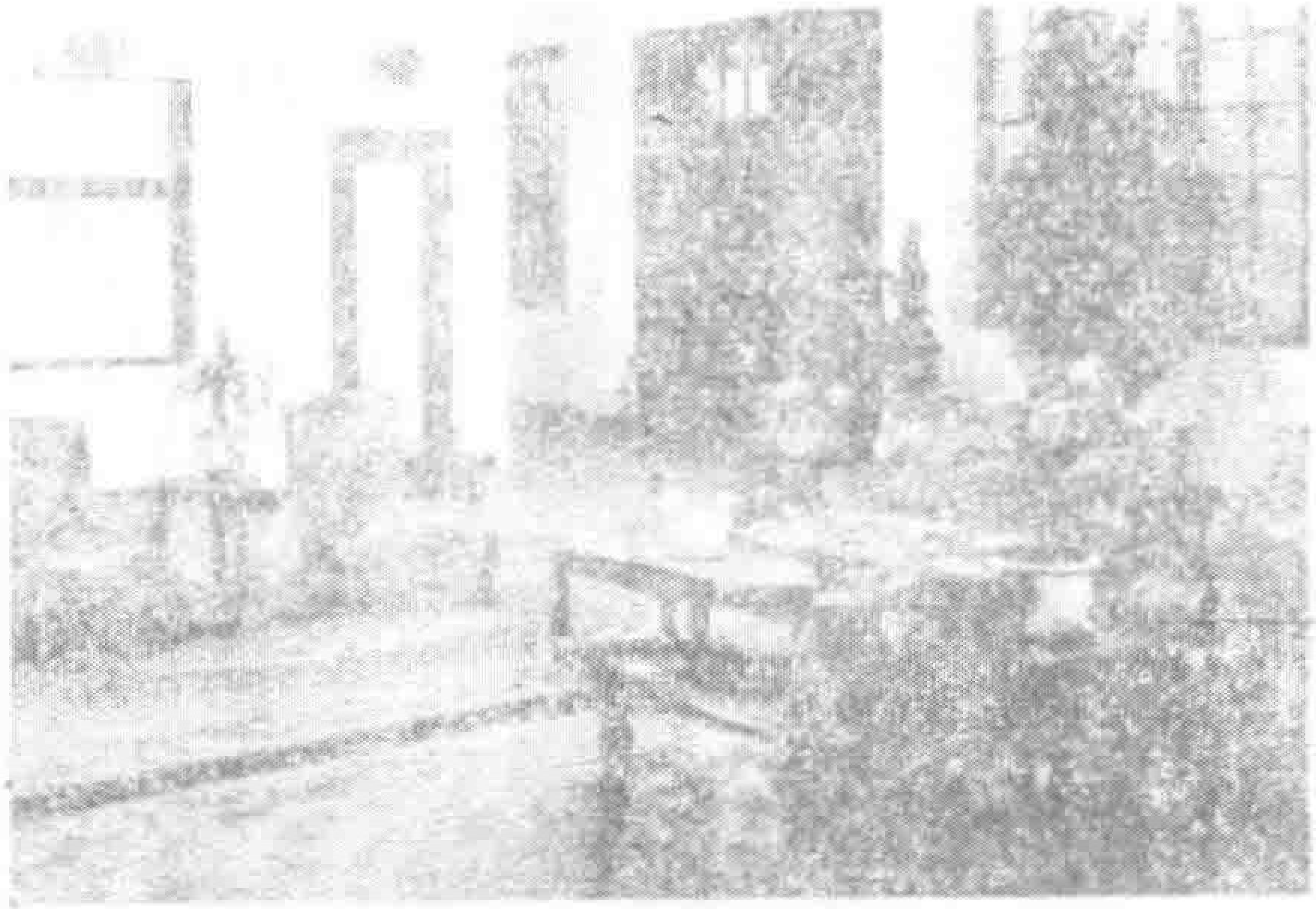
六一—一二二六

Formosa——美麗之島！這是荷蘭人讚美台灣的名稱。的確台灣的風景是够媚人的！假使你乘飛機到台灣旅行，當你經過那遼闊的湛藍得單調的大海上感到寂寞而厭倦的時候，迎面出現一片碧綠的山巒，漸漸地你清楚地看到平靜的河流田野，一幢幢紅磚的農舍，筆直的公路鐵路和那迎風搖曳的椰子樹，你該多麼愉快！就在那一片刻一瞬間自然的陶醉，常常超過你經年累月的物質享受。

中航台北辦事處處長牛天文，為貫徹他的「旅行班機」的計劃，於去年三四月裏向台北市政府租用了台北新公園內的一幢漂亮房屋，作為招待所所址，並由中航公司派周專員良相，主持這幢中航招待所裝修開辦的籌備工作。事無巨細，他都要親自督責，這個台灣的中航招待所，就在十一月初開幕了。



台灣中航招待所之餐廳



台灣中航招待所之客廳

中航招待所分設餐廳和旅館二部，一共有兩個大廳，（假如有機會在那裏來二下「華爾斯」舞也很合適）二十個房間，浴室，衣帽間，電話室，辦公室等。照目前的情形，這幢房子也嫌太小了。

有一次從香港到上海的DC—4載了廿九位去美國的旅客，因為上海天氣不好，在台北過夜，那時正值京滬疏散來台的人很多，到處找不到旅館，有幾個旅客到了招待所，便看中了會客廳裏的綠色絲絨的沙發，就躺下來睡覺了，第二天他們都十分滿意，因為巳沒有蚊子，暖和而又清潔，連不少飛行人員也不相信公司里肯花那麼一筆錢，來辦華麗的招待所呢。

現在這烽火連天的年頭，人們逃難尤恐不及，旅行更談不到了。但願今年的春天帶來和平，每個人都沒有生活的負累，而有旅行的機會，在「美麗之島」消磨他們工作後的勞頓和假期。

是番族居住之處，現在多已和平地人混住，也能從事農耕，習慣漸漸相同了。

台東市又名叫「卑南」，因為位在卑南溪口南邊的理由，沿岸千沙彌望，波浪翻滾，海行不便，影響商旅。

忠烈祠是在一座突兀聳立，狀似鯉魚的鯉魚山上，其中綠樹蒼鬱，下瞰大平原，一眸盡收眼底，如再舉目遠眺，則波濤洶湧的太平洋，亦在指顧間，是一個公餘之暇的好去處。

市區附近，有幾處值得遊覽的：

卑南大溪口上的台東大鐵索橋，建于民國二十三年，費卅四萬四千元巨欵，前後兩載才竣工，長四九〇米（五三〇公尺），鐵筋橋床，銅索吊樑，南塔柱高卅一米，銅線三千一百五十條，中央塔柱深入地軸，銅索穿岩至山腹，仰望其盤繞雄姿，有如大鵬垂頭，張着大翼，勢將翱翔于天外之概。該橋工程浩大，在全省許多鐵索橋中堪稱第一，是溝通東海岸新港間的交通線。

在里壠山地所架設的那座天龍橋，長五十六丈，高二四一尺，為台東縣最高的一條鐵索橋，從溪底仰望，有如懸空長虹，兩岸屏風，斷岩如削，附近翠綠松樹，四時松籟，平添風致。

市區西南十多里的知本溪右岸，幽邃閑雅，背負翠巒，面臨溪海，白雲徂徠，水色澄明，恍如仙境，有溫泉含炭酸，可以治病，土人稱為「神水」，旅舍等設備頗佳，就浴者甚多。又在大武鄉內，還有一個「蚵子崙」溫泉。從知本溫泉再深入數里，有白玉壠，是一奇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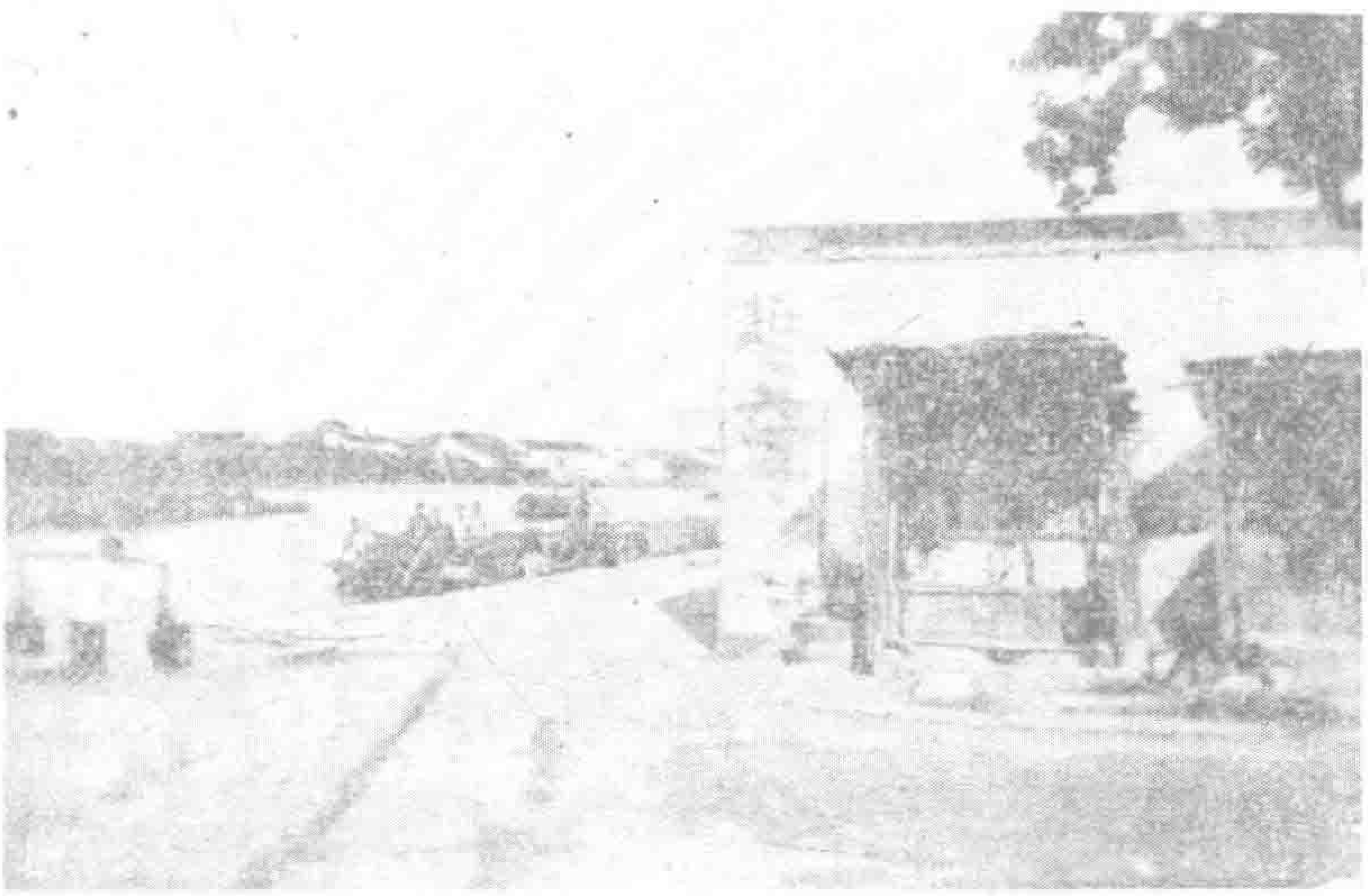
另外，馬武窟溪口的昇仙橋，極為壯觀。新港口的奇岩怪礁，一望千里。市區附近的斷崖絕壁，由千尺至七千尺，尤為奇景。

台東限於水陸交通的困難，每年颱風山洪的作祟，以致陷在可憐的境況下，甚至比花蓮還更差了很多，當然跟不上西海岸一帶的縣市了。

如果我們異口同聲的說東台灣是苦地方，台東是苦地方的代表地了。台東真正是荒涼冷寂之區，也是一個亟待開發與建設的處女地帶！

訪右軍蘭亭之勝

鞠孝銘



由水偏門分乘兩隻烏篷小船

蘭亭位於紹興水偏門外二十五里之蘭渚山下，晉王羲之修禊處也。我們由水偏門分乘兩隻烏篷小船，先向婁宮進發。水偏門是紹興西南近郊的一個小河港，爲數條運河的交匯點，居民相集，商業頗盛，爲一木材市場及榨油業中心。街道濱河臨水，船隻往來如梭，又是一番熙熙攘攘的景象。

兩隻烏篷小船，一並排兒的向前划行，天空是萬頃晴明，四野是一片黃綠，鏡兒似的河流，伸展向迢迢的遠方，遠方是青山一脉，突兀峥嶸的香爐峯，亦隱約在望。

河中時見竹柵橫攔，其當河道中心之一段，則微露水面，因係活動裝設，可以上下起伏，所以船隻通行，毫無阻礙。養魚爲紹興人之主要副業，河川即爲養魚之唯一場所，所以多已分段屬於私人。竹柵橫攔河中，即防魚隨流水遊去。進岸臨河之處，又時見簡單之竹篷散佈，此類竹篷，即爲看守所養之魚而架設。

舟行一小時又半之後，便抵婁宮，計自水偏門至此，爲程二十里。婁宮爲一濱河小鎮，居民僅數百戶，爲錫箔用紙及木材竹料之轉運站口。我們在這兒吃過午飯，便循陸道，直奔蘭亭。

婁宮至蘭亭，計程五里，我們循着一條可以通行汽車蜿蜒於平疇之中的大路前進。現在已是進入錢塘江南岸沖積平原伸入會稽山地之尾閭部份了，兩旁綿延着高不過五十公尺的丘陵山地，一條小溪，蜿蜒於此狹長的平原之內，溪水清澈見底，游魚歷歷可數。

漸行漸入佳境，竹園時見，林木增多，王羲之蘭亭集敍中所謂：「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時歷千餘年，景色依舊變化很少。漸漸地蘭亭也就在望了。蘭渚山下，一片葱鬱的林木之中現出亭角數面。

按蘭亭今址，已非故址，全謝山宋蘭亭石柱銘中言之甚詳，蓋自劉宋以來，遷徙不一，蘭亭，亦非今址，宋蘭亭在崇山之下，去今亭二里而遙，明萬曆後，又遭廢遷，今亭則又係後人所重建者。

今蘭亭背倚蘭渚山，前有曲流環繞，水清見底，游魚可數。曲流之上橫臥一橋，橋係鋼骨水泥修成，堅固美觀。

過橋之後，一條斗折蛇行翠竹夾道的石子路，引導我們前進。最初出現在眼前的是平房一座，麥桿豆殼，堆積門前，農人滿桌，正用午膳，抬頭一看門頂懸一匾，方知這兒便是「蘭亭」了。勝蹟變成農舍，無可觀者。

稍進，又爲平房一座，門窗多已損毀，內部亦殘破不堪，滿壁是遊人的題詩漫畫，鄙俗雜亂，不可入目。左轉爲池，綠萍滿佈。池側爲亭，一角已毀，中貯石碑一，上刻「鵝池」二字。右軍愛鵝，誠一文人韻事也。

由鵝池再循着彎曲的石子小路前進，依然是翠竹夾道，景色宜人。路盡便至「流觴亭」，畫棟雕樑，構造壯麗，亭中懸一匾，曰「曲水邀彩處」，兩旁懸集晉賢詩句對聯一，上聯曰：「散一寄傲林邱，三春陶和氣」，下聯曰：「懷山水，千載挹遺芳。」亭中四壁，亦爲遊人滿塗題詩。王右軍爲我國古代之大文豪、大書家，今人於右軍遺跡壁上題詩，誠可謂班門弄斧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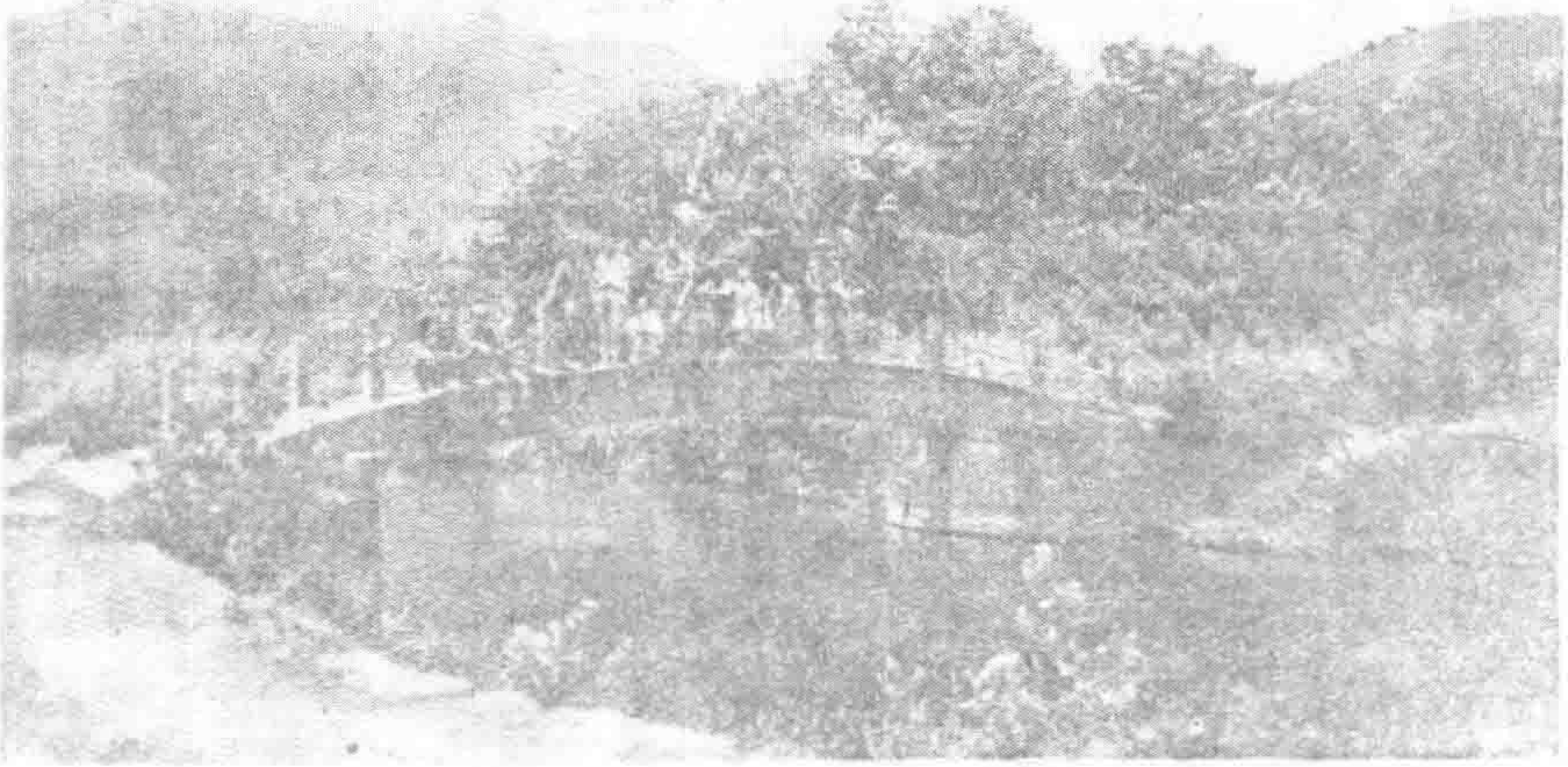
流觴亭之後，便爲御碑亭。亭作八面，形式尤爲壯麗，拾級而上，中貯巨碑一，碑高約二丈五尺，闊約一丈，厚約一尺五寸，正面刻清聖祖康熙御書之蘭亭序全文。背面刻清高宗御筆蘭亭即事一律，詩曰：「向慕山陰鏡裏行，清遊得勝

六一一二八

慨平生，風華自昔爲佳地，觴咏於今紀盛名，竹重春煙偏澹蕩，花遲禊日尚敷榮，臨池留得龍跳法，聚訟千秋不易評。」

由流觴亭左行，便至右軍祠，祠中蓄水爲池，池中建有一亭，曰墨華亭，作四面形，一角已毀。池之左右兩側爲走廊及蕪房，房中壁上，嵌有石刻多方，中以王獻之書蘭亭集敘及唐臨絹本蘭亭集敘二碑，爲最名貴。墨華亭之後爲正殿，殿門上方，懸有民國四年九月大總統題：「覲化懷賢」匾一。兩旁亦懸一聯，上聯曰：「勝地此登臨，自東晉以來，換羽移宮今幾度。」下聯曰：「羣賢咸戾止，問右軍而後，流觴作敘更何人。」殿頂樑折榱塌，滿地碎瓦斷木，殿前池畔，蘆葦叢生，一片荒蕪景象。

蘭亭風景之美，在有山，有水，有林，有竹。山擁水抱，林木點綴，配合得極其自然，極其諧和。蘭亭所有的建築，亦皆設計精美，別具匠心，只因無人管理，弄得破爛荒蕪，甚爲可惜。



曲流之上橫臥一橋

附錄㊀王羲之蘭亭集詩二首：代謝鱗次，忽焉以周，欣此暮春，和氣載柔；詠彼舞雩，世異同流，乃携齊契，散懷一邱。仰視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閴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羣籟參差口，適我無非親。

㊁袁宏道山陰道上詩：錢唐艷若花，山陰芊如草，六朝以上人，不聞西湖好；平生王獻之，酷愛山陰道，彼此俱清奇，輸他得名早。

㊂墨池旁舊爲天章寺，寺有羅宏載書「勝地名藍」，及釋惠昭書「蘭山法筵額」。萬歷志載元西僧嗢璉眞珈，嘗發掘宋六陵，搜取珍寶，山陰居士唐珏，潛易僞骨，取眞者葬之天章寺前，六陵各爲一函，每陵種冬青樹一株爲識，世稱冬青穴。林景熙冬青樹花詩云：「花時一日腸九折，蜀魂飛繞百鳥枝，」亦不勝其慨感也。



右軍祠中墨華亭

依山爲城·枕江爲池
南平城雜寫

永言

早在四十年前，聽着：「鐵邵武，銅延平，紙糊福州城」的童謠。我暗地裏却深致不滿！怎麽？明明的是閩江上游鬧着土匪，富室多舉族轉徙福州來，樂而忘返！福州是福地！反說是紙糊，信而有徵否？遠者法艦闖進馬江，啓釁毀廠，亦曾損將折兵，倉惶遁逃。意指沿海各邑的倭塚遺跡壘壘吧！三百年前的憧憬，刻印人心之深，如是之甚！健忘嗎？再給你們後起者認識着！辛巳，甲申兩次敵騎壓境，僅到桐口，白沙而止步。眞箇是「望延興歎」，大有「長江天塹，項羽不渡烏江」之慨！誰是銅造呢？誰是紙造呢？事實勝於雄辯，總算童謠有所依據呵！

南平的形勢

南平縣治，依山爲城，枕江爲池—建溪，富屯溪，沙溪三溪會流於此，改稱閩江—如果閩江有長江那樣長流，南平附近有成都那樣大盆地，那麽南平就是重慶的化身。走過重慶和走過南平的人，那一個不說：「南平是重慶的縮景，南平是重慶的姊妹城」，爲着她倆同是依山傍水，同是兩川會流的據點。單說這次抗戰八年吧！重慶爲抗戰的陪都，這是誰也曉得的！當着金華、贛州、福州前後相繼撤退，南平可不是成爲浙贛閩三省的總樞紐麽？廣義言之，南平在淸制是延平府治，府下統轄的南平、將樂、順昌、永安、沙縣、尤溪、大田七個縣邑。尤其是南平、永安、沙縣、尤溪四邑，在這次神聖抗戰八年當中，建立不少的功績。更上溯明代，只看鄭成功在海疆金門，海澄渡水破敵，却進位受封爲延平王，往昔延平廣的含義，幾達福建全省。

南平的古跡

看建溪和富屯溪會流成江，對準縣城中心，正像個倒「人」字，俗謂南平因此多洪水，爲着祭釀洪水，便在「人」字左右肩膀上，築了兩個塔，成一個「火」字，因此南平水去火來，成個南平不可挽救的天災，雖是這樣迷信，爲什麽不把兩塔拆了，豈不是除個火患嗎？那怕是水災更大，所以不拆塔吧！住過南平數十年的，生長南平數代的，有許許多多沒有登上這兩個的寶塔頂，豈但沒有登上這兩個的寶塔頂，甚至走近她倆去欣賞古人特別選擇的絕景，爲的是她倆雄峙着荒郊深山上，隔江對立，造成她倆可望不可卽的姿態。可是我在八年前，受着淪陷流亡失伴的苦痛，貪趕早路，淸晨由大荒郊，經過北岸一個寶塔下，雖不能夠攀登上去，領略塔頂的風光，也總嘗到這四圍的景色，這算是我提心吊膽，謹防剪徑，一夜不會合眼的代價。其實一雙寶塔，也許是古代特地爲各都邑的標幟，福州有雙塔，永泰有雙塔，永安有雙塔，古城的安砂（離永安城百里外的名鎮）也有雙塔，不過雙塔在南平却較多神話罷了。

更有一說：「往昔南平城內多火災，經堪輿家論斷，城外加兩點——雙塔——成火，輕輕地把火災移到東門外各山頭上去，同時更在縣府所在地的衙署正門的前方，留個空隙地，不得起蓋，叫做空心，也算是釜底抽薪的意義吧！」這樣嫁禍荒郊辦法之後，相傳頗收相當成果，數百年來，眞箇多是縣城外各山頭，報告火燒山，而城內却少見大火災。自從抗戰發生，內地繁華，南平成個東南半壁的文化、交通、經濟、政治、軍事的總樞紐，尤其是難民退却的避難所。屋少人密，片土黃金，公地公用，此戒禁不用的空地，留不住了，省銀行建築起來了。且看吧！單是去年七月二十四日起至三十一日止，只一星期內，火警就有六次，尤其是七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七日兩次大火，把抗戰八年慘淡經營的商業繁盛區，惟一舖上柏油大道的中正路，燒得精光——從汽車站起右邊至延福門中山路口，左邊直至蘆都口接中山路，梅山寺口也燒了一小部份。焚毀房子光是正式店面，就有二百多間，如果連住家的算進去，起碼五百家，被火災民總在三千以上！二十八日下午五時，災民收容所的俱樂部門口又起火了；接着中華路又報火警。二十九日梅山寺又鬧起火。三十一日下午中山路近西門的永康牙齒舖又起火了。不是嗎？菩薩說過：「十天內南平有五六次火警」哩！

離開東門外一里的明翠閣，可算是南平惟一的足供遊客賞玩的勝跡了，她危樓聳峙着山邊，隔着延建大道的公路，便是下臨深淵的建溪。入口輪廓，髣髴南京的鷄鳴寺，而枕山帶水，雄偉的氣象，高闊的石階，更表示她的不凡。在第一進的「客堂」，賞覽之後，稍不注意，或以爲渺小不足留連。却原來從東側有小門，上通層樓，爲

「大士殿」，仍甚狹窄，不值憑眺。再向東側，更有甬道，眞箇是：「豁然開朗，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就在這入口處，有河北南皮人周寶選超句云：「只幾座樓臺占盡閩疆煙景，問何方山水能爭劍浦風光，」寥寥二十二字，寫盡她的價值。

出東城十五里路多，有三千八百坎的古跡。這裏又伏句神話，流行着：「三千八百坎，坎坎出黃金。」一班金迷狂的老前輩，耗了不少精神和光陰，把逐坎發掘，結果是空費氣力的。却不道財有應得，有個窮到賣妻鬻子的，靠着打獵渡生。大約是窮極則通，計上心頭，暗暗想想：「三千八百坎，不是黃金國，絕不至坎坎出黃金！」那麼，這「坎坎出黃金」「坎坎」可不是單純的一坎一坎，逐坎出黃金的解釋。這「坎坎」當另有含義，別有用意，「坎坎」料想可能當作第二坎的指引，與其向逐坎作普通性的挖掘？何如就在第二坎上，拚命深掘？且就第二坎上作忍耐性地深掘一下，果然是「福至心靈」，「否極泰來」，「絕處逢生」。一班金迷狂的到了被人家發掘了，只有自歎財薄，只有自罵傻瓜，反羨慕他福啓心竅，百神扶助。其實這故事的形成，不過當時避黃巢亂的，埋金暗示他的子孫發掘的，誰知經過一番大離亂之後，嫡派子孫那兒去，也不曉得，却變成千古捉迷藏。這可見南平在古史

南中國回教發祥地
麒麟寺訪問記

蘇菲

泉州是南國歷史上名城，自從晉朝南渡以後，便成爲中國南部文化中心，尤其是在唐宋以至元朝這個時期，和外國接觸很頻繁，許多外國人到過泉州經商，而佛教、摩尼教、回教，就在這時期傳入，其中以佛教在泉州有很大的發展，到現在還很興盛，尼摩教則早就無聲無息了，而回教歷千餘年來還保持一線生機，但因其教條的嚴格，未能普遍深入，所以一向也就引不起人們的注意。

但在泉州，如果問起回教的勝蹟，大家都會告訴你在塗門街有一座建築偉麗，歷史悠久的回教禮拜寺（清眞寺），可是回教中許多奇異而有趣的教條和風俗，知道的人便很少了。

我們知道宗教與文化是有着密切關係的，我們如果要知道泉州過去文化興盛的情形，對於這傳入很早的回教便不能不注意，所以記者這回到泉州來，便特地到這南國回教殿堂——麒麟寺訪問去。

從泉州中山路轉進用石板舖成的塗門街約百餘步，便可以望見這座仿照阿拉伯古典型式構成的偉大殿堂的外貌，單就那用「青草石」疊成鐘鼎形高達四丈的殿門的建築工程的偉大便要叫你吃驚。兩邊牆壁的高大猶如城牆，窗戶猶如門戶，在牆壁頂端都嵌有一排整齊的「回文」，現在牆上都蟠播着蓊鬱的古松，當你穿過鐘鼎形的門檻，迎面又可看見一個蜂窩形的屋頂，也是用石塊彫成，進得門來，却是一些平屋的回民住宅，從高大的石牆邊拐一個灣有一個水井，過去便是「教長樓」了。

一個六七歲的天眞小女孩替我投進去一張名刺，一會兒金主教明增便迎出來了。

金主教是山東人，他在成達師範（中國專門造就回教主教人才的學府）畢業後，便到泉州來主持這個回教寺，到現在已經有七年了，他爲人和靄可親，說得一口很清正的國語，當我說明了來意後，他便將回教傳入中國的情形，口若懸河的敍述着。他說：

「回教發源地是在阿拉伯，信奉的是「眞主」。阿拉伯文叫做「安拉」。好像基督教信奉的上帝，至於「穆罕默德」只是一個承主命傳教的聖人，他是一個「人」而不是「神」，基督教崇拜「上帝」也崇拜「耶穌」，但回教崇拜的則只是「眞主」，信奉的是「古蘭經」，（亦有譯作「可蘭經」。）回教之傳入中國，遠在唐朝年代，當時分爲三路傳入，陸路方面由土耳其經新疆青海而傳入內地，水路方面；一路由廣州傳入，一路則從泉州傳入。目前中國回教分佈情形，以甘肅、遼甯、青海、新疆、雲南，爲大多數，其次就是東北、河北、河南、山東等省，福建回教雖然傳入最早，但現在的教徒，却是全國最少的地方。

回教自唐朝傳入泉州後，起初也和佛教一樣的興盛，所以到了宋朝紹興年間，便在泉州塗門街建造起這座殿宇，建築形式，均按照經典上阿拉伯的式樣，原名叫做麒麟寺，（又名清淨寺，但因各地回教寺宇多叫清眞寺，所以也有人叫它清眞寺。）爲中國最古回教三大名寺之一，（尚有二寺：一爲廣州光塔寺，一爲杭州鳳凰寺。式樣均不如麒麟寺偉大。）可是後來大殿毀於兵火，現在僅存大門及四圍高牆，因原來建築規模宏偉驚人，恢復至感不易。

因爲泉州是華南回教發源地，所以是福建回民最多的地方，其中尤以惠安白奇鄉（包括十三個村莊。）有回民三千戶，（大都爲郭姓，爲郭子儀之後裔。）其次是泉州城外陳埭鄉丁姓（爲現任晉江縣長丁維禧的故鄉。）也有兩三千戶，城內則僅在本寺內及週圍住有數十戶而已。（寺中住有八戶。）（教徒以姓郭、丁、葛、蒲、鐵、

六一—一三二

上的地位，南平像這樣可驕誇的事正多着哩！

南平的文化

說起南平的文化事業，真是怪可憐，除了抗戰時期，在這裏一度客串的華南女學院，省立高工，省立高商，省立女子家事，省立高護，南方日報社，這些機關隨着勝利炮聲而雲消煙散外，本地裏却沒有一個傑出的日報。渴望新聞食糧的，逐日下午三時後，徘徊於延福門碼頭，迎接從福州駛上來的快艇，以接受隔日的新聞。雖是本地性的廣告或啓事，也須郵送到福州各大報代爲刊登，纔能發生效力。臨着溪洪暴漲，延福交通斷絕時，南平成個世外桃源，「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了。圖書館有縣立民衆教育館一所，幾種榕滬的日報外，有不切要圖書數百冊充塞着。此外教會的衛理公會建的，巍皇的樂羣俱樂部的一角，闢個報室，幾本宗教宣傳品壓架外，點綴着數種滬榕兩地各大報。

學校方面：專門以上的學校一個是沒有的，就中學來說，最富有歷史性的是衛理公會的劍津中學，她前身是流芳中學，校舍也相當堂皇，客串的華南學院走了，更接收了不少校產，學生並不多，寥寥百餘人。省立中學雖有很久歷史，學生數不上三百人，不算發達。縣立初級中學歷史較短，可是吸收鄉村子弟，學生數有四百餘人。衛理公會的護士學校，算是惟一的職業學

金、馬、夏，爲多。）

回教的禮拜分日拜、週拜、年會三種！日拜回民叫（拜功）每天五次，第一次在日出，第二次日偏（近午時，）第三次正時以後，第四次日落以後，第五次在日出以前的夜間，這種日拜可以在家裏單獨舉行，（但僅限信心較篤的。）週拜則於每星期五在禮拜堂舉行，（回民稱爲聚禮）由教長領導行之；年會一年有兩次，回民稱爲「會禮」，是回教最大集會，第一次在回歷十月初三日（回歷和國歷不同，現在我們國歷是八月，他們回歷却是十月，剛剛渡過十月節）叫做「開齋節」，因爲回教的風俗在回歷九月初三日起要禁食一個月，（俗呼齋功）在這一個月中間的白天，（在日出以後，日落以前）一切東西都禁止入口，連一滴開水都不能喝，簡直如甘地的絕食，所有回教徒都很嚴格遵守，（但在日落以後和日出以前的夜間，便可以繼續吃東西了。）直到回歷十月初三日滿一個月才再開始吃飯，所以這個節日叫做「開齋節」。另一個會禮是在十二月十三日，前後只隔七十天，此外回歷三月十二日，還有一個慶祝聖誕的勝典。（做禮拜時，教徒均頭纏白布，身披白衣。）

回教還有些奇異的風俗，衆所週知的是食物的禁忌，會外的人只知回教徒不吃猪肉只吃牛肉，事實上回教徒所吃的牛肉，還必須是回教的人宰的才可以吃，一條牛要宰殺以前還須請教長念咒，（意思是，說這條牛血已經流乾淨了，因爲回教徒是不准吃血的）除了牛而外，還有羊和雞鴨及能反芻的動物都可以吃，（不過都不准吃它的血。）海產也祇准吃有鰓和有鱗的魚類，除開這些而外，猪肉、虎肉、猫肉、狗肉……都不能吃。關於回教禁食有血獸肉，有兩種論說；一是衛生論，一是衛性論，衛生論是說吃獸物不衛生，衛性論的則說吃有血的動物能助長人類性情起不良的衝動，產生出野蠻行爲，所以說禁止吃血，也就是希望人心向善。除禁止食血外，還禁止飲酒和抽煙。因爲這些都能刺激人們的性情的。

回教徒還有一種異俗，就是不與會外的人通婚，有時如果一個回教徒要與一個非回教徒結婚的時候，必須先經過入教手續始能結婚，入會須經過兩個會友的介紹，再經過一種宗教上的儀式，（猶如基督教的洗禮）到了結婚的時候，通常都必須有兩個證婚人，（其他宗教證婚人僅有一個。）其中一個必須是教長。

回教的葬禮，它的特點有三：

（一）速葬：一個回教徒死後，不分貧富，都是先將死者週身用清水洗淨，然後用白布週身包紮兩遍，（間或滲以香末）在不超過三天以內，便要下葬。

（二）儉葬：人死以後，一切金銀飾物均不得帶入土。也不用棺廓，葬禮簡單。

（三）土葬：死人用白布裹纏後，即裝入一隻棺材形的木箱，抬到坟地去，然後打開木箱，將屍身放進預先用石塊砌成的石穴中，上加蓋以石板及泥土，做成墳墓。

說到這裏，記者起身要求他領導去參觀寺內的古蹟，和那長久作棺材用的木箱子，他便笑嘻嘻的起身下樓來，轉了一個灣便可見走廊上有用篾屏圍成一間房子，上面還露出一桿扛棺材用的紅槓子，他笑着說：我們回教中有一種迷信，沒有死人的時候，是不便開啓這間棺材房子的。轉過身子，我們首先到新聖殿去，四壁均嵌有石刻「回文」，殿中有一木亭子，橫署「明白樓」三字，是教長的演講台，殿正中有前山東濟南道尹唐柯之題「宣揚聖教」四字，（按唐柯之爲現任蒙藏委員會委員，中國回教協會名譽理事長，「正理事長爲白崇禧將軍。」）殿裏沒有偶像也沒有掛圖，因爲他們是不拜偶像的。

出了聖殿，我們又到回民經營的牛皮廠參觀，從皮革廠我們轉進聖殿的舊址，金主教面着那廣闊的基址，和高五丈的石窗不禁唏噓着說：從這些殿基，我們可以看出過去這個聖殿的建築是如何偉大而堂皇，當時教徒是如何的衆多呢？

面着這一片經過兵災後的麒麟寺的廢圮，我也不禁爲泉州回教的興替而嘆息。

校了。此外有個省立女子師範，學生數量也僅有百餘人，裏面把整個延平府屬的縣籍人數總和，幾與福州籍的人數相伯仲。總之女子教育在南平，尙是極端幼稚的，猶在啓蒙的時期。眞正當地婦女四十歲上下的年紀，還有小脚的，仍充斥着各街坊。

南平的市政

南平的公路全由碎石子舖成，凹凸不平，這也許是內地縣份的本相，不足稱異。但是公路接通兩旁行人道的水溝怪特別，溝深四五尺，上蓋以木板。豪雨時期，山洪暴漲，溝滿水溢，木板搖動。不識此中奧妙精細的，在大雨滂沱中，愛便宜，向行人道上走，或橫衝越過對街的行人道，一不小心，兩脚踏上溝面的木板，便有失足落溝的危險。生長南平的，住過南平多年的，他們俱有豐富的經驗，可能適應這陷阱。上當的，是許多新來的過路客人，不識底細，莫測高深，墜了深溝中的爲數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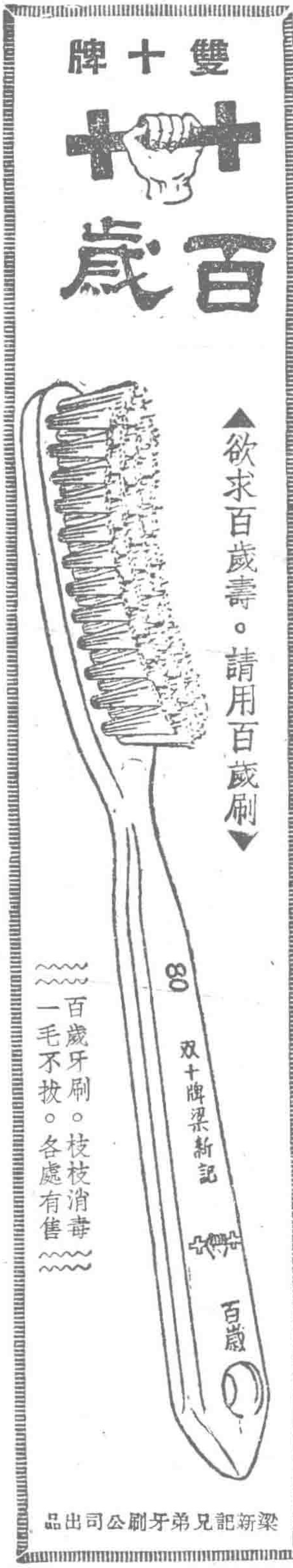
電燈不明，也是各地的普遍性，南平自不能例外。可是南平的電燈，除了照常不明外，一夜當中，過電暫熄的次數，可有十多次，每次時間有的數分鐘恢復，有的數秒鐘恢復。像這樣的電燈，要夜行的，他們自然知道拿手電筒，以免中途跌倒；要開夜市的，他們自會常備煤油燈，以防乘機搶刼。他們都習慣了，所以不致發出呼喊聲。就中最受苦痛的，是做夜工的青年們，有電燈麼？螢螢豆火，字跡模糊；在過電暫熄時節，精神未必能够休息，却把那興趣正濃的想頭，打斷了。

爲着山上復有山，南平的自來水塔和自來水池的建築，不需成本的。自來水管是以竹管裝成的，價賤工輕，戶戶有水，不加節制。可是竹管易於腐爛，多處漏孔，因此水量反致不够供給全市需要，形成靠井汲水的，靠溪担水的，仍是極爲普遍。臨着火警，短時間內需要多量水份時，更感不够應付這非常的變故，終至釀成「星火燎原」的慘劇。倘能够把竹管換個鉛管，那麼涓滴不漏，同時對於用戶再加以合理的調節，可保有充足的水量。平時以供給全市人口的應用，火警時以應付緊急的需要，眞是事半功倍，安全得多！只要市民能注意到，把去年本市中正路火災損失的代價，撥出少部份，去整理這全市原始式的自來水管，相信可得合理的改造。

南平的將來

南平縣轄內沒有什麼特異的出產，也沒有什麼豐富的出產，極平常的「南平湖尖」！筍干的一種，沾不到商業上的要角。推廣到延平府轄，那麼將樂、順昌、沙縣、永安的毛邊、粗紙、筍干、香菰等，就頗不平凡。著名閩北的出產品，佔有國際性重要地位的杉木、茶、米等，僅經此順流而下，成個過路棧。現在福古甌公路通暢，却被她橫截去一部份。所以建甌有「小福州」的綽號，南平尙配不上有這雅譽。抗戰八年，遊客走商粉飾的遺產，無情的烈火，又把她一次，兩次地燒掉了。如今她除現出本相外，更披着麗大殘破的輪廓。但是南平附近溪中有個「回頭灘」，也叫做「回頭瀨」，溪水到此是回流打圈的。所以流行着一種傳說：「不論什麼人！不來南平罷了，如果來過南平的人，他無論如何，不管這個人事業成功或失敗，不管這個人思想前進或後退，人是總會再來南平的。」這神妙的俗語，我會考測過幾個人，他們都會發誓過不再來南平，可是無意中，避不了再來南平。南平的氣運，豈不是跟着「回頭瀨」一樣的天造地設嗎？她先天性攤有建溪、富屯溪、沙溪以東下本省省會的福州；她後天性培養着有延建邵公路，以北通浙江，轉達浙贛鐵路；有延沙永公路，以南經汕頭入廣東。如今更爲閩贛鐵路的要衝，且爲浙贛鐵路奉令先代趕築「鷹南」段之終點。將來從此分出一支線，直趨福州郊外，達連江的琯頭鎭。而幹線則直抵廈門對岸的嵩嶼，更理想的從海底以貫通我國極東省的台灣。如果這條鐵路全線築成之日，那怕南平不攔截南昌、永嘉、福州等地的繁華呢？假想數年後，海洋上有國際性的角逐，南平不就是過去重慶的一樣，負起軍事政治首腦的中樞嗎！

註：南平另號劍津，又是鑄劍躍水，一種的神話。富屯溪與沙溪在郊外西南方會合。



方巖攬勝

本誌特派記者　陳其英

浙東山景多奇勝，就筆者所經，永康的方巖與樂淸的雁蕩，均以山巖突兀見稱。雁蕩當另記述，永康方巖平地拔起，四面如削，遠望如堡壘，巖頂平曠，極像粵北坪石的金鷄嶺；附近有壽山，五峯皆石壁，也平地拔起，頗像廣西陽朔的畫山；又附近有靈巖，山洞中懸，前後通豁；這三處風景相距甚近，至值得一遊。但專為選勝而來的並不多；大部份的是朝拜胡公的香客；筆者戰前曾暢遊兩日，最近又遊一次，印象均深刻，玆綜合記述如次。

方巖位置和交通

方巖在永康縣治東約四十五里，附近三里有壽山及五峯書院，又附近五里有靈巖。

按永康縣為漢烏傷地；三國時分烏傷縣置永康縣，屬東陽郡；至南北朝的陳時始改屬金華郡；隋仍屬東陽郡；唐以後又改屬婺州；（金華）現時直屬浙江省政府。縣境雖不大，而是浙東中風景優勝，物產豐富的一縣。

到方巖有二條路。由杭州為起點，可乘浙贛鐵路一次車（早上八時半）到義烏下車（中午十二時五十分）改乘浙江省公路汽車，由義烏到世雅六十四公里，約二小時半可到達。世雅到方巖站七公里，在香汛期間每小時有班車開到方巖站；平時可乘人力車約一小時可直達巖下街。若由金華為起點，須僱汽車經永康縣直達方巖站計六十八公里。但是一般專誠朝山的善男信女，三五成羣從老遠地方手執着：『方巖進香』的旌旗、燈籠，緩步而來，表示不惜跋涉的虔誠。但是上了年紀的香客，實在步行不得的，他們以獨輪車為代步。這種交通工具是閉關前農業經濟時代的產物，不過現時的車輪改用橡膠，已無咿啞聲音，坐在車上較前時木輪的為舒適。『一輪明月』，緩緩轉盤，可以盡情飽覽沿途風光，確另有一種風趣。筆者最近這一次，為趕時間，想早點到方巖，乘人力車，追過一陣一陣的獨輪車，也頗覺有味。

巖下街形形色色

筆者這次到方巖，仍是先到巖下街老程振興旅舍休息，再由巖下街遊方巖。古香古色的巖下街仍是前時一般，所稍不同者，增加不少較具規模的旅舍而已！巖下街為永康縣二十餘市鎮中一個較為特殊的市鎮。全市鎮居民有五六百家，以程、應二姓為最多數，主要的商業為旅館，兼營膳食，佔全市鎮百分之九十以上。旅館在這裏稱為房頭，建築多靠谷臨街，為三層樓式。下層建於谷內，中層與街面相平，上面為樓。這情形和重慶差不多，與街面相平的一層，稱為樓，在事實並無樓梯；如稱為樓下，但下面還有一層，也可說是『無梯樓』，這裏數百家旅舍中，建築式樣大致差不多；大的旅舍有五六十個房間，小的也有一二十個房間，在春秋香汛期間，所有旅舍家家客滿，後至者有時須向主人情商，在客堂借一席度過一宵。杭州是三冬靠一春；這裏是一年中靠春秋兩度的香汛。筆者所住的老程振興為這裏最高尙的一家，樓房正廳斜對方巖削壁，過了正午，西射陽光為巖壁所遮阻，雖在盛夏尙覺涼爽；附近古木繁茂，飛禽棲止，環境至幽雅。

香客中以杭、紹、處三屬為最多；但來自江蘇、福建、安徽等省的也不少。遠來的香客多帶點土產回去；這裏著名的土產有：茶葉、火腿、白朮、蔗糖等；而在胡公廟前一帶，攤販尤多，專賣香燭、錫箔，及手杖、佛珠、小木魚和各色各樣的兒童玩具。

雙澗橋西見五峯

世雅至方巖七公里的公路，是逐漸上坡，兩

世雅車站



旁村舍整齊，樹木繁茂，一片平疇中有河流，有山岡，處處引人入勝。大約行至兩公里，可望見一二十里外有高山突起，數峯互相起伏，一般初臨的人士，多半以爲是壽山五峯。實則此爲石翁山，俗稱公婆山，有突起一峯完全是巖石，形狀確似老翁，俗稱石　；其旁爲石婆，並不如何相似；再行約一公里，望見石翁旁邊有石頭確似烏龜，昂首望翁，形神畢肖。明、黃綰遊永康山水記：『從剡入永康與石門子遊壽巖，行見五峯相亞，意即壽巖。石門子曰此俗稱公婆巖者，請爲易之：其嶄然而出者曰：天柱；其覆而左者曰石鐘；其踞而右者曰維摩臺；又左曰石甑；又右曰蟾蜍。』筆者對此山頗感興趣，沿途眺覽，並攝二影。至這次遊壽山並非由世雅直達，係清晨由巖下街前往；出街後沿方巖巖壁澗旁小路前行，這裏在抗戰期間修築一條公路，汽車可直達壽山巖前，路基尚好，惟雙澗交流處通汽車的木橋現已破爛，過橋時須格外當心，在這裏便可看見壽山五峯了。鷄鳴峯最高，旭日映在峯巔，碧巖和蒼松在陽光直射下，顏色更現出栩栩有生氣，峯形確似金鷄啼日。這時憶及李璺詩：『雙澗橋西見五峯，分明朵朵翠芙蓉。半空絕壁開金像，百道飛泉噴玉龍，怪石坐來斜聽鳥；曲欄凭處倒看松；平生自倚凌雲筆，不愧山僧飯後鐘』，愈覺深切有味。五峯都是石壁由平地拔起，海拔自三六七公尺至三八一公尺，周圍如城郭，僅東南開有缺口。五峯位置計爲：『東南一峯突起，曰鷄鳴；少進一峯竦出而俯，曰覆釜；覆釜之西一峯尤傑，曰桃花；北一峯稍低，水時時下滴，曰瀑布；瀑布左連大石壁，下梯石望之，高闊數百丈若晴霞爛然，曰固厚；壁下皆洞，其一即所居樓閣，謂之壽巖。』明朝人所記五峯與現時仍無何變動。桃花峯以巖石色淺絳像桃色；覆釜峯形如覆釜得名。過了公路橋前進，峯麓多爲平地，樹林甚繁茂，尤以公路旁松、柏等樹，行列整齊，至爲美觀；沿路旁溪澗清泉汩汩由厚固峯下流來；平地多闢爲農田，種植甘藷、花生等物。筆者緩步前進，就覆釜桃花兩峯選取鏡頭，至五峯書院始休息。五峯書院院址爲固厚峯下大石洞，高敞軒豁，可容千人，傳爲朱晦翁在此讀書處。院建自明朝中葉以後，前時朱晦翁所親書『兜率台』，及壽山寺、麗澤寺等古蹟，現在皆無存。書院在洞中，有兩層，在抗戰時爲永康縣師範學校校舍，課堂、宿舍分別安置在樓上樓下，秩序井然，勝利後，仍遷回縣城，留有看守數人，備有檯椅供遊人休息品茶。這裏確是潛修勝地，能够長期住在這裏休養讀書，眞是人生幸福。在書院左邊尚有較小的一洞，由石磴步登約百餘級，洞頗寬敞，可容數百人，現爲胡公家祠，正中安置胡公塑像，兩旁分別安置胡公家屬及部將塑像，近洞口處也有檯椅供遊人休息品茶。固厚峯旁靠北山麓，及桃花峯與瀑布峯間山麓，有相當規模的房屋遺基，爲抗戰初起時，浙江省政府及民政廳，浙江高等法院等機關遷此辦公地點；嗣以戰事範圍擴展，省政府等機關隨遷至麗水，遂將地上建築物拆除。這裏是冬暖夏涼，風景很優美，未能利用爲學府或避暑勝地，未免可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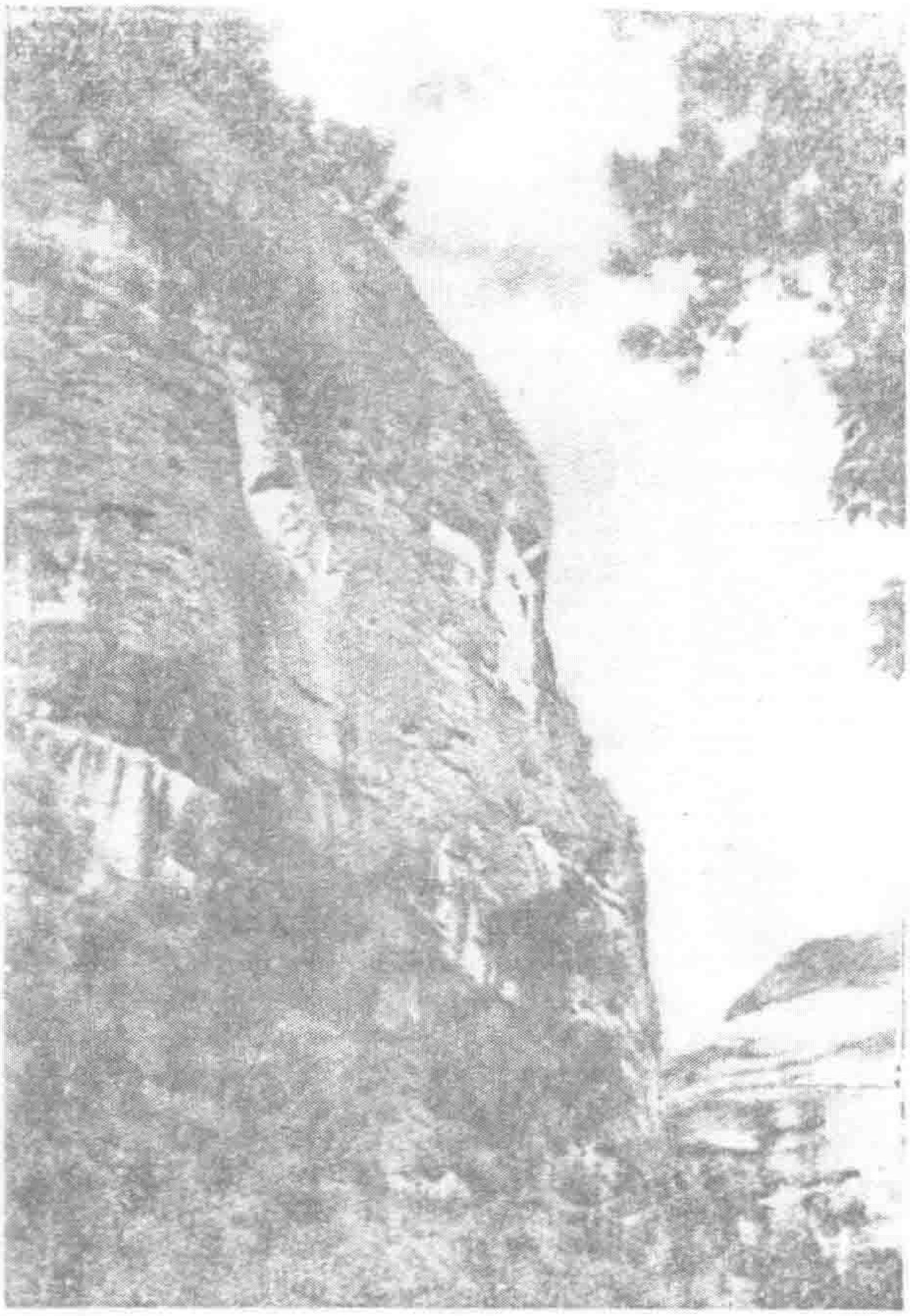
方巖車站

方巖靈巖間勝蹟

筆者遊方巖前次是清晨，這次是黃昏，朝暮風景均得領略，惟在暮色迷茫中，由巖頂眺望，雲山飄渺，更有詩情畫意。這次是深秋下午四時，經日落崦嵫，出巖下街，經石橋後由寬大的石磴板路，按步上山；至山腰路絕，另有石磴如樓梯般，須扶石欄而升，名爲：『百步峻磴』，沿巖架石爲棧道，每轉灣處有亭可休憩，名爲：『步雲亭』，『飛虹亭』；再上爲『飛橋』，也有亭可供眺覽，下瞰陡削如壁，確甚險峻。再上有兩鉅石對峙，其中空處名爲『透關』，俗稱爲『峯門』，勝利後由滬人出資修建石亭，名爲『天門』，建築頗堅固，可供人休憩眺覽，惟式

樣不够雅緻，未免美中不足。入關後地便平曠，約數百畝，商店居民約近百家，如一個小市鎮，沿街轉灣處有池大約一二畝，胡公廟就在臨池處，現又修葺一新，紅柱碧瓦，頗覺富麗。正殿供胡公塑像，殿內聯匾甚多，香火之盛，可見一般。廟旁有寺，原名廣慈寺，係建於唐大中四年，初名大慈寺，宋治平四年改名廣慈寺，沿用至現在；勝利後重修，由前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於寺門牌樓題『觀音閣』三字，字大數尺，頗雄壯可觀。胡公廟係祀胡則，廟建於宋朝，可是自宋以來，遠近多知有胡公廟，而香火遠盛於廣慈寺，可謂後來居上。

胡公廟後有高巖，爲胡侯寢宮，傳胡侯少時會在此讀書，現時安置胡侯塑像在巖中間，巖有深洞二丈許，即洞爲樓，名曰：『屏風』，東偏有坑，深入如井，名為『千人坑』。據傳：『宋徽宗時睦賊方臘寇永康，鄉民皆避居於此，賊顧絕澗緣大藤將至，赤蛇齧藤中斷，賊皆墜死澗中。兩石並起百餘丈，中僅一線，名千人坑。賊乃緣閒道登，據夢神人騎白馬飲泉，明日泉涸，賊懼遂降，皆謂胡公靈異。』筆者出高巖後，即登巖巔，路係由大石鑿出踏脚地步，至爲峻險；一至巖巔便是一片平地，約二十餘畝，四周關有小路，環種樹木，行列整齊；中關爲農田，有小水池二個，終年不竭。這裏已是海拔三百八十四公尺，由平地突起，臨崖下矚，不免有點戰慄；向前望去，三面均有山峯起伏，壽山五峯如五個小孩環列，可摩其頂；空曠的一角，展望無際。眺覽了十餘分鐘，於暮色迷茫中覓原路下巖，返抵旅舍已近七時。



壽山桃花峯

筆者遊靈巖係於一個陰晦天的中午，出巖下街後由方巖旁邊向西前進，路係新修石級所造成，緩步前行，頗爲舒適。沿途樹木繁茂，蒼翠的松柏樹，尤覺可愛。行約三里，有小石洞，僅容數十人，翠壁參差，至爲幽寂。洞旁西南有小瀑布，下注爲潭，水深碧，小斑魚三五成羣優游自得。初來的人，多半以爲這地方便是靈巖，實則這裏名爲石鼓寮。據傳宋朱晦翁常遊此至喜此地風景；呂東萊嘗購田四十畝，欲在此建屋，未果。按呂故居爲金華，距此不遠，常來遊覽，當屬可能。過石鼓寮西行近二里，便到靈巖；巖全爲峭壁拔地而起，洞在巖上，緣巖架石爲梁，須曲折而升，名爲『飛橋』。洞甚寬大，如一座廣廈，南北相通，前人估計可容千餘人，現時約計：深二十丈，廣五丈；上下左右皆砥平，與其他巖洞中石乳壘壘者完全不同，此實爲僅見。洞建有寺，供觀音塑像，前有亭園，後有層樓；寺門偏南，除寺門二樓外，全部就巖洞而建，大殿、後殿、僧舍均在洞內。筆者在洞內休息後始出洞下巖，至南麓訪宋應孟明墓，荒草迷徑，人跡罕至，墓頗荒廢，按孟明字仲實永康人，龍興進士，後累官至太府卿。韓侂胄嘗誘以諫官，俾誣趙汝愚，孟明不從，士論以此重之。是孟明以儒學奮身，大節凜然，與胡子正同爲宋代永康傑出人物，身後僅有一坏黃土埋骨，與胡子正有巍巍的赫靈廟，相去實在太遠了！

胡公事跡與遊案

永康地方人士對於胡則故事，傳說甚多，好像是活神仙般，時時顯靈。甚至以方巖勝蹟由胡則一人而傳，實不免附會。方巖勝蹟在宋以前已甚著名，而宋時朱晦翁、呂東萊、應仲實均嘗到這一帶風景區讀書遊覽；獨胡則爲鄉人所崇奉，胡則原爲文人出身，後來以武功見稱；與朱、呂、應完全是文人不同，文人無用，不爲世俗所見重，於此可以推知。按胡則字子正，永康人，宋端拱二年進士，轉憲州錄事參軍，入奏，太宗問以邊策，答對稱旨。官至兵部侍郎，隨軍西征，先後八典藩郡，七按錢穀，活大辟者九人，

去虎患，恤番船，奏免衢、永丁錢，功德在民，所臨有聲績，死時七十七歲，葬杭州，有遺集行世，爲有宋一代名宦，自値得永康人崇祀紀念。至稱：『歿後屢顯靈異，衛護鄉里，』多屬傳說，卽千人坑陷賊一節，也未盡可信。宋紹興中錫爵進至公位；又加『聖惠永佑』之諡，加賜廟額爲：『赫靈佑順』。或是當時宋室欲藉此以愚民，非出於眞誠崇功報德。每一故事流傳民間，往往時間越久越變質。胡子正事跡，當然不能例外，現時永康地方人士在行動方面所表現的爲：

（一）打胡公　每年農曆八月十三日，方巖附近各村居民各背村內胡公神像，共計一百零八個，持土槍、刀叉護駕，擁至胡公廟前，喧鬧一陣，謂爲『打胡公』，以胡公管遠不管近；經此興師問罪後，始注意保護附近居民。

（二）遊案　在每年春季香汛期中，永康縣各鄉舉行遊案，以村爲單位，也有數村合爲一『案』者，每『案』有三四十人分別提黃傘、旌旗，執槍戟、刀叉等，於廣場中與另一『案』對峙，中置胡公神像；神像前立一人，一聲號令，兩案人馬混戰數十分鐘始收陣；隨後，兩『案』中各推數人作拳術表演，頗爲精采。拳術表演後，人叢中鑽出一醉漢，自稱胡公顯靈，謂：『胡公要飯吃』，旁有人獻與碗，那自稱胡公顯靈的醉漢，卽用嘴竭力將碗咬破，再獻再咬，直至口破血流而止。此外尙有各種方式：有『啞背瘋』者，卽由啞老人背着一少女而行，啞老人普通由木製紙糊的假裝，背上的瘋少女係選村中最美麗的少女化裝，從老遠的村中彳亍而行至胡公廟前，鄉人尾後觀賞者甚多，途爲之塞；又有少女多人化裝成對對蝴蝶，載歌載舞，至胡公廟表演一番。

以上兩種方式，與原來崇祀胡公意義已有相當距離。其更離奇的：巖下街及附近各村於大門中貼有胡公神像，謂可鎭壓鬼邪。簡直當胡子正爲『神荼鬱壘』；胡侯神靈有知，當爲失笑！



七寶郊遊

——訪元代的古梓樹——

騁陸

七寶是靠近上海西南的一個鎮，出產豐饒，風景亦佳；但從未有機會去過。上海人到近郊遊玩，西南方面，都只到漕河涇，再過去一段路便到七寶了。

這是一個初冬的星期日，天氣晴明；南洋模範中學的幾位教員，邀我去看看該校的新校舍。早膳後，先到徐家匯，聯合了大家，同上公共汽車。是日既是星期日，天氣又好，車上人甚擁擠；不一會經過漕河涇，再一會便到七寶了。

七寶鎮以寺為名，該鎮有一大廟，名「七寶寺」；這「七寶」，據說並非佛經上說的金銀、琉璃等七寶，乃是這寺裏有七件寶物；七寶當中有一件是元朝的古梓樹，其餘大概是什麼古玩字畫之類，現在已毀滅無餘了。



七寶南洋模範中學新校舍之元梓

下車之後，先參觀校舍，再瞻仰古梓樹；南洋模範學校新校舍地基，即是七寶寺的故地；原來這寺的房屋，早已頹敗不堪，經過抗戰，更是毀壞無餘；當地人士，聽說南洋模範，要在鄉間買地，便商量着將寺基捐贈了出來，藉以振興地方敎育。學校原已募了捐欵，便又在寺基西邊，另買了些地，合併起來，計有一百多畝。原來寺裏的一二個殘僧，另為他們在別處造了一個小廟，遷移過去；現在所剩下的是一個山門，矮矮的三小間，已經油漆一新；左首一間放了未搬走的一隻大鐘，一半做了傳達室；右首一間大概是校役的臥室。寺後古梓樹左近，有一排平房，也已很古老了，收拾之後，作為敎職員宿舍。新校舍即在平房之前，是很大的二層樓房，其中包括辦公室、敎員休息室及各敎室，現在只有新開班的初中一年級各班。其他房屋和點綴佈置尚未着手呢。

至於我心目中認為最感趣味的古梓樹呢？這樹只有二層樓房那麼高，樹幹也不十分粗，大約兩人可以合抱，雖已初冬，仍是生意蓬勃，看來好像並沒有什麼六朝松、唐梅、宋柏那麼動人；我最喜歡的還是他的環境，樹立在平房近旁，自然是先有樹而後有房，造房時特意讓開地位的，樹下是一帶迴廊，廊前是一灣流水，憑闌凝立，眞是「可入畫圖」了！

賞玩一會，出得校門，對面便是街，到街上找館子吃飯，此地烹調羊肉是出名的，魚類也好，我們吃了紅燒羊肉，炒繕絲等幾樣，等到酒醉飯飽，便出街閑玩，又到一家臨水的茶館品茗。這茶館有一大樓，很是軒敞，倚檻臨流，看看鄉村景色，雖也平常，但在久居上海閙市的人看來，已是耳目一新了。我們坐了好一會，還只是我們三四個人；後來來了四個鄉下人，坐下便打麻將，我們這才明白，原來賣茶不過是個幌子，主要的還是抽頭；和老闆娘談起來，她也只是笑笑。

茶罷，又到街上兜了一個圈子，仍搭汽車回徐家匯；車上更是擠軋不堪，以後再來，應該搭學校交通車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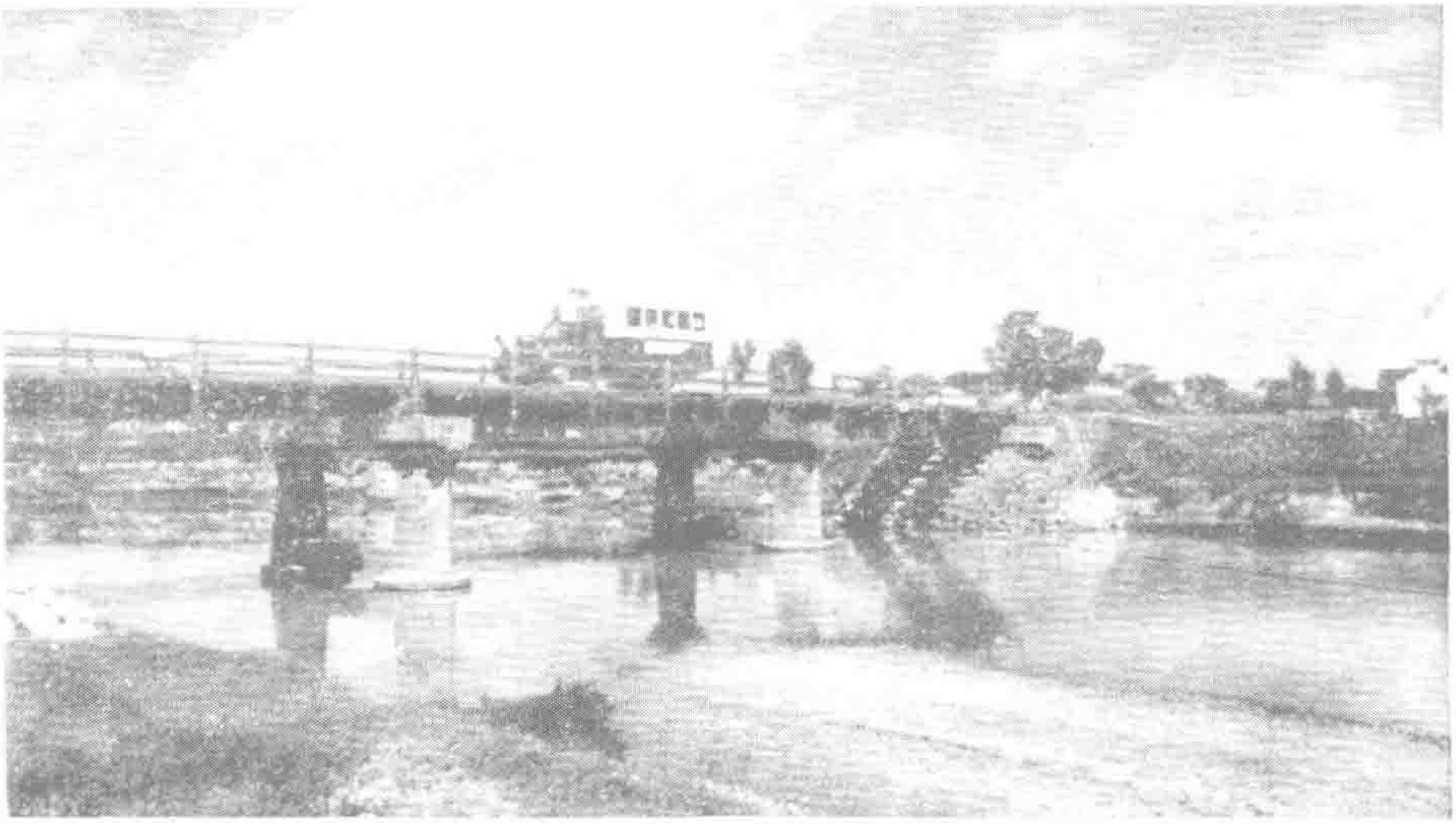
到家後，為元梓做了一首詩，附錄於此：

元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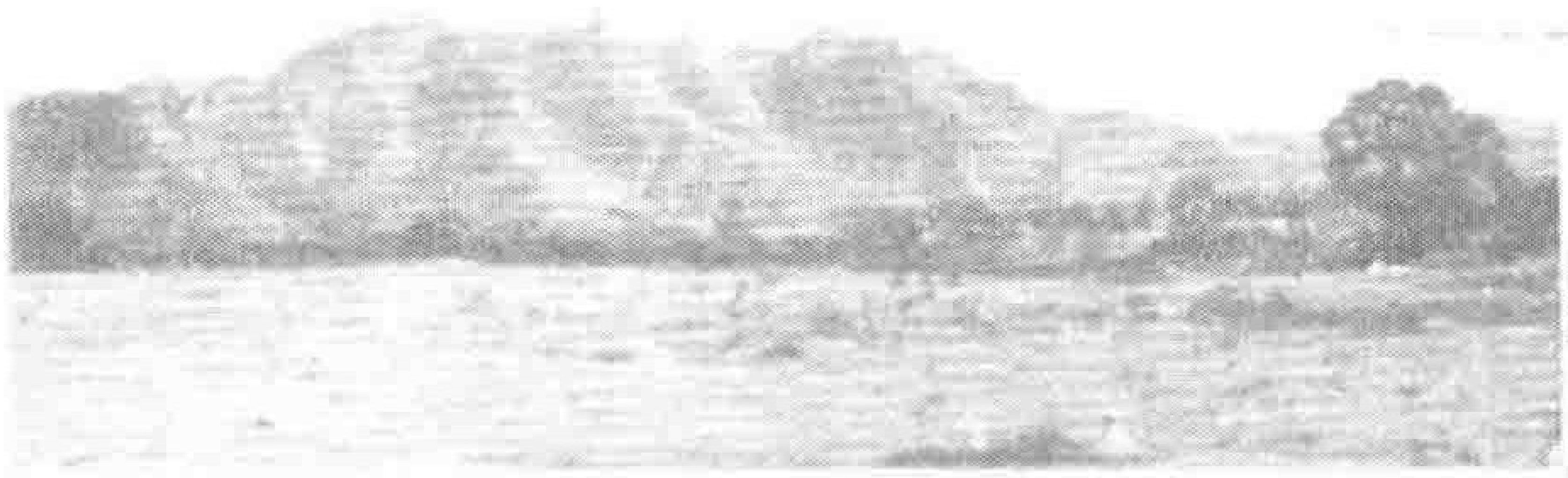
烏兎競飛走，倏爾成春秋；人生不滿百，青鬢俄白頭；鼎鼎七百年，孰能見全牛？滄桑迭變遷，萬物均浮漚！況此一株樹，知能長在不？昔時蔭佛殿，枝幹香烟浮，今忽在橫舍，撫弄多輩儔。遙想初植時，胡塵漫中州；經堂得隙地，種自某比丘；朱明復失國，又一胡來遊；數經兵燹刦，更見碧眼酋；今又四百年，倭寇天兵投；寺屋毀且盡，獨爾挺道周；上接青冥天，下有溝水流。寺舊具六寶，其亦均已休；獨此老梓樹，猶得映客眸；尤非土石比，生意頗復優。我來觀學校，喜得逍蒼虬；樹人良不易，樹木難相侔；寄語樹人者，寶此毋他求；明春掛綠日，來看枝葉稠。

方岩勝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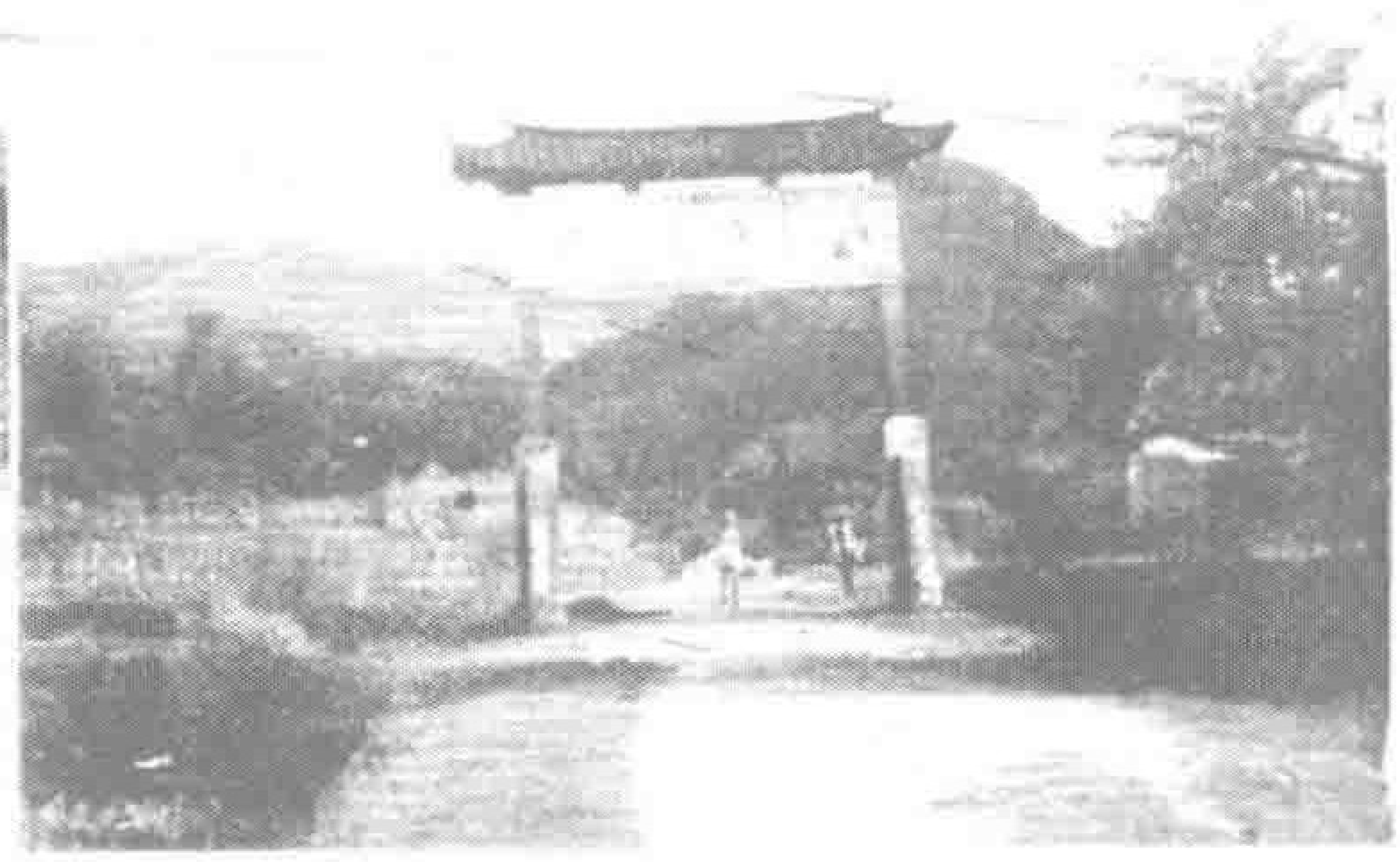
阿瑛



⇧永康港一名南溪，源出綰雲，風景甚佳，文林詩：「疏花綠岸一溪長」，即詠此。由金華至方巖須經此溪，圖爲公路汽車過永康港橋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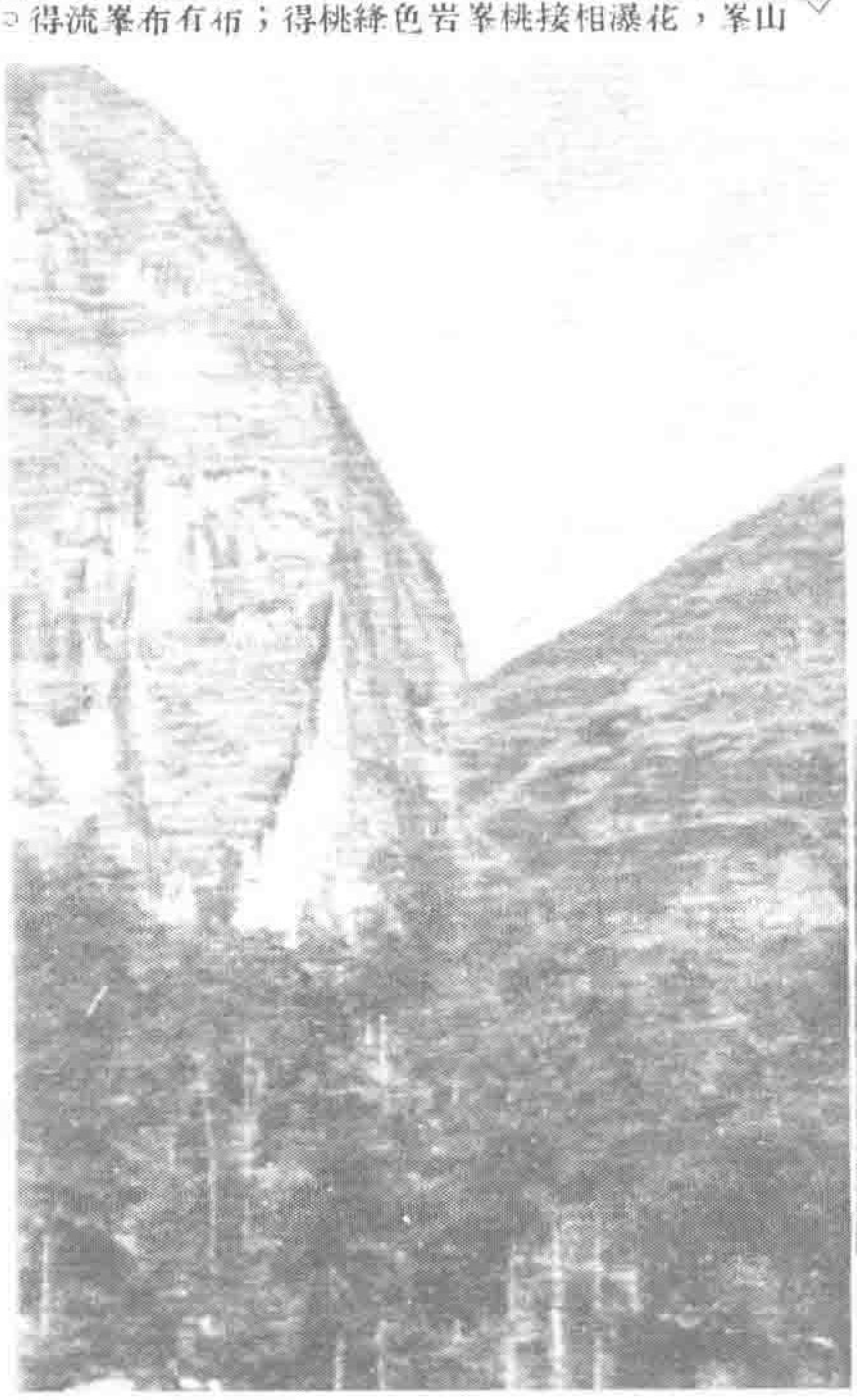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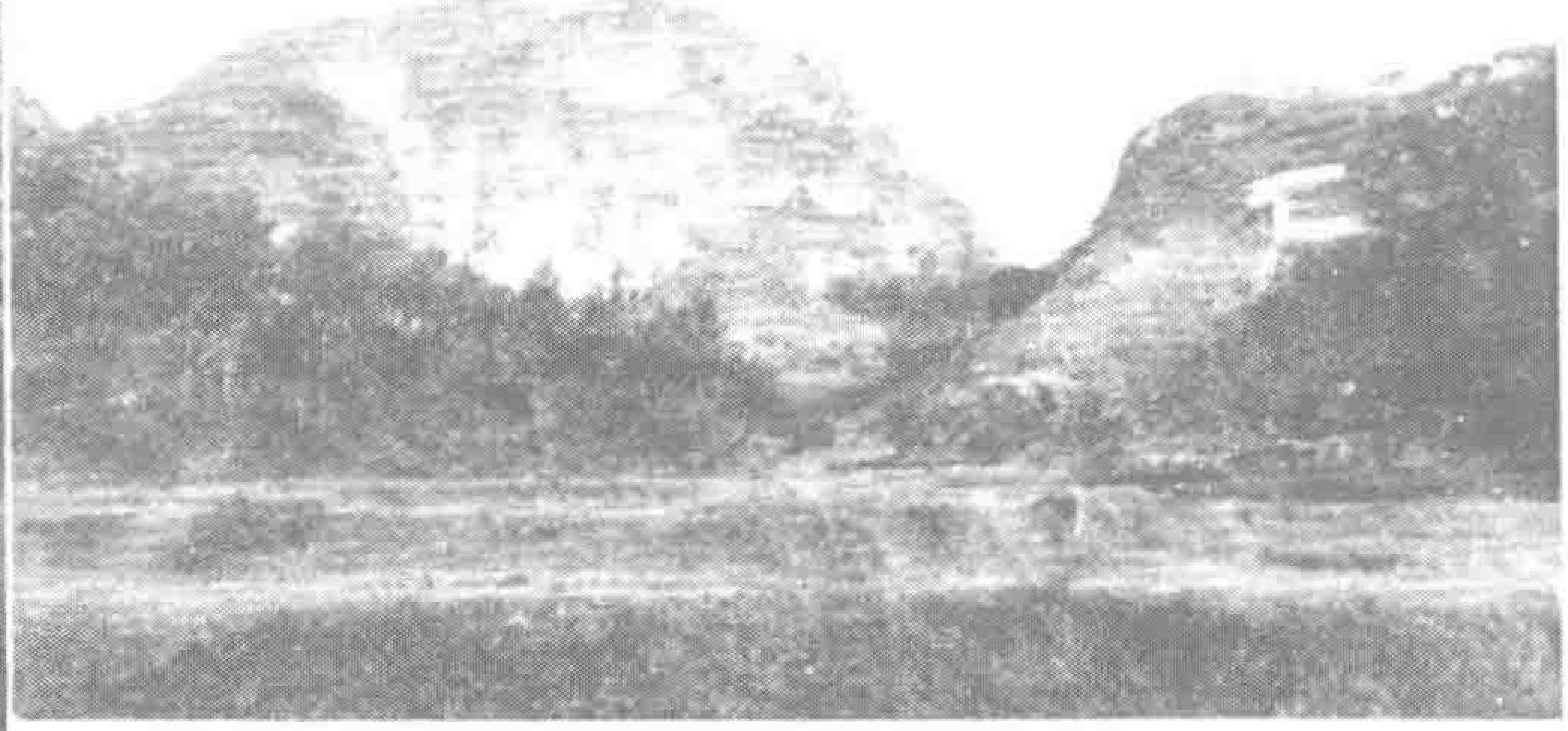
⇩壽山五峯，中桃花與瀑布相連接。桃花峯以岩石色淺絳像桃色得名；瀑布以有瀑布由峯頂流下得名。



⇧方巖汽車站前百步，有牌坊，過此便到了方巖勝境。

⇧石翁山在方巖支線旁，俗稱公婆山。其中有突起一峯全是巖石，形狀確似老翁，稱爲石翁。





⇧方巖三里壽山有五峯，都是石壁由平地拔起，五峯計爲：鷄鳴，覆釜，桃花，瀑布，周厚。圖爲覆釜峯，以形如覆釜得名。

旅行時裝

佛琴島爲美國仕女冬尾春初遊息的好去處，島上陽光普照，暖意洋洋旅行女子們的遊裝，新穎飄逸，別出匠心。這里擇尤介紹幾種如下：

這是婦女們遊覽和上街買東西時所穿的裝束，短袖長裙，格外把苗條的身材襯托出來。質料係棉製品，可以洗滌，顏色也頗美豔。





⇦航行裝必需具備輕鬆舒適和溫暖的條件，在海風飄拂之中，另有一種和諧的感覺。



⇨聖克羅格士島港口之一景，圖中人以漁家女裝束作爲新裝的藍本，大有來自水晶宮的氣味。

⇩海濱遊覽的新服裝，左面一個是三件裝，右面的是兩件裝，都係棉織品，色澤極美，在舉靜之中，不脫活潑之感。





⇦島上丹麥式古屋具有二百五十年的歷史，階石上的女子所穿者爲兩件式遊裝，上裝有條紋，顏色素雅絕俗。

首航孟買

沈繩一

招商局年來對開闢遠洋航線，其努力程度，有目共鑒。蓋商船到達之地，亦卽表示國家力量到達，其意義非僅簡單之商業關係而已。海菲輪第三次航程，係開赴印度西海岸之孟買港 BOMBAY，爲國輪之第一艘，全程計六千三百餘海里，沿途經香港，星加坡，檳榔嶼，仰光，加爾各答，哥倫布諸地。本文作者沈繩一君躬與南航之役，逐日留有記錄，詳述途中情況，娓宛動人，富於風趣，緣爲刊載，用以紀念招商局開闢遠洋航線之盛事。

編者

五月十七日

七時前開航準備工作完畢，船尾部囑實習生用繩索欄開，以免閒雜旅客進入，妨害工作。

潔攜茜女擬來送行，誠恐小茜，一時情急，叫喊『爹爹』。余堅辭此舉。一搩船人對「別離」二字，已無法重視矣。

菲輪準七時離北棧碼頭，是時潮漲，船首用拖駁帶開，稍向後退，急命水手攪緊前纜，其餘纜繩均鬆，再逐漸鬆前纜，候船主命攪進。

中午過銅沙沙嘴，船稍向南移，轉航向直放牛洋礁。

五月十八日

零時前上班，月色極佳，遠眺東湧山，殘燈半明不滅，乃輕吸板烟，以解離愁。余上船後，對吸煙似有好感，漫漫長夜，除水天以外，真伴惟『煙』而已。

五月二十日

二時半，天色昏暗，至輕風，風向東北東，正船首忽有一黑物移動，用望遠鏡看清爲漁船。目測距離約四浬，乃命舵工將舵稍向左移，蓋漁船右舷吃風，可以從容向我船右舷行過，殊不知漁船老大，是何居心，仍向左移動，並開始放出油燈，且大聲呼叫。余急用極左舵，並停車。距離僅五六百呎。不三分鐘漁船在右方船首約三十呎行過。此種漁船在廈門東椗島附近甚多，有些非至大船行近，不露燈光，天色昏暗時極難辨清。有時故意行近船尾，將計程儀割去，作爲『意外收益』。甚爲可惡。

午後一時許，已望見香港口外之橫欄燈塔，並有二巨型英國軍艦，在橫沖直撞，似在演習，船主命減低速度，以觀究竟。

三時半領江上船進口。泊A字十二浮筒。

五月二十一日

香港，這一顆英帝國皇冕上的珠寶，曾一度被迫，輕易失去。戰後英國政府對香港也並不十分注意，所以在剛接收時，一切建設進行遲緩，在觀望形勢之如何發展。但時至今日，英國似已看透一切。香港，他還是緊緊握住，繁榮市面的計劃，逐步推進，尤其是物價管制，極爲成功。一般物價，普遍下降百分之二十左右，尤其是美國貨，鋼筆比在美國買還便宜。摩凡陀手錶，猶憶在初到時售四百元港幣，而今二百餘元已可。

港地生活水準相當高，普通一般職員待遇，每月約六百至八百元，伙食小家庭，三口之家，每月約需三百五十元，房屋租費亦甚昂。每月恐在一百元以上，每月亦所餘無多。

東西以無線電最爲便宜，每架約一百七十元，較好者二百二十餘元。鋼筆派克五十一型，價五十八元。衣料日本貨極多，每每將金印塗去，冲作英貨，舊貨則集中於太平山。洋貨以皇后道捷成公司似稍覺便宜，在港購物，第一注意，卽皆能討價還價，以鐘錶爲最，卽先施等三大公司標價，亦可以七八折成交。小店往往更甚。外江佬尤其敲得利害。有許多日用必需品，政府規定公價，商家私自抬高則處罰頗嚴。

港地交通則有雙層電車，公共汽車，每次二角，不論路之遠近，沿街亦有出租汽車可叫，論鐘點計算，與九龍間有渡輪，不出五分鐘，二方對開，亦爲二角，惟油痲地渡輪碼頭，扒手極多，不可不小心。上山在花園道可搭上山電車，至山頂，別有風味，電影以皇后，娛樂，利舞台爲頭輪影院。票價普通二元四角；吃食甚貴，皇后道西段有午餐，約三菜一湯，普通在二元左右，果腹而已，咖啡店似以皇家行樓上比較便宜，環境亦頗幽靜；近郊名勝地點，可去游泳之淺水灣，旁有飯店舞廳，惟爲人常月包住，普通人不易租得，西人則多赴深水灣，公共汽車每日有班，價七角，在統一碼頭按時開行。如有餘暇，不妨去澳門一遊。

香港調換外幣，完全公開，在干諾道一帶錢莊，調換比較吃虧，法幣之調換率，二年前二千元可換港幣一元，目前則二十萬元以上調換一元。如小鈔則更少。

從前上海之公共租界可以形容目前之香港，舉凡失意政客，富豪巨商，各舞女，交際花之流皆目爲天堂。目前上海紗廠南遷，因技工，廠址，日貨在港傾銷等等問題，形勢不如理想美滿。

五月二十八日

昨日服務生副領班郭君，不愼墜入艙底，急送瑪琍醫院急救。今日香港水警署派人前來調查，並告郭君傷重身死。余與大副三副同去水警署筆錄當時情形，余偶見壁上掛有各國輪船公司之公司旗，但遍覓我招商局不得。是否遺漏仰別有用意，不得而知。復至瑪琍醫院驗屍。

郭君爲局中服務生訓練班畢業，平日作事頗爲勤奮，現因公殉職，全船仝仁羣起募捐。爲郭君辦理善後。

五月二十九日

十時前旅客上齊，由領港駛至檢疫錨地，由香港政府移民局，海關，檢疫署檢查。

午後忽大雨傾盆，接菲列濱氣象台報告，謂低氣壓在東京灣向東北東旋進；另有一低氣壓在菲列濱之煞瑪附近盤旋，可能成爲颱風。

六一—二四四

午後三時開行，過綠洲島，傾盆大雨，有如濃霧，船主決囘航香港避風，泊昂船洲附近，不敢遠離港界，恐遭盜刼。

晚飯後，忽報船首起火，急出視看，爲左面錨鏈管中有火焰冒出，命水手取滅火機冲射。舵工欲施放警號，余看火勢已大部息滅，反而驚動乃止之，吾國人缺少訓練，結果看的人多，做事的人少，影響秩序。推究原因，恐大部爲起錨時將海底戰時遺存拋下之爆炸藥品帶上，經摩擦發熱而燃燒。

五月三十一日

氣象台發出颶風警告：中心約在東經一百三十度，北緯二十度處，速率十二浬向北東北推進，離中心五十浬，風力增大，至一百十浬處，風速則爲每小時三十五浬。

非輪已避風一天，視颶風行進方向，可以避過，乃決定開航，駛星加坡。

由香港去星加坡，有二線可航，一爲天氣良好時，在香港南面CAP RO-CK.離船六浬處，取眞針路一百八十五度，航三百四十浬至東經一百十三度二十分，北緯十六度十分處，近東沙羣島，改航眞針路二百零八度，行四百十五浬至東經一百十度零六分，北緯十度處，改駛二百十四度之眞針路，行五百三十浬，至東經一百零五度零七分，北緯二度三十三分處，改駛二百零一度眞針路，航八十餘浬，卽達馬六甲海峽東部；如氣候不佳，在東北季候風時，則循菲列濱及婆羅洲海岸至馬六甲海峽，多行二百餘浬。船主因現時颶風常常發生，先直航海南島，過東京灣轉向安南半島之爛泥尾直航麻六甲峽東角之「嚇斯勃」燈塔。以防颶風來時隨時可擇錨地避風，蓋本輪爲客輪，宜以妥善爲上策。

晚飯後，旅客等在臥室旁高聲閒談，無法入睡，雖促請客運人員勸離，亦不能持久，余之値班時間爲零點鐘至四點鐘，十二點鐘至十六點鐘，晚飯後卽須睡眠，方不致於午夜起身値職，精神不濟。吾國人每多不知船上人員之工作時間，且無集團生活之習慣，每個人規勸，亦煩不勝煩。乃作打油詩乙首，實貼窗外，以觀後效，詩曰：

各位仁人君子，費點功夫請看。
本人日夜工作，需要充足睡眠，
在此頂好肅靜，聊天請改地點。
顧影日漸消瘦，性命究竟値錢，
損人並不利己，實在陰功積德。
南無阿彌陀佛！吾主阿們上帝！

六月一日

淸晨雜聲甚少，諒係打油詩之功。

關於颶風之預兆，有如下各點，宜注意及之。

一、晴雨表在二九．五三吋時，注意颶風之中心，逐漸下降至二九．四五吋時，亟應找尋錨地；

二、巨浪之形成，有時並非受常時之風力吹動，乃爲遠方颶風之餘波，此種風力每小時可行一百七十浬左右；

三、颶風中心處之浪形，爲角椎形；

四、颶風頭實較中心危險，不必試航，此爲極危險之事，尤其近海岸時，無冒險之必要；

五、大陣雨過後，颶風可能暫時分散，巨浪亦會消滅，但不久能復吹來，此種現象在風過大島時常有發生；

六、海岸航行船隻，接颶風發生警告後，宜在未下雨前找尋錨地。

六月二日

淸晨上班，風力越吹越大，船前後動搖甚烈。

中午依稀望見安南東南角之小島，航眞針路一百七十四度，已加二度之風差，但風力逐漸增强，乃報告船主，再加八度。

十五時半，太陽羞羞露臉，急測其高度求經度時，爲一百十度零分，與推測船位相較，船可能移向外七浬。

六月三日

天氣轉晴，惟風力仍大，且時有閃電。

中午作子午高緯度與推測船位相差五浬，爲九度二十八分四十二秒。

午後再作一經度時，比較相差甚遠，但余意三小時餘之航程，風力並不大，頂風，裏外差或許不會太遠。

六月四日

風力大減，三時許有一大客船從左舷駛過，推測船位當不致離航線太遠。

八時半作一船位線計算，實測二高度相差十浬，眞方位爲六十七度。中午之緯度與推測船位之緯度相較差四浬，船快計程儀較慢。

六月五日

八時遙見安納勃羣島，測目標所得準確船位與各人之天文計算船位相較，差度在六浬左右，船實向東（朝內）移動。

六月六日

二時半已遙見馬六甲海峽東口之「嚇斯勃」Horsburgh燈塔，尙是散光。未過水平線。

來往船隻甚多，讓船總以先讓爲妥，頂頭者以讓往右邊爲妥。

下班前報告船主燈塔望見。

車頭（機葉每分鐘之轉數）開慢，擬於破曉時過嚇斯勃燈塔。

九時進峽，十一時許拋錨於檢疫錨地，左錨鏈下落時，忽將吊鉤殺車拉斷。

將時鐘撥慢三十分鐘，以符合星加坡標準時間。

移民局規定每人只准攜帶四十五元星幣上岸，普通船員如船開不在船上則處罰二百五十元。

六月七日

星埠星洲日報，南僑日報，南洋商報，中興日報等記者十餘人來船參觀。參觀儀器部份由余解釋，並參觀客房，咸感滿意，對三等艙位之設備，稱讚不止。過去『遠洋』所給予僑胞之不良印象，已一掃而空。

星加坡位居馬來半島之極南端，爲一全面積二百二十平方哩之小島，在一千八百十九年，西人官員從印度來者，因其地理位置爲一良好之船舶避風地，闢爲自由港並爲英遠東海軍基地。一切建設，均全爲吾華僑力量。戰前人口爲五十四萬餘，其中外人僅七千餘名。馬來人及印度人約佔十餘萬人，餘均爲吾僑民。

來往歐亞船舶，星加坡爲極重要之港埠，最多每年約有一萬三千餘艘船舶進出，出口爲橡皮，錫，鳳梨，椰子，咖啡等物，進口除酒類油類外，餘均可免稅。鐵道除馬來半島各大城市外，北達曼谷。市政交通有無軌電車，公共汽車，出租汽車掛有黃色H字牌，沿街均有，規定不得超過三人，每小時四元（一元約合港幣一元八角）不足一小時可依路遠近計算，略可討價還價，爲普通市民代步工具。三輪車坐位則位於踏者左方，低僅離地一呎，較上海舒服。飛機至歐美亞各地，每日均有數班。

星埠氣候，雖地近赤道，然受海風影響，常年氣温均在八十五度左右，傍晚涼風習習，毫無暑意。潮之漲落差甚小，有時僅數吋。每日午後總有一二次

之大陣雨，隨即豁然清朗。東北及西南季候風影響甚小。

初至星埠，不疑身在國外，蓋接觸大部為華僑，以廈門籍居多數，婦女穿旗袍及洋服者甚少，均為圓角短襖，長褲，臀部顯出。眞可謂婀娜多姿。僑民教育特別發達，皆能說流利之國語，為可喜之現象，且團結力極強，過去對祖國之捐款，各地華僑唯星加坡馬首是瞻。但現在左右分明，非右即左。鬥爭頗烈。蔣總統就職典禮，慶祝者有之，焚燬相片者有之，有勞英國人出來干涉。目前國步較抗戰前尤為艱難，正應團結一致督促政府，肆意漫罵，徒然分化實力貽笑外邦。智者不為。

星埠博物院，收藏極豐，植物園樹木衆多，不啻為一大森林，內有猴子，不計其數。投擲食物，則羣出爭取，有時直立索取，生人不畏。影院有四家，有一家專映國片，高尚娛樂場所，有大世界，新世界，快樂世界。佔地甚廣，內有舞廳，京戲，粵劇，歌唱，電影遊戲，馬來舞，印度魔術，雜耍，招相館，咖啡室等，新世界尚有一黑洞，進入伸手不見五指，車行甚速，突然亮出一披頭散髮小鬼，伸手直指，候將近身前，忽然熄滅；俄而行近一棺，至則棺木蹺起，一屍身直立，諸如此類，各種鬼魘不一而足。起先似頗驚恐刺激，以後已在意料之中，亦無所謂。余見有攜小孩進入，似覺未妥。歌曲則海派流行歌極受華僑歡迎。星埠娛樂場所幾全為前天一影片公司邵氏兄弟所包辦。

晚本局在星代理行中南興業公司林君邀宴於大同酒家。

六月十一日

九日由星開檳榔嶼，全程四百餘浬。

航行麻六甲海峽，甚為平穩，且日間有顯著目標，晚間亦有燈塔。惟過一拓礁，稍加注意，日間駛過亦可放心。

零時上班不久，忽見二個閃光，一為九度，一為三百五十五度，所交之船位離推測船位甚遠，且在航線外四浬。依據計程儀離庇能尚有六十餘浬，現僅四十浬，推測該二燈塔一為嶼南角之對空燈塔，一為南水道口外之浮樁，如為嶼北角MUKA頭燈塔，光度達三十五浬，離推測船位尚遠，二燈塔所測之船位與推測船位均不可靠。一小時後前面之燈光忽變紅色，及後又望見隱隱之山形，乃決定前面為南水道外 RIMAU 島之燈塔，在二百三十度外則為紅色，蓋紅色區內有四百七十呎之馬鞍山，由此進口為危險航道，後面者為MUKA頭燈塔，急報告船主。船超前十浬，預計早一小時到達。

八時許英籍領港領入檳城北航道，拋雙錨。

上岸街道甚為整潔，尤以沿海濱一帶，椰樹高聳入天，住宅皆精巧實用，均為華僑所居。惟椰子味甚觸鼻。僑民皆衣新衣，乃思及今日為農歷端陽佳節。海外華僑尚能欣度佳節，而國內則烽火遍地，能有幾人可笑逐顏開過節。每逢佳節，吾中國人民不知如何是好。

林君借得轎車三輛，乃暢遊檳城各名勝：

一、蛇廟　廟為中國式，甚為簡陋，僅大殿一間，供清水祖師公，像前供奉小青蛇數十條，盤臥於各式花瓶上。另有一小池，藏有花式大蛇二條，身長約二丈，而其腰身直徑，猜測在三吋以外；主持指為大蟒蛇；

二、極樂世界　馬來語為黑水廟，廟宇顏色鮮明，似為胡文虎捐錢所造，蓋一入門即有胡文虎三個大字。沿長廊拾級而上，至一水池，中蓄大小各式烏龜，不下五十頭，有縮頸而眠，有徐步來去，有張口食葉，煞是洋洋大觀，穿花壇入極樂殿，佛身金色耀目，有觀音有如來，右過解脫門，則彌陀笑面相迎，韋駝持棒相向，四大金剛則一如國內，門後矗立一塔，八角形，高七級，黃白二色相隔，供有玉身神佛，面貌甚生，不知其何許神也。塔下有二大岩石，遊人刻字甚多，不及細觀。順路而下，路旁有破燬大砲二尊，不禁觸目驚心，是否為日人所留下，路人咸不知。

車循公路行甚速，二旁盡是椰樹，熱風吹來，不覺沉沉欲睡，過一處為鳳山寺，坟墓甚多，石砌者類如閩粵式，泥砌者則為江浙。至庇能山脚，高二千五百餘呎，山坡斜度極高，爬山電車，須分二節方能到達山頂。時間不及，未能一坐為憾。

去植物園，規模較新嘉坡尤大，有一瀑布，因利用其發電，未能參觀。

晚租騎車，每小時二角，沿海濱觀光，華僑男女學生甚多，均並肩踏車，五六人一羣，其樂陶陶，去中央通訊社訪石主任海嶺，前為船校教師，暢談甚歡，石師已在檳成家，租居小房洋一幢，有網球場，出入汽車。租費每月一百元，零用伙食約一百五十元，三百星幣一月，生活頗舒適，入晚治安亦佳，不若新嘉坡，十時後街上獨行，有被搶之危險。

娛樂場所電影院不多，有專映國片者，新世界則不及星加坡堂皇。

六月十六日

由庇能航仰光，過SAYER島穿墨吉羣島直趨仰光，全程七百餘浬，一路風平浪靜，視線清楚。於今晨到達仰光河之領江燈船，由英籍領港駛至仰光，到達拋錨調頭時，左錨鏈裂斷，沉入河底，幸未傷人。是時適為報務主任錢津兄患心臟衰弱及脚氣，挽救乏力，氣絕身亡。旅緬江浙同鄉會派莊管二先生來船照料安葬，熱心可佩。

六月廿二日

仰光有三黑三多，即烏鴉多，蒼蠅多，黑炭多。街道不潔，物價奇昂，一碗麵三個羅比，合國幣在一百萬元以上，其他可知。婦女面上，喜塗土黃色之粉，毫不美觀，聞為防蚊之故，非專為裝飾。男人服飾，圍以花色裙，如此熱天，尚穿薄呢絨之短襖，足穿拖鞋，是為標準禮服。婦女則除花色圍裙外，上身僅衣白色薄紗，長及手腕。名勝之地如下：

一、燕子湖　離市區甚遠，有船員青年會在，免費招待船員，可划船游泳。

二、大金塔　高四百七十呎，全為塗金，塔頂據謂有一重七十五克拉之金鋼鑽，緬人信佛甚篤，日人佔領時亦未曾絲毫損燬，進塔必須脫鞋赤足，拾級而上，沿石級擺有花攤，玩具攤等，實如上海之城隍廟，走完石級為一極廣寬之平台，大金塔矗立正中，其旁有無數小塔，共有佛三百六十五尊，每尊生日不同，生日與佛相同即供奉何佛，幸運者香火極盛，敬佛時獻花，膜拜焚香，洒聖水，口中默念。否則僅鴿子在門前飛翔而已。另有一室陳列信徒奉獻之象牙，金銀器飾，古玩等，皆為貴重之物頗可一看；

三、動物園　門票二個安那，內有虎，豹，象，獅，鱷魚，穿山甲，蛇，鳥等，尤以蛇更多，約十二種，有一呎長細小之青蛇，有三丈長之粗蟒蛇，眞是洋洋大觀，象每逢星期可牽出坐騎，收費四個安那。

七月五日

六月二十三日離仰光，沿緬甸南岸過伊洛瓦底江下游口，江口BARAGO

A燈船不見，恐移動位置。傍晚烟霧迷漫，六時許望見安達曼羣島極北端之 PREPARIS 小島，航北水道，南水道水雷尚未掃清，改取眞針路二百三十七度，直放錫蘭島東部。二十五日起，接哥倫布英海軍電台報告，低氣壓在北緯二十度半，東經八十八度半，加爾各答恆河口附近，而西南季候風由四個風力增至九個風力之大强風，該電台收集孟加拉灣及阿拉伯海各艦隊之報告，電力極强，呼號爲G. Z. H.，船左右前後搖動，甚爲劇烈，幸在仰光裝鉄五百噸壓艙，否則不知顚波至如何程度，浪距甚長，致使船頭撞入浪中，轟然一聲，有如碰山，工作人員，大半暈船，船長亦因辛勞過度，發熱臥床不起，八晝夜無人得能安眠，主軸與推進器接頭處，六隻大螺釘，裂斷四隻，第一艙底帽釘裂落，微有漏水，船僅行五浬，預計十一日之航程，目前則需二十餘日，燃油僅三百餘噸，每日消耗二十七噸，不能超過十五日，險象環生，只好歸之命運，做一步是一步。幸風浪雖大，陣雨雖多而雲層不密，尚能每日測天，中午之天文船位與推測船位，相差不出二十浬，船實慢。二十九日風浪稍息，午後以時許，預計可望見錫蘭島東之 BATTICALOA 燈塔，但一片迷濛細雨，視線不清，妥愼起見，請示船主，改眞針路一百八十三度，沿岸南行。三十日中午，測子午高緯度爲北緯六度零七分，船約在錫蘭島東南二十餘浬處，正行間隱約見一高峯，余推測爲一千三百呎之高峯，船主意調航向，忽雲層濃厚，大雨如注，一浬外不辨目標，余意不妨依子午高緯度航向行進，總可望見陸地。未半小時雨漸退，山形漸多，俄而見一燈塔，乃急用測深儀，水深約十七拓，無線電探向器所得一放射電台，呼號KG，波長四百KC，告地理位置在東經八十度二十分，北緯六度零六分，在本船一百七十二度，高山，燈塔，水深，及 KOGGALA 電台各方位，確定船位在東經八十一度半，北緯六度零七分。燈塔爲大底燕 GREAT BASSES REEF。八日來提心吊胆，至今方始落下。此後越馬拿爾灣，過固隆，可城，馬哧，科亞，阿拉伯海印度西海岸，山形平坦，極少顯着目標，惟一路均可遙見燈塔，離岸七浬航行。至今晨九時望見孟買口外燈船，船長健康仍未恢復，由大副代理，余去船首暫代大副，不料拋錨過遠，領港船來燈號，請行近領港上船，孟買港航道最深三十四呎，碼頭有三：曰『亞歷山大』，『維多利亞』，『公主』。均有船塢，便於起卸貨物，有鉄道聯絡直去車站，火車運用電力，比較清潔。其中『公主』船塢，聞曾在戰時炸藥爆炸，損壞極重。

孟買爲一小島，街道寬闊整潔，威爾斯公主博物院，値得參觀，各種動物幾搜羅殆盡，古物石塊人像爲第一世紀之古物，模型中有我國十殿閻王。

『靈甫』軍艦適由英返國，靠孟買觀光，印海軍及華僑舉行雞尾酒會歡迎，船長因病，囑余赴會，身處異域，目覩我國海軍，衷心極感興奮，翌日邀去參觀，聞該艦在英練習作戰實彈射擊時，曾三發三中，英軍司令頗覺驚奇。

海非客貨輪此次航至孟買，全程計五千七百五十四浬，共六十一天十八小時又十九分，其中航行二十七天另九小時，平均速率爲九海里半，消耗燃油九百七十一噸，載客四百六十二人，其中印人六名，英緬人各一裝雜貨二千噸。因爲第一次試航，沿途受華僑歡迎，領事招待，外商注目，一般人士爭問船長是否爲中國人，及至知全船工作人員無一外人，咸表快慰。尤其外商競爭頗烈，甚至不擇手段，散佈謠言，例如初至孟買，以拒絕入船聯公會，威嚇外人代理，後在外揚言本輪在大風浪後，須入塢修理一月，致使貨商裹足；本輪至加時，某外輪公司專派二輪競攬貨物；未至檳榔嶼前，告客謂本輪已裝足貨物，不必等候……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目前吾國遠洋航線之發展，第一須奠定南洋航線，求南洋線之擴充，做到中國人，中國商貨，用中國船運送。即代替戰前日本船，太古怡和船。此步工作，說來容易，做做亦不難，看人爲的力量如何。因此略有幾點感想：

一、航線支配問題　目前南洋貨物以雜貨居多，零星噸位，宜分段以二三千噸之小船行駛，先求其船期必須準確，以便代理行家承攬貨物，否則如欲船期準確，則必空載，滿載則又就誤船期之弊，如有整批大量貨物，可專派大型船裝，注意不必貪圖幾十噸貨物另去一港口，因航線問題有時收來水脚即付燃料費亦嫌不足；

二、技術問題　船舶機械，因其日益求新，不敢說外人比我們弱，但海洋航行人員，其機警，謹愼，忠心，判斷力，實勝外人，蓋外人行船，有時如同兒戲，不要以爲外人個個負責，以海非輪本身而論，自仰光開出，遇强大之西南季風，船主辛勞過度，兼之營養欠佳，身體發熱，即由大副代理，同時二三副亦代理大二副工作，雖無執照，但並無困難意外之事發生，故使各埠英人港務長，大爲驚奇欽佩，在此應正告吾國航商，注意及之；

三、人事管理問題　一個中國船長和一個外國船長在管理船舶方面，整潔，紀律，有時是外籍船長好，但這總不是中國船長能力差，因爲莫明其妙的阻力大，爲什麼呢？說來痛心，就是因爲不是外國人。這裏想提到二個問題，第一用人，『任用私人，這是吾國通例，一百年以後，無論國家進步至如何程度，我推測還是一個通例，但這不一定是壞事，只要『私人』的確是想做點事，壞就壞在一個『濫』字，濫字是監字從水，水流無法監督疏導，一片大好山河，就弄得一塌糊塗！第二是公會，會員應嚴格審核，對會員之福利事業，竭力設法改善而不必着重在用人權，調動人事，否則少數不明事理，不努力本位工作之普通船員，容易養成惰性，以爲公會可以幫他找職業，這條船不做，儘有旁的船可幹；大有「勿要擺拉心浪」之慨。

四、福利問題　欲求一個機構工作效率好，最要莫如將員工福利辦好，郵政海關，可爲前車之鑒，而航業機構更其重要，蓋航海工作人員，對狂風駭浪之搏鬥，一星期或許十天，甚或過之整日夜無法安眠，船舶本身本爲一複雜行政單位，不但處理有關技術，業務，人事，甚至法律，兼之隨時有意外發生，而且必須當機立斷。一旦國家有事，即爲海軍人員，其本身所負責任之重大危險直接對國家之貢獻，不言而喩。吾國通病，所謂福利，着重主管人員，以爲其能安心工作即可，致使一般員工有不平之感，極爲失策。原則方面似應對『人』，不必對『職務』；要『嚴格』，『公平』，不可徇私。

以上幾點，完全是私人一種看法，實際上總有困難，筆者原意，在航業初現曙光，略具規模的今天，願望減少阻力，使之發揚光大，能在我們這一代，看到世界上每一角落有我們的航海旗，這多叫人快慰的一件事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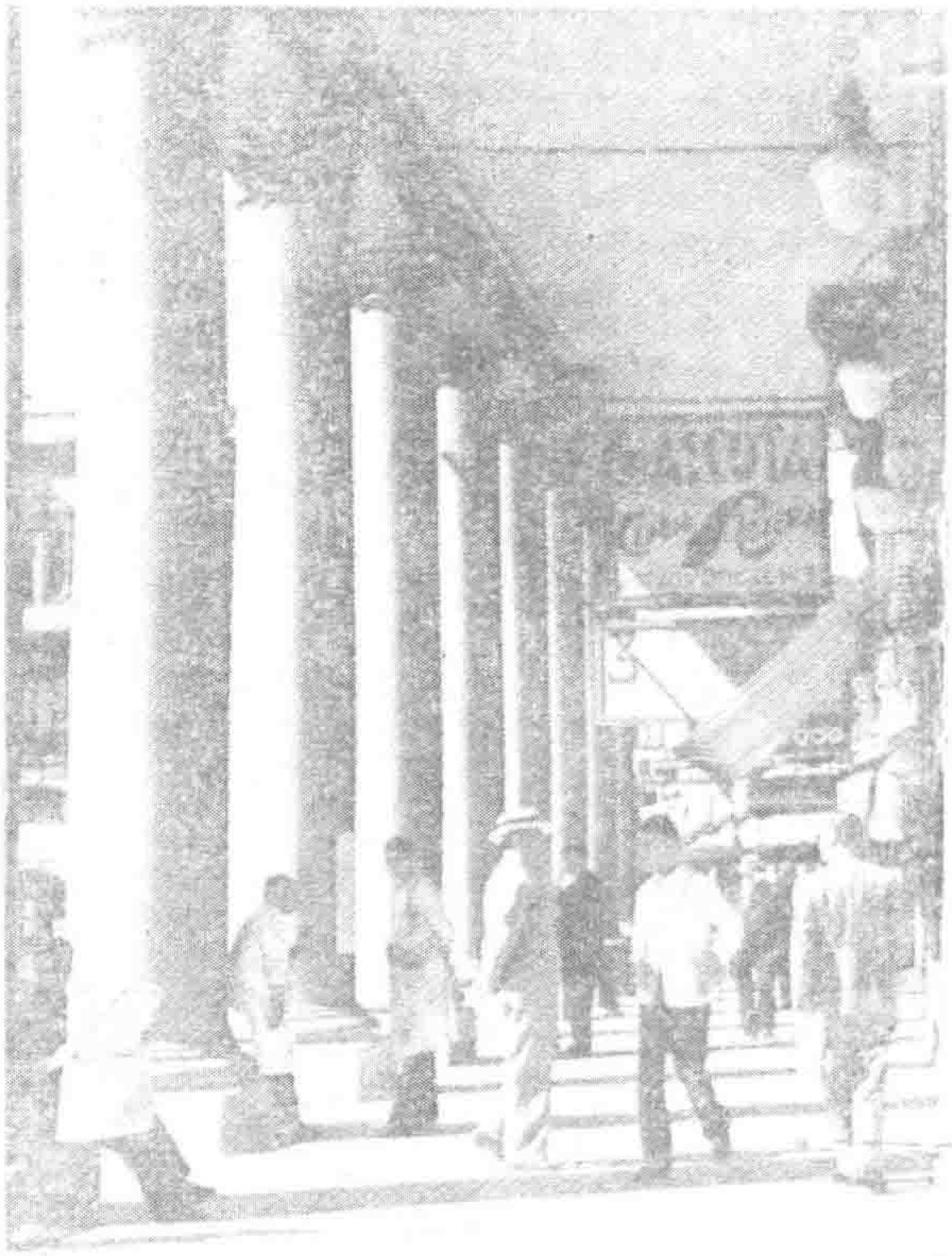
紫色平原的烏拉圭（譯）

Luis Marden 原著
碧溪

七十多年前，一位美國作家赫特遜氏在遊覽了烏拉圭後寫了一本「紫色的平原」來形容那裏的一切。他所見的烏拉圭當然還沒有經過近年來的發展和建設。那時候這還是一塊廣大的牧場，遠遠看來是紫綠色的一片。今日的烏拉圭，雖然仍舊有規模極大的牧場，但是已不像以前那樣普遍，最多的是規模較小的牧場。這裏的土地有百分之八十至今仍用來飼養牛羊等畜類，可是農業的地位已愈來愈重要了。

烏拉圭位在南美大陸的東南部，東與南兩面靠海，西面隔着烏拉圭河與阿根廷為界，北面和東北是巴西。它是南美洲各國中面積最小的一個，但是人口却最稠密。雖說稠密，但在烏拉圭內地旅行的人們，常常會經過幾十哩路而不見到一所屋子和一個人影。烏拉圭大學裏的一位地理教授對我說：「不要以為我們的土地很小，這不過是相對而言的。在地圖上看起來我們的確很小，那是因為四鄰的國家實在太大的原故。倘若和歐洲來比，把比利時，荷蘭，丹麥和瑞士都放在烏拉圭境內，還有不少地方多出來呢！」——（烏拉圭的面積有十八萬七千方公里——譯者）

在亞馬孫河流域以南的整個南美洲全靠兩條大河灌溉，一條是巴拉那・巴拉圭河（Parana-Paraguay），另一條便是烏拉圭河。這兩條河都長達千哩以上，灌溉了半個南美洲，最後匯合為一，成了廣闊的拉巴拉太河，（Ris de la Plata）到底是河，是海灣，還是港口，直到今日地理學家們還在爭辯不休。小小的烏拉圭便在這拉巴拉太河的左岸，它的整個領域成梨形。因為它的位置關係，又稱為「東方地區」——因為在拉巴拉太河東岸。直到今日，烏拉圭人仍喜歡人家稱他們為「東方人」。



蒙脫維的亞的大街兩旁具有拱廊，和上海金陵路的相似。

烏拉圭的面積雖小，教育却非常發達。這裏的學校完全免費，所以烏拉圭人從小學開始直到大學畢業，不需化費分文，連書籍也免費供給。這一點連教育最發達的許多大國也要自嘆不如。除了教育外，這裏的社會立法也異常前進。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烏拉圭便實施每天工作八小時的制度。南美各國中採用這種制度的以烏拉圭為最早。後來又規定實行發給養老金的制度。烏拉圭政府還主持保險事業，並且經營全國的鉄道。這裏的無線電台除了私人設立的以外，在首都蒙脫維的亞有一家國營電台，整日播送各種古典音樂和流行音樂，繼續不斷，中間並沒有任何商業廣告。所以愛聽音樂而不願聽廣告宣傳的聽衆們隨時能欣賞到美好的音樂。

烏拉圭的首都蒙脫維的亞（Montevideo）便在拉巴拉太河岸旁。這裏的一切都仿傚巴黎而建造。街道寬闊，並且有不少廣植樹木的廣場。還裏最大的一條街叫十月十八大街，兩旁排列着許多露天咖啡館，加上全市許多雕像和公共紀念物，使蒙脫維的亞更像法國的首都。

蒙脫維的亞有居民八十萬人。這裏沿河岸的一區內，雖然多高大的建築，但是市內的大多數房屋都很低矮。我和一位烏拉圭的地理學家拉哥瑪雪諾教授坐在一家俱樂部的陽台上喝咖啡，俯視便見到拉巴拉太河。我便問道：「教授，倒底這是什麼？海灣，港口還是河？」因為我自己是一向稱它為港口的。

我的問話使這位教授精神一振，滔滔不絕地開始說……「啊！

正是這個問題！其實它兼有三者一部份的特性。按照國際法看來，這是一條河，那末它應該屬於岸旁的各國，而且這是全世界最闊的一條河——一百三十七哩。」教授一面在我的札記簿中畫着圖，一面繼續着說，「初看來，你或者以為這是一個港口，但是從地理學者的眼光看來，它不能完全符合港口所具的一切條件。發現它的璜迪茲．莎里氏，在一五一六年初次見到它時，稱之為淡水海，這倒是一個很不錯的名詞。這兩條河從上流挾帶來的淤泥極多，所以在拉巴拉太的底層現在已積了三十呎深的泥沙，吃水太深的船隻不能直駛進來，常常有船隻因此擱淺，要等潮漲時才能再浮起來。」拉巴拉太河中的水勢並不猛，漲潮和退潮時相差最多祇三呎左右，但是風向却有很大的影響，風勢猛時可以使河水漲落五六呎左右。河水所含的鹽份亦因風向的不同而轉變。有時水幾乎完全不含鹽質，到風向轉變後，便和海水一樣鹹。

烏拉圭地處南半球，所以一年四季的時間與北半球正相反，一月中旬正是盛夏；而且寒流來自南方，熱流來自北方。一位烏拉圭人告訴我，在春天時，常有大羣的企鵝從南極附近一帶遷移到烏拉圭沿岸來躲避南極猛烈的暴風雨。對於一般來自北半球的旅客，處在這種氣候中似有特別的感覺。

烏拉圭的工商業中，最主要的是羊毛和肉類。多年前，烏拉圭飼養牛類的最大目的是取皮革和牛角，現在皮革業雖然仍很重要，但是最主要的是出口的牛肉，有冷藏、罐頭、和牛肉汁等種。烏拉圭有三家巨大的製罐頭牛肉廠，其中一家國營的工廠兼營國內外的生意，其餘兩家便專營輸出至國外的貿易。市上所買的稱為corn beef的鹹牛肉便大半是烏拉圭的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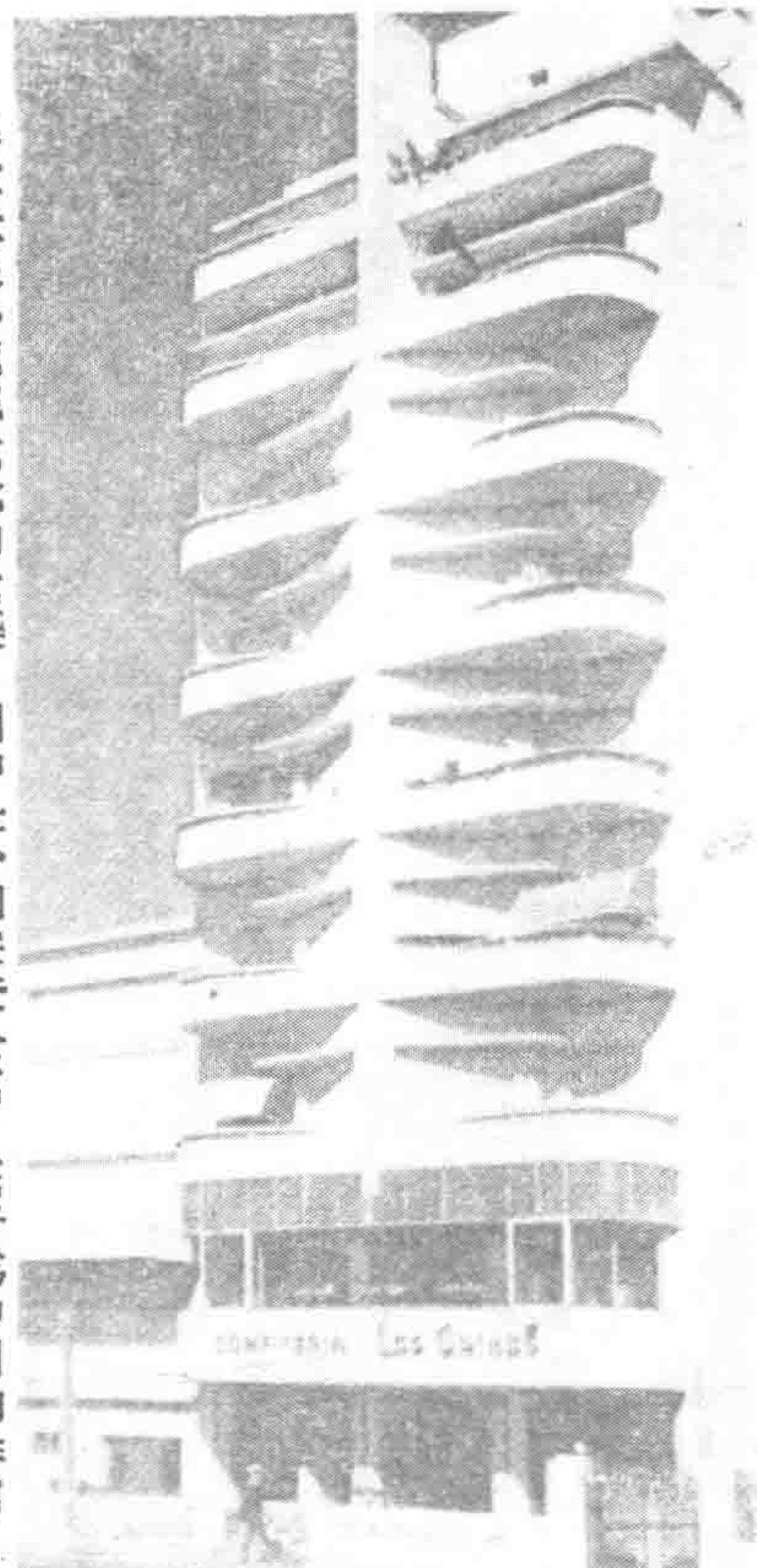
這些罐頭肉類的滋味當然不十分精美，要嚐真正的美味，需到烏拉圭許多稱為「派列拉」的烤牛肉舖去。這裏有戴着白色大帽子的廚司用叉子叉着大塊的牛肉放在紅紅的炭火上轉動着烤炙，那牛肉裏的鮮汁一滴滴地滴在炭火中，發出嗞嗞的響聲，烤到恰到好處時，那廚師便將它挑在盆子裏。香熱多汁的烤牛肉，加上一盤色拉和一瓶紅酒，包你吃得津津有味稱心滿意。

烏拉圭人吃晚飯的時間很遲，常非到十點十一點不開始。我從美國的瑪亞米海灘乘飛機前往蒙脫維的亞時，同機中有兩位烏拉圭人請我在到達的第一天去吃晚飯，地點在蒙城郊外的一個露天飯店。這裏的廚司，用一根像劍那樣的鋼籤斜插在泥土裏，另外一端便戳着牛肉或羊肉，在炭火上烤着。侍者將那盤牛肉送過來時，兩位東道主中的一個便自己動手拌起色拉來。他一面放着油鹽一面說：「我拌色拉的秘訣是：用鹽要像智者，用油要像浪蕩子，用醋要像守財奴，拌時要像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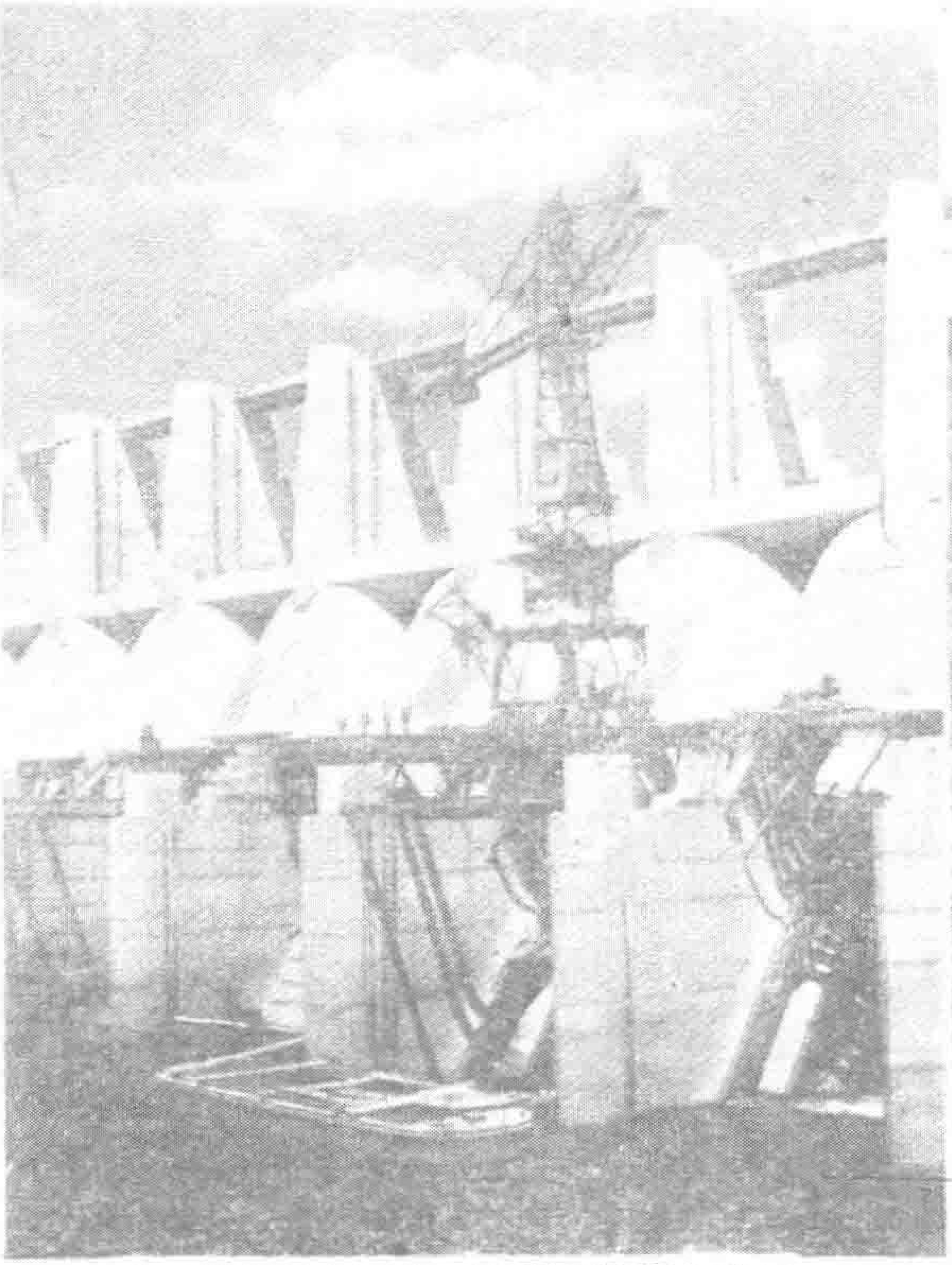
蒙脫維的亞和烏拉圭全境的人民大半是西班牙人、義大利人，以及他們的後裔。當地原有的土人，在歐洲人侵入南美大陸後奮勇抵抗，因此到現在這裏已沒有一個純粹的印第安土人。這些土人中最兇猛的是一種却魯阿人。在一八三二和一八三三年時，剩下的幾個却魯阿人也被送到巴黎去作為人種研究的對象了。蒙脫維的亞全市各處都有義大利式的咖啡館和烤肉舖。全國各地義大利的名字異常普遍，在拉巴拉太一區中尤多，所以這裏的西班牙人說話時也帶一些義大利的語調。但不論是西班牙人或是義大利人，這裏的咖啡館中都充滿着友好和歡樂的氣氛。人們坐在人行道兩邊的桌子旁，一面慢慢地欣賞着小杯中極濃的黑咖啡，一面熱烈地討論着政治、文學、藝術等問題。較大的咖啡館中，有一個五人樂隊，包括鋼琴，小提琴，低音提琴，和兩隻手風琴，所奏的音樂都是探戈舞曲。這探戈舞曲雖然發源於阿根廷首都布里諾斯．艾利斯，可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一首 La Cumpasita 却是一位烏拉圭作曲家的作品。

次於肉類和羊毛的第二大實業是遊覽業。尤其因為毗鄰的阿根廷首都絕少海濱遊憩的處所，使烏拉圭的遊覽業更為發達。一九四七年中，烏拉圭從遊客身上吸收了二千五百多萬美元。沿海一帶有海灘五十多處。蒙脫維的亞附近的許多海灘，都由一條稱為雷勃拉的大道連通。這條大道分成許多段，每一段用一個愛國英雄之名為名，相當別緻。這裏的海濱遊覽地點中，有通俗化而價廉的處所，亦有奢麗豪華的總會和大旅館，可是在這種地方遊覽時，便必須非常拘泥守禮。

蒙脫維的亞附近的海濱，水略帶紅褐色，頗



烏拉圭很多極現代化的建築。圖中是一個摩登公寓，底層為中國咖啡館。



尼格魯河上的龐德閘尼水電所，發力可供一百五十一哩外的蒙脫維的亞使用。



蒙脫維的亞街道寬闊，建築雄偉。

少鹽份，愈向東行，水愈澄淸，但鹽份亦加多，最後到台爾哀斯坦，附近，則是一片碧藍的大西洋海水。台爾哀斯坦海面外的羅波斯島是南美洲海豹皮貨業的中心之一。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時，德國袖珍戰艦斯比上將號便在此與追擊的三艘英國巡洋艦作殊死戰，終於沉沒在這裏，其殘骸至今尚未完全沉沒，我便有機會去看了一次。

烏拉圭的國境大半靠水，所以人民很傾向於航海。在海岸邊常能見到人們駕着小艇在比賽。我和拉哥瑪雪諾教授和另一位烏拉圭著名的遊艇比賽家唐璜教授一同從蒙脫維的亞附近的遊艇總會出發，坐着小艇向蒙脫維的亞港外前進。那位唐璜教授便指着各地講解給我聽。正在講得有勁時，他突然說：「倒想起了，我們上岸之後，我還要打電話去問一艘船靠岸的時間呢。」

「你打電話問那山上的守望嗎？」我好奇地問。

「不，祇要撥二一三號電話，那接綫員便會告訴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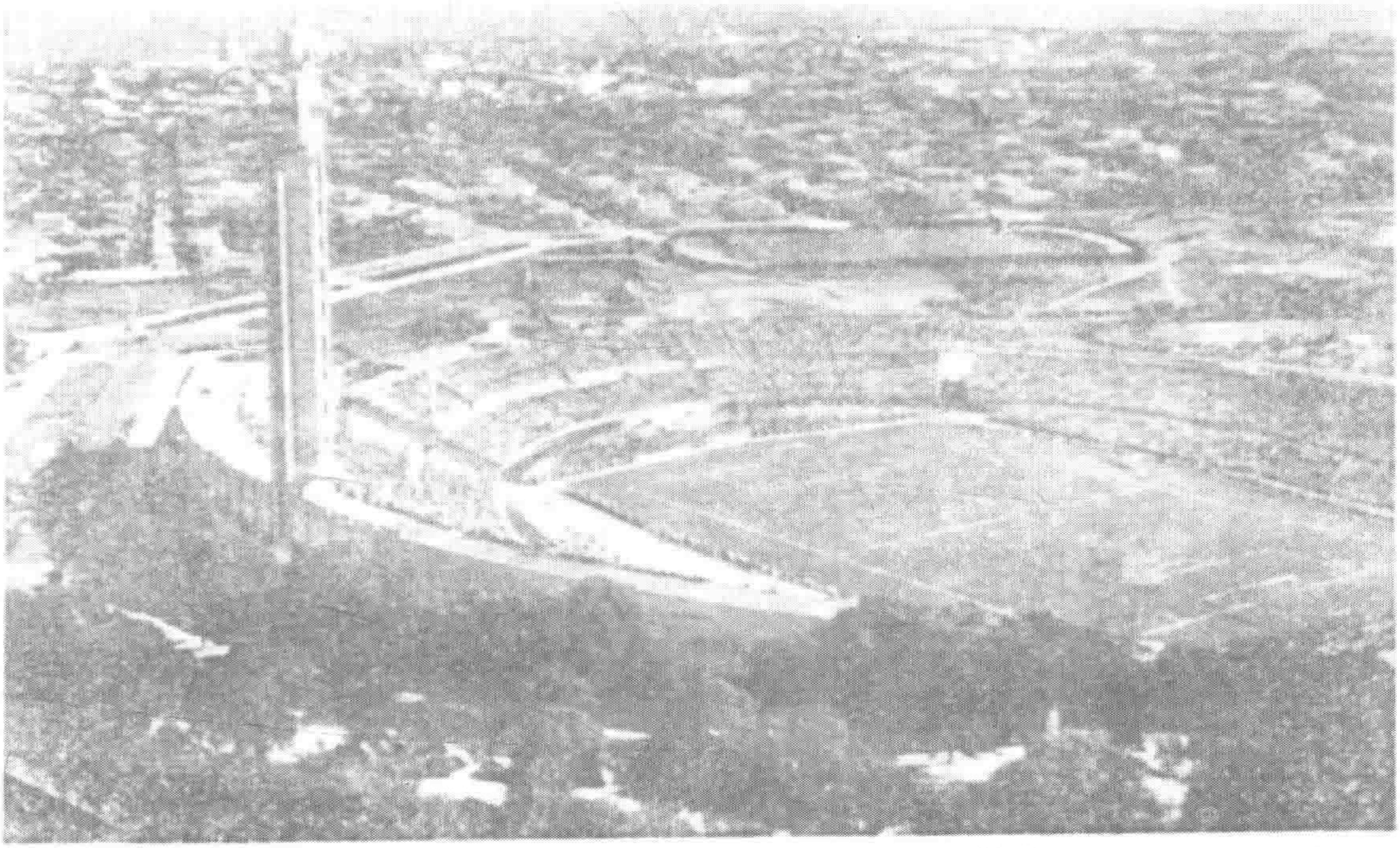
這使我更奇怪了，難道電話問訊處連船期也報告嗎？

「當然，」那位教授說，「不僅是船期，這二一三號電話還可以告訴你火車、飛機、及長途公共汽車開駛和到達的時間；告訴你住所附近有那一間藥房在夜間特別配方；告訴你運動的消息，氣候，及電影節目。倘若你聽見救火車的刺耳聲，你也可以撥二一三號電話，他會告訴你火警在那裏！」

後來我才知道，烏拉圭的電話公司除了有這些服務外，還有其他種種服務。一個專管二一四號電話的接綫員，會在用戶出外旅行時代答電話，記錄一切外來的電話，並且告訴他們這用戶目前的行止。還一個接綫員還能在每天早晨一定的時間打電話來叫醒這用戶！

我們在微風中駛過了蒙脫維的亞，到達了斯比上將號殘骸飄浮的地點。艦身傾斜在水面上，外面被海水侵蝕了九年多，已經生了銹，有一尊大砲仍舊向天指着。海水在艦殼上來回的沖擊着，在海浪退去後，艦旁的邊門露了出來，一下子嗗嘟嗗嘟地衝出了五十來股海水。據唐璜教授說，當初這軍艦被擊沉後，還燃燒了幾天之久。後來設法將艦旁的鋼版鑿開，再由潛水夫下去將大砲鋼版和儀器等設備漸漸拆下來運到英國去供研究。這煊赫一時的袖珍戰艦便落了這種下場。現在它的四周已經積起了黃沙，日久之後恐怕將完全沉沒了。

從蒙脫維的亞向東，海岸一直伸展到巴西。在離開烏拉圭和巴西邊境不遠處，有一個已毀的聖太丹里撒堡。這是昔日葡萄牙與西班牙領域的分界線。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會經過重建，現在被闢為一個國家公園，具有森林，海濱浴場，露營地點，花圃，和動物院等。說起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便聯帶想到這裏的歷史。原來烏拉圭本是西班牙



蒙脫維的亞大運動場

的殖民地，在一八一六年時被葡人所佔，一八二一年時又被巴西所併，到一八二五年才宣布獨立為共和國，立國至今，才祇一百多年。

在一天早晨，我從蒙脫維的亞搭機飛往北部邊界的利凡拉。離此不遠有一個巨大的龐尼德水閘（見圖）。這是烏拉圭第一個水利工程。龐尼德水閘築在烏拉圭境內最大的尼格魯河上。因為烏拉圭不產石油和白煤，祇有質地很差的褐煤，故水利工程異常重要。這水閘所發的電，現在已用兩條幹綫通到南面一百五十哩的蒙脫維的亞。據說，若全部使用時，這水閘每年能發電五萬萬瓩之多。

接着我乘機向西北行，到達了烏拉圭河旁的一個牧場上，在這裏的一個露天燒烤攤上嘗到了烤嫩羊肉的滋味。這是將一隻小山羊剖開，整隻的放在一個X形的鐵架上烤炙。在另外一隻爐子上烤着一大塊連皮帶毛的牛肉，在火上噝噝作響，放出撲鼻的香味。那牛皮和牛毛當然不能一同受用，其目的是用來包住牛肉中的鮮汁而已。那些烏拉圭的食客在吃這種烤牛肉時，一手的手指夾着牛肉，用牙齒咬住一口，另一隻手中拿一把鋒利的腰刀，從下向上一割。用這種方法的人，必須熟練才行，否則一失手連鼻子也有不保之虞。

再向西北飛，到了烏拉圭最西北角的地點，那是巴西阿根廷和烏拉圭三國的交界處。我又沿烏拉圭河向南飛抵薩爾多城。這薩爾多城與南面六十多哩的佩山杜城同為次於蒙脫維的亞的大都市。我在這裏參加了一個加里巴爾地紀念碑的揭幕禮。加里巴爾地是義大利著名的建國元勳，很少人知道他在烏拉圭還有一頁不可磨滅的奮鬥史。他在一八四六年時率領義大利義勇軍獲了兩次大勝，因此才奠定了烏拉圭共和國獨立的基礎。

正當薩爾多的人民集合着參與盛典時，我祇見遠遠的在地平線上起了一陣灰黑色的煙霧漸漸地迫近來，不久後成了一條條抖動着的黑色長線，接着祇見千萬隻蝗蟲漫山蔽野而來，遮沒了日光。陪我同去的遊伴們指着遠處排列成行的橘子樹叫我看。原來那些樹已大多祇剩了一個軀幹，但是有幾行樹上的綠葉卻仍舊完好無損。我正覺得不解時，那遊伴說：「吃掉的都是橘子樹，剩下沒有吃掉的是柑子樹，這些樹的葉子太苦了，所以連蝗蟲也不要吃。」這些蝗蟲按期來自北方的阿根廷。現在烏拉圭已開始使用飛機和直升飛機散播殺蟲藥，收效甚大。

十九世紀時，烏拉圭的生活以歐美混合種的牧牛人（稱為高曲）為中心。許多烏拉圭畫家所畫的，都是當時這些牧人的生活情形。他們穿的是寬大的燈籠褲，頭戴氈帽，不著鞋襪，祇在腳上裹着一塊生馬皮做成的綁腿，馬皮上毛也不除去。腳趾露在外面，騎馬時便用

大脚趾鈎住那馬蹬。有些牧人因爲騎得太久，所以大足趾和其他四隻脚趾成了九十度的直角，看來眞是奇特。這些牧人們當時在平原上生活時，因爲樹木極少，所以唯一的燃料便是牛糞。他們的土井四周圍着的小牆和其他較矮的籬笆，都用牛腿骨做成。他們的椅子則用牛和馬的頭顱骨做成。這些人雖然如此野蠻，但是烏拉圭人對他們的生活却異常愛慕。所以直到今日，他們對人最恭維的稱呼便是「我的高曲」。

烏拉圭和阿根廷兩國人民並不像世界其他各國人那樣飲茶或飲咖啡，而飲一種冬青葉泡的飲料。這種冬青葉中含有刺激性的成份，與咖啡中的咖啡精相似。在烏拉圭的鄉村和城市中，一到日落，便可以看見穿着睡衣的男子們站在門口，悠閒地飲着這冬青汁。他們將這些冬青葉放在一隻梨形或葫蘆形的壺裏，加一點冷開水將冬青葉泡軟，然後冲進開水。用一隻銀質的管子吸取這飲料。這根管子的一端作球形，四面鑿有小孔，所以吸取時相當困難，非有忍耐的功夫不能欣賞這飲料。冬青葉的味道像綠茶，略帶苦澀之味。男子們大都飲淸的，女子們則加一點糖，有時亦像煮茶那樣放在壺中煮沸了再飲。據說以前的那些「高曲」便完全靠牛羊肉和冬青汁爲生。也許這裏面含有相當有益身體的成份在內亦未可知。

這裏牧場上的許多畜牧助手，每天早晨在日出前一小時左右起身，然後便靜靜地坐着飲這冬青汁，等待日出。在牧場上工作了一個上午以後，到十一點鐘左右，他們又坐着飲這冬青汁。到一天的工作完畢後，又提起了壺來品茗。但是一個烏拉圭朋友說：「這還好，有些人一天到晚便捧着壺飲冬青汁呢！」

電工牌
線花線皮
原料純良
絕緣可靠
美觀 耐用
中央電工器材廠
總管理處：南京中山北路一四五號
上海區營業處：上海廣東路一三七號

鴻安商輪股份有限公司
Hoong On Steam Navigation Co., Ltd.
95 Canton Road Shanghai
Tel. 12950 Cable "Hoong On"
航線
中國沿海口岸南北洋 及 長江上中下游
上海廣東路九十五號 電話一二九五〇
電報掛號 五三九二五九 五三九三六七

歸航

朱偰

一　從巴黎至巴斯拉

三十七年十月八日，余自巴黎歸航，乘法國航空公司飛機，直飛西貢。時當中秋之後，天氣極爲溫暖，巴黎全城，在秋陽照耀之下，風光極佳。憶余來巴黎，爲九月二十五日，小住二週，對於法京文物，僅能領略大概，今當遠行，倍覺依依。坐機以四時三十分起飛，斜陽中飛過法境，由尼斯出海，斜過科西嘉島，入意大利境。夜過那坡里(Naples)，俯視燈火萬家，夜景極爲綺麗。午夜抵雅典，燈火隱現，海天夜色，極爲幽邃。在飛機場進餐，即再前飛，大海茫茫，已近小亞細亞海岸矣。

十月九日拂曉，飛機已過東地中海，入亞洲境，俯視沙邱起伏，一望無際；須臾荒原之中，忽現城市，城中房屋，盡平整如匣，則敘利亞國首府達馬科斯 (Damascus) 是也。再前飛，橫渡阿剌伯大沙漠。憶余來時，以夜間飛渡沙漠，故僅見其邊緣；此次東歸，適在清晨，但見平沙茫茫，千里無人煙，偶有風起，則黃沙漠漠，漫天蔽日。沙漠之中，雖間有古道，然絕無人行。始見沙漠之偉大，始知沙漠中行旅之艱苦。讀岑參西域各詩，可彷彿想見之也。

飛行凡四小時，始抵巴士拉(Basra)，係伊拉克國海口，臨幼發拉的河 (Euphrate) 上，有航輪可通波斯灣。地甚貧瘠，空氣燥熱。時方正午，炎風忽起，沙漠風塵，漫山蔽野，日色爲之昏暗。念美索不達米亞一帶，爲上古文化發祥之地，今日荒涼至此，文化古國多淪爲邱墟，可嘅也已！

二　從巴斯拉至西貢

午後一時坐機起飛，沿波斯灣海岸東南行，將出灣口時，飛過阿剌伯一角，叢山峻嶺，萬峯插天，惟皆童然不毛，即阿曼(Oman)山脈是也。從此沿波斯海岸東飛，阿剌伯海已在望中。午夜飛抵喀喇基(Karachi)，係巴基斯坦首府，由機場乘汽車赴旅館，一路飛沙揚塵，仍係沙漠性質。燈光中偶見牛車，係以雙牛曳車，載重夜行，長途漫漫，頗多異國情調。夜宿鄉間旅舍，地臨小溪，一鈎明月，萬籟俱寂，窗外椰樹弄影，空氣淒清，默念故國，遠隔萬里，令人與天涯游子之思，爲之輾轉少眠。

十月十日，晨四時即起，曉星在天，殘月猶明，匆匆進餐，即乘車赴飛機場。沿路多棕梠椰子樹，惟因氣候乾燥，故草木亦現枯槁之狀。路過回敎堂二處，敎徒有絕早在階前禮拜者，可見宗敎勢力之偉大。六時起飛，橫過印度平原上空：初飛渡印度河，越中天竺；繼飛過文底耶山北麓，近孟加拉。印度原野浩蕩，江河縱橫，泱泱有大國風。下午三時，又抵達姆達姆 (Dum Dum) 飛機場，憶余以八

黑夜飛渡大西洋

馮朱棣

由歐赴美，取道倫敦，乘飛機至加拿大。在倫敦聖詹姆斯街 St. Yams 航空公司購票，晨九時，登送客專車，至西南郊，掠過溫莎 Windson，赴離倫敦市區三十餘英里之飛機場，在候車室內進早點，十一時登機北飛。雲霧漫天，俯視一色灰白，未能窺見天地痕跡。稍北，霧色漸稀，於雲隙中見利物浦 Liverpool 一角。經此，沿海岸北飛。下眺，右爲綠色之原野，左爲碧色之滄海。經伊爾河 Ayr 口，降落於潑萊斯脫維克 Prestwick 飛機場。此處東北距格拉斯哥 Glascow 五十餘英里，爲蘇格蘭 Scotland 之航空要站。下機，進餐後，散步於機場附近。沿海築隄，淒涼冷落，東望 Firth of Clyde 海中，一片蒼茫，未見船影。下午，換乘英國海外航空公司 British Overseas Airways Corporation(簡稱B. O. A. C.)飛機西南飛，越北海海峽 North Channel，臨愛爾蘭上空，斜穿愛爾蘭北部及中部。薄暮，降落於夏隆飛機場 The Shannon Airport。

夏隆飛機場爲福萊斯Foynes及理萊那Rineanna兩飛機場之總稱，在愛爾蘭西南岸克萊萊省 Clare 及理梅理克省 Limerick 中間之夏隆河 River Shannon 兩岸。福萊斯飛機場在夏隆河口之南端，福萊斯島 Foynes Island 屏其北，凱理山 Kerrg 障其南，在任何天氣，水上飛機均可降落起飛。理萊那飛機場在夏隆河口北岸，與福萊斯飛機場相距十英里，此機場除供水上飛機飛行外，在陸地並有極長之跑道，可供巨型陸上飛機之飛行。兩機場各種飛行設備，均甚完備，因其地位之優越，並因其離北美洲最近，乃爲歐美間航空線歐洲最西之要站。

在夏隆機場候機室內晚餐後，夜間九時飛機於暮色蒼茫中向西起飛。俯視黝然黑色，不辨爲水爲陸，但此時機身已臨茫無邊際之大西洋面，左望南天，黑暗無光，右望北方，則天際昏黃，地平線水陸分明。機身兩翅噴火，黑暗中火光閃閃，機聲軋軋。

白晝飛行，可眺地面景物，夜

月二十四日過此，距今恰一月有半。在餐廳用飯，乘汽車進城，市廛煩囂，一如往日。下榻大旅館(Grand Hotel)以明晨二時即須早起，故無法入睡，惟閱書消遣而已。

十月十一日，侵晨二時進餐，三時離大旅館，因無客車，臨時由法國航空公司賃營業汽車，黑夜中駛出加爾各答。市民多露宿街頭，鼾聲四起。適車中有須修理者，小立市橋，仰視星斗滿天，風露淒清，念此行飽經風霜，行旅良苦！四時三十分起飛，天色漸明，及東方日出，則已飛臨孟加拉灣，白雲似絮，平鋪海上。凡一小時，飛至緬甸上空，仰光爲雲霧所遮，不可得見。過伊洛瓦底江口，又越海入暹羅境，稻田緜連，阡陌相望。凡二小時，入柬埔寨境，飛過『金邊』(Phnom Pen)上空，湄公河泛濫，從飛機下望，盡成澤國。金邊爲柬埔寨首府，亦沒在水中。下午三時，始抵西貢，總領事館派員來接，下榻大陸飯店。余二十年前，嘗來西貢，當日市面，遠較今日爲繁榮；據當地華僑言，法越戰事，綿延不決，鄉村內地，盡爲越人所統治，法人不敢出城一步，故今日西貢市面蕭條，不及舊日遠矣。出外訪友，小坐咖啡館，西貢一切市政建設，及人情風土，全同河內，今至其地，恍如重游河內也。夜赴舊友余鄂賓之宴，納涼園中，椰子高聳，濃蔭滿院，全然盛夏景色。與巴黎之深秋，宛然隔世矣。

三　從西貢至上海

十月十二日晨，由西貢起飛，直駛香港。越南地近熱帶，風光濃郁，森林密佈，青綠遍野，與喀喇基以西各地黃沙漫漫者，迥然不同。一小時二十分後，出越南境，飛臨南海上空，白雲如絮，碧海無波；又三小時，始見遠山，祖國已遙遙在望矣。下午二時，降落九龍機場，地臨海濱，水陸並用之飛機場也。乘客車赴九龍市，下榻半島飯店，隔海峽與香港相望。晚在大飯廳用飯，遙望香港，霓虹燈五色雜陳，沿海一帶，勢如長虹，想見港人酒綠燈紅，正度其夜都市之生活也。因連日早起，倦極早睡。

十月十三日晨，自香港起飛，沿東南海岸線，逾漳廈上空，入福建境。海岸線極爲曲折，多避風良港，惟河流渾濁，而山林亦已砍伐殆盡，視中南半島之葱鬱，相去遠矣。午後入浙江境，過甌江，錢塘江。將近上海，天陰雨作，飛行雲層中久之，始見黃浦江，不須臾龍華機場在望矣。二時三十分，降落機場，重歸上海。憶余以八月二十三日去國，至是恰爲五十日，時適濟南失守，金圓券發行不過月餘，已形動搖。雖去國不及二月，而人事變幻深矣。

三十七、十、二十六、南京。

間飛航陸地，可望地面燈光，今黑夜飛臨大洋，一無所見，而北天黃光，迄未稍淡，此時天際無月，而日落已久，此種微光，其爲北極光歟。

時逾午夜，北方光芒漸斂，大地全黑，飛機在黑暗中以每小時一百九十餘英里速率前進。在此黑暗寂寥之天空中，旅客多酣然入睡。三時，水面風急，機身上昇萬餘呎，溫度驟降，空氣稀薄，旅客加蓋絨毯，並用養氣 Oxygen 面罩以助呼吸。四時，機身低飛，忽見天外白光，旋明旋滅，知爲機場燈塔燈光，行將着陸。

四時半，飛機降落機場，已橫渡大西洋，到達北美洲紐芬蘭 Newfoundland 之根特爾 Gander 機場矣。時鐘未撥動，仍爲倫敦時間之上午八時，至此改正當地時間，較倫敦遲三小時半，地點係在西經五十四度強，當地時間爲上午四時半。天色未明，下機，乘汽車至餐室進早點，沿途於燈光中見白楊蕭蕭，富北國索瑟氣象。

考紐芬蘭至愛爾蘭，爲歐美間最短之航空線，一九一九年間，Alcock 及 Brown 首次由紐芬蘭橫渡大西洋，以抵歐洲。嗣後以紐芬蘭東岸之 Harbam Grace 及北岸之 Botwood 爲歐美間之航空站。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再闢島上東北隅根特爾湖 Gander Lake 北岸，爲英軍飛行根據地，名根特爾飛機場 Gander Airport。此機場西抵愛爾蘭二千英里，北抵格林蘭 Greenland 南端之由理耐哈特 Yulianehaad 八百七十英里，爲北美洲飛行要站。

五時半，天色未明，登機繼續起飛，斜穿紐芬蘭島西南行。未幾，紅日上升，大地漸明，俯視綠樹成林，河流湍急，道路稀少，居屋寥若晨星。陸盡，臨聖勞倫次海灣 Golf of st. Lawrence，飛向加拿大魁北克 Quebec 省及紐勃朗斯維克 New Brunswick 省之上空。俯視道路縱橫，牧場若棋局，地面景物，迥異紐芬蘭。十時許，見聖勞倫次河蜿蜒如帶，極目南天，見河岸市肆密集，最惹人注目者，爲市中心山丘旁之圓形屋頂，知已抵加拿大第一大城蒙特利爾 Montreal 矣。圓形屋頂，係市內之最大教堂。十一時，飛機臨市空飛繞一周，降落於郊外之多爾佛爾 Dorval 機場。馮朱棣記於加拿大首都渥太華 Ottawa。

澳洲阿爾漢大陸探險

Donald F. Thomson 著
陳告佳（譯）

澳洲在五大洲中，爲最小的一洲，但面積之大，不弱於我國。如由東面海岸最繁華的雪黎市，到西面海邊的伯斯地方，約有二千餘哩，一如我國上海到新疆迪化的遙遠。這樣一塊地方，人口僅有七百五十餘萬人，比上海僅多了一半弱。其中除了沙漠不毛，人類所不能住居的地方外，還有許多未經白人足跡，及未曾開闢的地方。

本篇所述是澳洲北部的阿爾漢大陸，其面積比我們的浙江省還大，但從未有白人進去過，其中有許多野蠻部落盤據着，山川險惡，猛獸毒虫，遍地皆是，實爲探險家最難於應付的地方。文內所記爲著者數年內所遭遇的驚險環境，及蠻荒土人生活情況，頗可一讀。

阿爾漢大陸自從一六二三年發見後，至今仍是蠻荒之區，位於澳洲北面一直無知無聞於世，實亦無法去查勘探測其中實情。僅有澳洲原始黑人散處其間，他們均兇猛野蠻，竭力抵禦白種人的深入。雖他們所持的武器，僅爲木製長矛，而阿爾漢大陸上，至今仍是這班原始游牧黑人所佔居着統治着。

在一九三三年，此地的土人騷擾的事情發生更多，如在開爾頓灣的搶刼採 海參的漁船，及殺害日本水手，在靑泥灣的胡特島上，又屠戮三位白人，亦在那年上發生的。搶掠來往船隻之事更多，因此搶去的鐵器，黑人拿來做成槍頭。

澳洲政府在忍無可忍之下，擬去懲伐他們；後決定先派遣調查團去看視，再定進行方針。當時著者的任命，是深入大陸，與這班游牧野人做朋友，感化他們。費去了二年半的光陰，說服勸導，使他們一無知識，兇頑的人民，變成善良者，此種工作，當然萬分困難，効果不大的，但對於白人與黑人間互相懷懼的心理，多少有些幫助可能漸漸減少。

出發探險之前

著者在那面敎導了幾年後離開了，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日人佔據了大半個太平洋時，澳洲情形很危險，而阿爾漢大陸又適當其衝，新幾內亞及沙羅門羣島上的敵人，隨時可以在此登陸。因此著者又被軍隊送到那面，與沙羅門島上的戰士一同去的，這時著者的使命，作爲嚮導及勸告土人不要受敵人利用。

回想第一次出發時心情很爲激動，有位記者見到一位研究人類學的人，擬深入蠻荒荆棘中去，因此會對著者問：「好啊，博士！不過你又將耗費許多精神吧？」「耗費精神麼？」本人確實知道，必定要有許多將被消耗呢。

在四月初旬，此地即開始乾季來臨，這時更多東南風，我們自北昆士蘭省的開爾地方出發，坐的一艘輔助二桅船，船名聖尼古拉斯，目的地是距此約一千哩外的開爾頓灣。親朋均來送行，儀式簡單，可是覺到好像是一種送喪儀式。實因第一次要深入兇頑可怕的地方，生死未卜，故充滿一種「一去不復返」的情緒。著者見到船上名單上，把本人的名字放在船主一項內，更加心有所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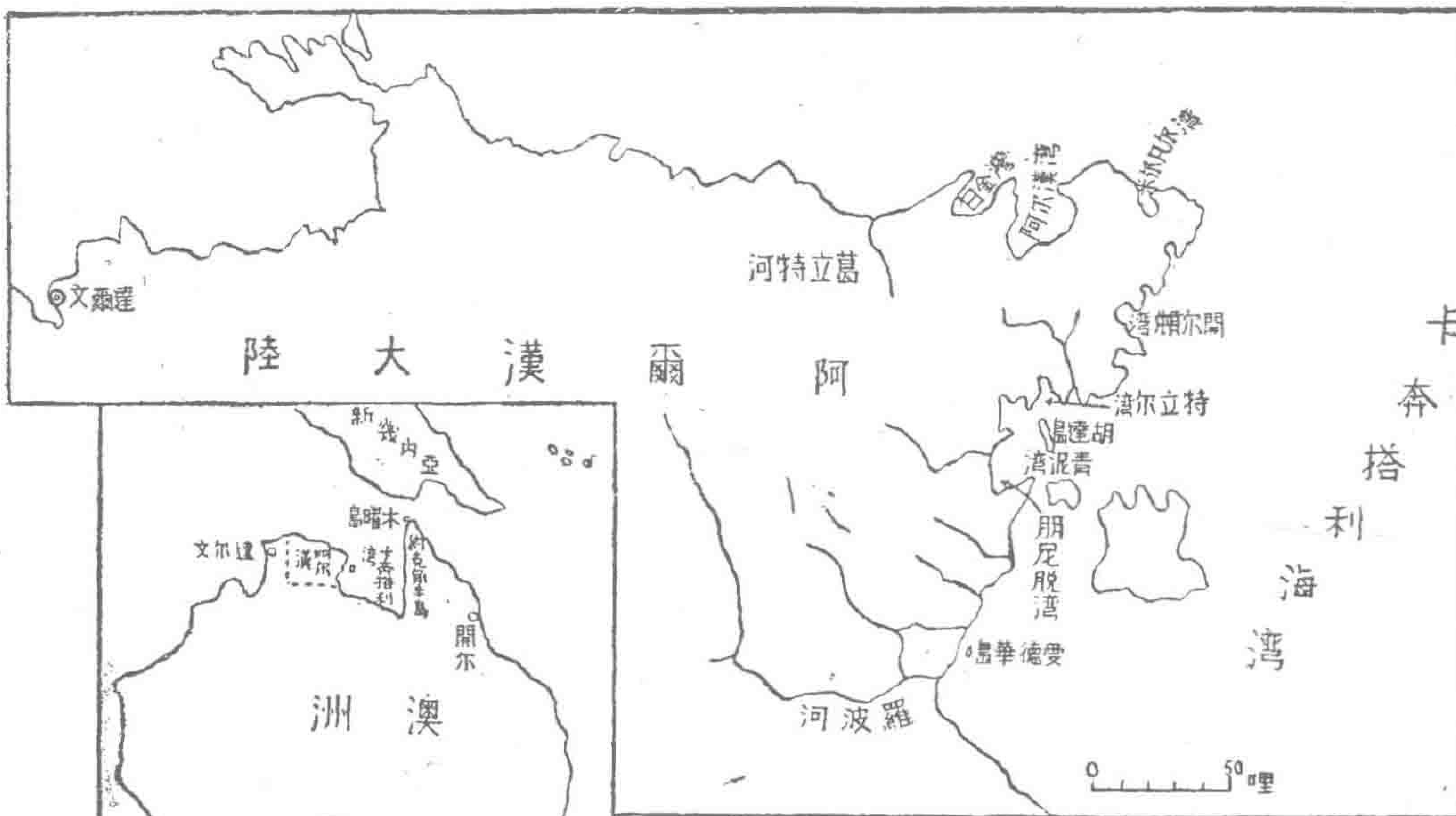
已經預先召集到一班本地土人爲船員，船上僅帶一測深器，及一只指南針，免了分給土人使用時，對於複雜器械而不能應用。自開爾出發，沿約克角半島北去，一直到木曜島一帶的航線，是經常有船隻來往，不慮有他事發生，且這段行程已走多次，相當熟悉。動身的時候，有些土人聽到是到阿爾漢大陸裏面去，很爲憂懼担愁，甚至有一土人來悽滄的說：他情願葬身於故鄉，不願到那面去受苦。

於是忙於出發的準備工作，命手下土人洗擦船身，他們用原始式的紅鉛混和於油脚中，塗上以保護木料。可是一時不易乾燥，且有惡味，原來他們用半加侖生海狸油，混着丹鉛作爲油漆用的，因此結果十分惡劣。

幾星期後，我們方自尼古拉斯號換乘土人用的獨木舟，命尼古拉斯號先到開爾頓灣等待我們。於是自羅波河口出發，向卞奔搭利海灣過胡特島而達目的地開爾頓灣。著者帶了一種「音訊棒」，是長短粗細不一的小圓棒，上面刻滿簡單的花紋，作爲傳遞消息，土人很信賴，亦可作深入蠻區的通行證之用。這是在開爾頓灣捉到三個黑人，現在均關在達爾文監獄中，因殺害日人判決長監，而這棒托帶至開爾頓灣他們的父親叫惠哥處，自達爾文到開爾頓有五百哩。

獨木舟船身甚狹，坐了幾個人，再放些行旅之物，已一無隙地，轉身都不可能。這是馬來屬土人所特有的，平底無龍骨，亦無舵，划動時當心船身的傾側，土人乘此可遠入海中，如過被浪頭打翻，他們即刻爬出來戽水，船仍能浮起，照常可用。每划一段路程，必須划上淺灘上去，搬出艙中物品，因須修補裂縫，土人即用一種軟的茶樹皮，或規那樹皮塡塞隙處，補好了再把物品

六一—二五四



裝上去，離開沙灘再划前去，因所用木料均甚粗劣，被水浪衝激，即生破裂，必須時時修補。

鱷魚成羣的羅波河

羅波河床頗為深闊，自大海中倒灌來的潮水，深入此河頗遠。河中成羣結隊的鱷魚，常常匐伏在沙灘上曝晒日光，或滑入水中游泳，此地鱷魚數目之多，胆量的大，為他處所少見。當我們走向水邊取水時，土人必先將木棒或樹枝驅逐後方可去取水。數月之前，從未想到有這樣的困擾，當我們過一條河流，要刻刻當心它，先要看察有否鱷魚，但是它好像海灘上的貝殼一般到處均有。

在划近羅波河口處，在淺水的海灣地方，遇見一大羣土人，正在獵一隻海中動物儒艮，他們手中均拿一種魚叉。我們在此地僱用二三位土人，做我們前去探險的嚮導。翌日早晨，划向胡達島去。當我們逆風前進，經過淺灘時，東南風正在吹來，從右面吹進河口，風力甚大。逆風行數小時，方駛進海裏，繞河口沙渚而向北走，沿着愛德華島側面前去。島週均是沙渚淺灘，汚濁泥濘，使附近海水亦變成黃濁色。這一段航路，海圖上所無，須摸索前進。

當夜大風繼續吹來，且風勢益緊，使獨木船如落葉一般，轉蕩不定，海水打進船艙，夜中氣候變了又冷又惡劣。明日過來，見察風勢還在加甚，並無停止現象，看上去要被大風所阻，要在此停留好幾天，以待風停後方可前去。只得捨舟登陸，由陸路前去，帶二位土人同往，身邊備四天乾糧。可是荒山叢莽，不易行走，出於預算，行了八天，所帶食物早已吃完，鞋襪亦走破，衣着亦被樹枝棘荆所撕裂，帶的羊毛毯撕開來做成綳帶，來包紮傷處及出血地方，並裹在走痛的足上，有些東西只得拋棄，實因過度的疲勞，無力再攜帶東西。幸而不久已到朋尼脫灣，即在青泥灣之南面，與適到此地的聖尼古拉斯號會合。

飢時以隱士蟹及海鷗作餐

此次所走的地方，情形極為惡劣，一無可走的路，更為地圖所不記載，即有亦謬誤百出。一路上未遇半個人影，一天一天，與林莽亂草鬬爭，且有廣闊的河口，阻止去路，必須迂迴而過，否則須游水過去。有時我們必須等候數小時讓潮水落後，方可涉水過去，有時因找尋適當的宿營地，須連續行走十八小時，到深夜方得休息；而天未黎明，又須離開向前趕路。所備糧食均吃完，一路捕捉些隱士蟹，或一二隻海鷗以充飢，維持我們的生命。如此下去力氣走盡，疲乏不堪，一次找到一窠海龜蛋，這是飢餓時最幸運的食品。後來連一種昆虫如蝕船虫，蛇，蜴蜥等多須捉來充飢。

待好容易走到朋尼脫灣，見我們的船已在那面等待，於是會合後，再向北航至胡達島。它是青泥灣中的一小島，其中無永久居住的人民，都是由青泥灣一帶土人，常常成羣結隊作季節性的移動而來的。可是這小島是著名傳染疾

的地方。在早時一八〇三年，英國航海家會記載過此地情形，而且有一位水手，在此島附近傳染到日射病而死亡。此地是小部落土人所居，每一部落，有一種方言，但大同小異。青泥灣的土人，與向北去的開爾頓灣土人，均自成一部落。

開爾頓灣的土酋惠哥

惠哥與他的部落，世代居此，傳到現在成爲此區最大部落，是有名的兇頑人民，他們均有武器。第一次去拜會時，惠哥與彼一族正聚居在開爾頓灣南面的特立爾灣。我們是步行前去，將行近他們時，感覺這土酋老惠哥在此一帶的潛勢力甚大，鄰族多對他十分怕懼。

走了數哩後，即到這海灣的南面，地上已有土人足跡，到特立爾灣南面，土地乾燥，到處是稠密的熱帶叢林，有幾處草木已被土人踐踏成小徑。幽暗深厚的樹林裏，每有土人埋伏，行走時須刻刻注意他們的暗算搶刼。當夜即宿在海邊。那夜是頗憂慮不安的一次，因初入土人勢力範圍中，生命堪慮。這次僅著者一人得熟睡，手下土人均蹲踞營火旁邊，全夜看守警戒，以防別的土人來攻擊。

在每隔一會，這班看守中之一，立出來大聲高叫，先說自己的姓名，是惠哥族人：「你正在走近來，快些走出來，不要隱隱藏藏，有一位大人物在此，正在此地旅行，並留意你們，將賜福給你們，使合族平安。我們全體均無槍矛，也無拋擲的矛叉，我們的來是降福於你們的。」這樣叫喊訴說，是阻止有人潛來殺戮刼掠，或許他們正隱藏在黑暗中匐伏前來，土人是常常有組織的出去夜襲別的部落。這班土人大都用白色塗抹全身及面部，形狀怪異醜陋。有時竟公然包圍營地，跳躍前來搶刼。此地一班獵人，多用灰泥塗滿全身，一個個好似幽靈鬼怪，但他們在打獵時，可以作爲保護色，因與土地顏色一樣，不若未塗時本來的黑皮膚，在曠野上甚爲顯明。尤其他們獵紅色的袋鼠時，使它不注意而嗅覺亦失效。

次日是值得記載的一天，與惠哥會見，他是一位在澳洲土人歷史中，最有名的戰士，開爾頓灣的土酋。他確實與別的土人不同，頗似鷄羣之鶴，在他部落中逗留兩週，觀察土人爲何要服從尊重他。他是極佳的槍手，在黑白人間的信譽亦佳，可說在澳洲土人中沒有第二人了。他年齡約在五十五歲或六十歲，身材不十分高大，但體格頗結實強健，有一副頑強的面貌，略帶猾練神氣，但並不奸詐。

當初次見面時，他對我很疑懼，因他的二位兒子正被白人囚在達爾文監獄內，因此頗有不歡之色。他們亦很知道澳洲當局，頗不滿開爾頓灣土人的野蠻行爲。著者可說是第一次白人以政府當局的身份，且負有重要使命的。但相談之下，結果甚佳，既乎成爲好友。這位老人的眼光頗有威嚴，頷下留長鬚，該地土人老時多喜這樣的，他不若別的土人猥瑣可厭。此地土人喜歡用「糖包」虫，或稱野蜂所分泌的黑蠟，搽抹使皮膚格外幽黑。

土人常呼惠哥爲王或頭目，不但這一帶海邊土人如此，即遠離此地的土人亦然；但對於澳洲政府的統治毫無影響。他是一位多妻主義者，有許多妻妾，細細考查他家族，大約人數不爲少過二十二人，而且還大都活着，更有許多孩子。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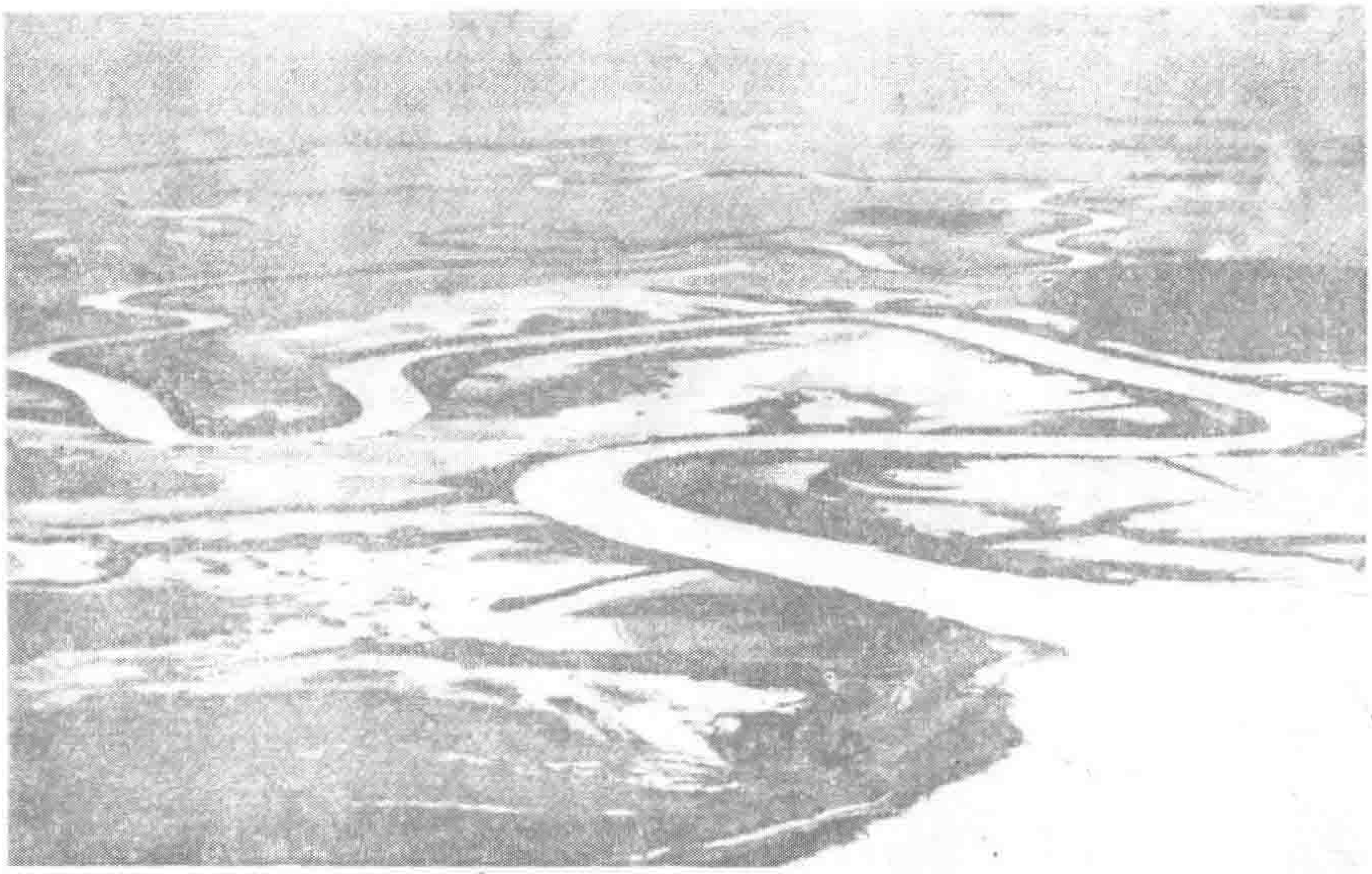
土人早婚，此女僅十二歲已嫁，頭上下垂之物爲六隻鱷魚牙齒。

時即把音訊棒交給他，這是他的兒子托帶來的。那夜聽到他們部落內有極大的哭喊聲，知是一種悼亡死者的儀式，或者用號哭聲音，悲痛永久不見的親友。

在老人的營地，又遇到另一位有勢力的人，她是一位婦女，她在土人中的聲望，是僅次於這惠哥，名叫克來拉。對於這位婦人，土人中傳說甚多，著者見她亦不過一位普通婦女。已是寡婦，過去的生活很困苦，有二個兒子。她本是羅波河部落，好多年前她與丈夫乘船經開爾頓灣，被此地土人所俘，作爲妻室，這事發生在廿多年前。她把自己本來一族的言語却改了，甚致先前的言語一字都不懂，著者手下有一位羅波河土人，與她講話已不能對談。但懂些英語，能與白人應酬，於此土人傳說她是被俘的白人，並不是

土人。確實一九二三年，卡奔搭利海灣曾失事過一艘不幸的陶格拉麥生號，救出來的人，有變爲此地土人的俘虜。

沿卡奔搭利灣至阿爾漢灣間一帶的陸地，是最惡劣的地方，到處有亂石峽谷，而土人又是難於應付的野蠻游牧部落，而時時互相戰鬬，殺戮到處可見。



野鵝羣在此產卵的葛立特河的俯瞰。

毒蛇竄入營地

記得有一次作調查旅行時，走了一二天後，因搜尋一位逃亡的土人，走到靠近米爾凡爾灣的東南角上，天將黃昏，即找尋一塊堅硬台地作宿營處。僕人已搭好營帳，並都蹲踞在燃燒的樹枝四週。著者亦展開自已的床舖，預備舒適的休息一夜了。天已垂暗，特然間在赤裸的腿上，似有一種冰冷而滑膩東西在移動，立即向下一看，見是一條蛇，正在游上床來。當時意爲這種夜間出來覓食的蛇類，必是一種棕色樹皮蛇。但阿爾漢的極北一帶，還未遇見過，而在羅波河上，在前年已捉到這樣蛇類，做成標本，它稍有些毒，且不常嚙人，除非你去惹怒它，方有危險，因此心上對它有些好感，預備捉來作標本。這時它上半段身體在幽暗的營帳內，發出閃閃的光，從左腿急速的游過另一隻腿上，只要輕微一動，即可使它驚逃。仍臥着不動，叫進一位土人命他拿魚叉來，可以刺住它。如過叫土人來捉是無用的，因他們對蛇類最畏懼，不敢去捉的。待蛇游過足部時，立刻用叉叉住，土人拿火把來照着，可是著者保護着蛇，而不要傷害它。火光之下方看出這條蛇是全身粗壯，尾部細小，頭部闊大，並不是推想的棕色樹蛇，而是一條可怕的毒蛇，是澳洲極毒蛇中之一！

在阿爾漢大陸上，採集到的蛇類，在兩年間有三百多種，而第一次捉到這種可怕的毒蛇，即安置在一只預備放飲料的馬口鐵箱中，帶着它行了二百哩以上的路，把活的帶回去。此地有許多奇怪動物，不過在旅行時偶然發現，不易捉到，有一次下午在阿爾漢大陸中央，葛立特河的中流，遇到一種奇怪動物。

射水魚及飛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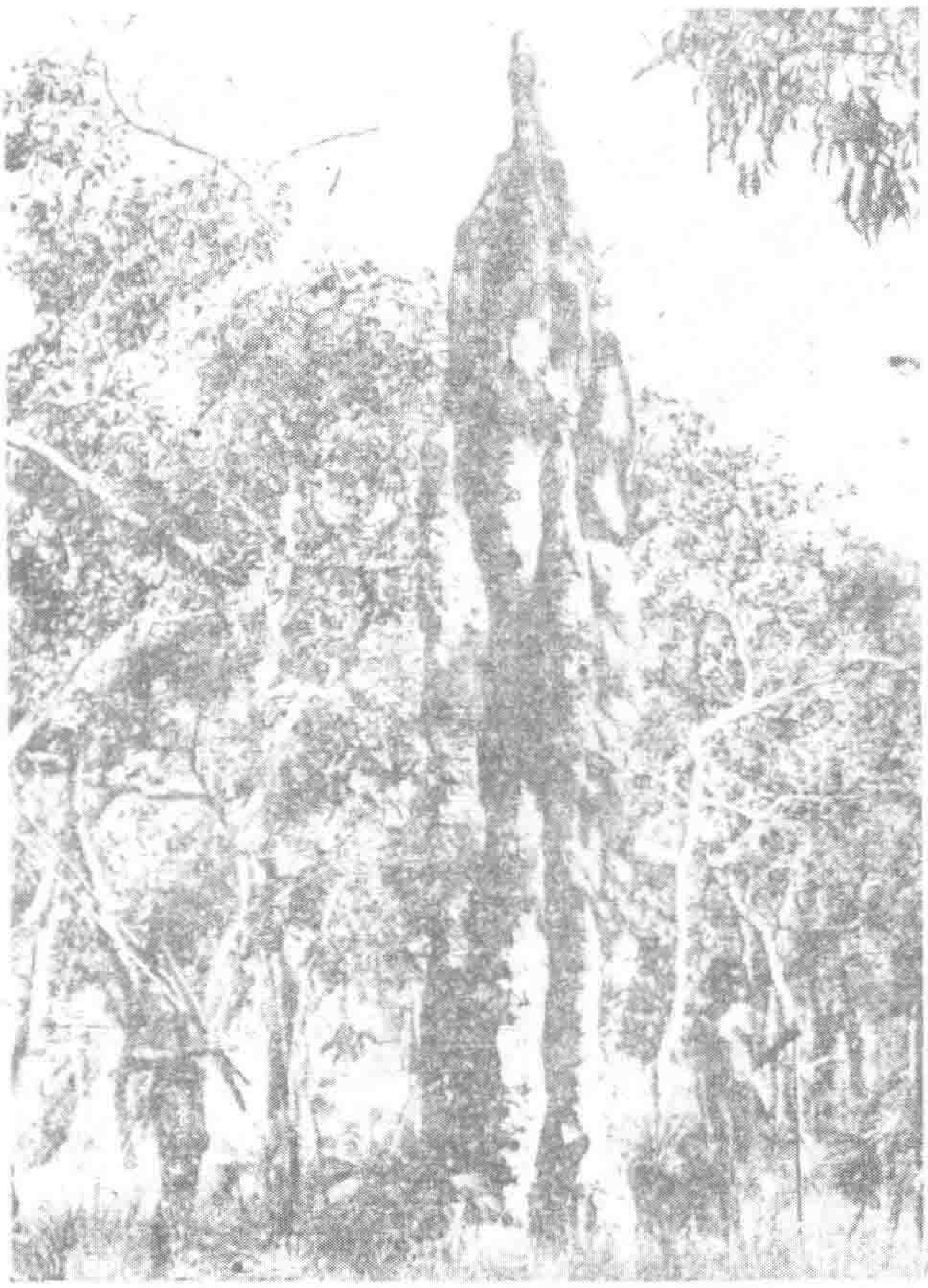
葛立特河有很大的潮水流入，當低水位時，河中僅有滴流，河床深闊，兩岸都是峻峭斜坡，有如高牆，河底有深厚的灰色泥土。著者手下的土人，全在岸上及往他處工作，獨坐在小舟內，兩岸也無甚風景，僅有灰濁的流水，高高的兩岸，岸上多是熱帶灌木林，也無甚可觀。但忽見一條魚，身體遍平，有黑色十字紋的橫條，凸出而奇特的下顎，好像象鼻形，其餘與普通魚無異。認識這是射水魚，它的長下顎，能够噴出水來，遠而有力，如過飛鳥或昆虫不留心，飛近水面，它能很巧妙的把水噴射上去，使它們跌下來作爲食品。岸邊泥土中，還見到許多有巨螯的蟹，從難於找到的洞中爬出來，舉起一對有柄的眼向着天空，在泥地土亂爬。

此地陸上還有一種奇特的，能跳躍的熱帶小魚，或稱飛魚，因它們有特殊構造的呼吸器，可以離開水有一很長時期，故常在乾燥的地上跳躍行走甚速，行動時是用胸鰭及尾鰭，很像海中的海豹，用它的鰭部與尾部游水或行走一樣。

兇猛的野牛

此處有水野牛，大多在大陸的東部，還是白人來澳洲開關殖民地時逃入。土人獵這種野獸，仍是用一種木製槍矛，槍頭是石頭所製，還是石器時代的東西。土人有專製這種石槍頭的地方，亦僅有一種石頭可製槍頭。倘使土人在熱帶林中，或稠密的樹林捉捕野牛，還比較容易，可以隱身樹間，漸漸接近它，用矛刺之。遇危險時又可躲藏在樹間，但在曠野草原中，如遇到一匹創傷的雄野牛，可以變成致命頑敵。

在白金漢灣上，不久前即有一位獵者，獨自跟蹤一頭野牛而把它刺傷，不料它受痛後翻身撲



中間為似有磁性的蟻塔

來，竟把這土人粉身碎骨。直到最近在阿爾漢角地方，有一頭大牡野牛，被許多土人圍攻，雙方苦鬬之後，人多，牛不敵，負傷逃進水中，游泳到數哩外的大海中，躲避在一處礁石上。

阿爾漢大陸上的情形，大都為地圖上所無，亦從未有人來測量過。近海一帶，低窪之處，成為一座大鹽海，曠野上或為不毛之地，或生有稀疏草木，帶鹹味的湖沼則什草盛茂。還有錯綜曲折的鹽水河流，河中有大批鱷魚，再進去有起伏的短樹林的山地，或不生草木峻峋亂石，極難登涉，但是旅行到此，亦有相當益處。

第一次越過大陸

在一九三五年，徒步穿過這座大陸時的情景，還歷歷在目。因一無圖記可循，只能冒險摸索前進。走了幾日，我們已走過乾涸無水的湖沼地方，但草根叢生，泥濘難行，時時把我們陷入泥中，到後來發現走到山麓地方，登山頂上一看，前為廣大山谷，再前為到處有林木的藍色山嶺，一重一重，一望無際。倘使一位旅行家，要過此山谷而爬到藍色山嶺地方，可是過去還有山嶺，重重疊疊，一天一天，要走無數的亂山重嶺，故此地至今無白人到過。有時幾日行在亂山中，使鞋襪破碎，足上出血，這種磨難當你繼續走了一日一夜後，可使你變成一次遠行四十哩長程，而不疲乏。

最困苦的旅行，要算沿海岸一帶，那邊遭遇到許多河流，均為鹹水河，河中常常埋伏着兇惡陰險的鱷魚，它們隱藏在亂草污泥中，見了人立刻竄出來露着兇惡的眼光。對於這種爬行動物的習性，可以寫出一大篇論文。當你看見它已轉身逃走了，你以為它去了，這就錯了，它會又重新出現。它伏在水面僅露出狡詐的鼻端，上面有瓣狀的鼻孔，再同一雙兇惡的金色眼睛。

它是此地一帶最難制服的動物，數目又多，危險性甚大，但是我們立刻完成一種方法，可以安全渡過這許多河流，是用樹皮紮成筏一般，我們一面在水中游泳，一面推動此筏前進；游泳時故意發出很大的聲音，使它受驚而逃開。它有銳利的脚爪及牙齒，敏捷的行動，殆無一條河流或溝壑中，沒有發生被鱷魚所喪生的事件。不過在我們是不妨的，它決不來傷害我們的，這是手下土人如此說。因為他們迷信命運註定，否則決不會給它所嚙，再除非你是一位巫醫，曾用巫術損害人家，亦要被鱷魚所吞嚙。土人是很迷信的，但著者仍須刻刻防備。

當我們經過一條流向青泥灣南面去的河流時，等待潮水落下，可減少游水的距離。此時僅著者與一僕人，及一隻忠實的犬，水退了，正走下去準備渡河，可是鱷魚正狡詐的爬來，而中流亦有一條守候着，浮在水面，有堅硬鱗甲的尾部亦可看清楚。我們只得迂迴到上流去等待，夜色來臨時，再預備在黑暗中游過去。夜間氣候很寒冷，要努力穿過糾纏着的熱帶草木的根，很是困難。我們即在鹹水湖邊臥下，休息了幾小時，待日光出來後再動身向北去。

沼澤間的野鵝羣

這次探險目的，本擬證明及調查這塊域內的眞正統治者，這件事已經成功。而一位白人能够住宿及旅行，在那面不受到土人暗算及傷害，亦已達到目的。但更使著者有機會看察此中情形，與這班土人接觸，研究他們食物方法，亦是目標之一。旅行在十月開始，氣候最炎熱，亦是一年中最乾燥的季節，在西北一帶雨季已過。

在起先二天走的乾燥荒蕪的曠野，第三天過葛立特河，河水已漸枯，河流抵此，適由兩山間的大裂口，流進低窪澤地，實為廣大湖沼盆地，綠草茂盛，到處有壯麗的紙皮樹，好像一座很幽美的大花園，不料蠻荒之區，有如此恬靜景色。

土人告訴著者，這裏逢雨季即變成一片湖蕩，而噪聞喧嘩的野鵝羣，在此築巢產卵。據土人說他們每費了許多路程，趕來找尋野鵝所產的卵。來時帶了一種獨木舟，因遍地是水，無一處乾燥土地，他們在林間造一平台，作住宿和飲食處。聽到這樣報告，決定再要來此地，以一觀究竟。

當下年雨季之末，土人即告知那邊水漲，水草高生，野鵝正在集來，開始飛進這豐草中築巢。於是坐了聖尼古拉斯號船，溯葛立特河上去，不料正在高水位時，河面潦闊，幾小時後，潮水特然落下，發現我們好似陷入深潭，兩面是黏濕醜惡的土牆間，仍繼續前去，河床變成十分狹窄，水勢自高而下，汹湧湍急，其勢甚猛。水色灰暗混濁，且浮滿被衝下來的樹枝草木，且愈進去愈狹，使我們一艘四十呎長的吃水六呎的船，幾乎不能回轉身來。我們拋下錨鏈，再拿出二錨，由船首放下，更用堅固的繩擊在岸上，但此時的流水，有如怒濤，船隻停泊很是危險。於是放去繩索，集中注意，船身不使傾側，直到潮水再回來時，河水漸能穩定。

此地水草多，蚊虫亦特殊的多，千萬成羣，使著者一生中受到最痛苦不安的一夜。翌日早晨乘潮漲時，即向下流去，停泊在一處安全地方。這次辛苦是有報酬的，對於土人如何在沼澤，坐了小舟找尋野鵝蛋，與隊員去了二次，拍到許多照片和活動電影。但此地無宿營地，而小舟僅十呎長，不能睡眠，土人是宿在樹中。來找取鵝蛋的僅限男性，婦女小孩均留在高燥地方。小舟製造極粗劣，每易發生破裂，我們末一次用二十一艘小舟，其中之一，不久即燬壞，另一艘船尾裂開而沉了，再有一艘被河中的沈木鑿穿船底，使著者有如蹲在水中。

小舟在生滿厚密的亂草間行走，須要熟練的划手，著者坐的一艘，因載重關係，水近舷邊，時時潑濺進艙。划手所講的言語，聽不懂，他亦不知英文，他時時用單調而有規則的呼喊，與別的划手互相應和，後來知道是說艙中有水必須戽水。

因為有不可思議的蚊羣，使人類的能力無法忍受。土人想出用一種奇特的屋，好像蜂房，是用樹皮蓋成，並用許多亂草堆上去，僅開一扇門或二扇門，作進出處，門口甚小，僅可爬行。太陽落下時，土人即進此草屋，立刻用一團亂草塞沒洞口，裏面還點起煙火，驅除蚊虫，屋頂上開一小洞，使煙由此出去。一夜著者的犬，臥在聖尼古拉斯號的甲板上，到早晨見它滿身均被貪食的蚊虫所嚙，飽食後的蚊虫，血跡滲滴在甲板，倒處都是，從此以後，不敢使它露宿在外面，否則生命堪虞。



土人所乘的小舟。

巢居的土人

在此兩年間，最值得經驗的是長途跋踄去獵野鵝，而宿在樹林間。他們在樹間蓋一很粗簡的平台，用三四根樹桿支持，再用樹枝舖成地板，



不會飛的鴯鶓鳥為世界最大的鳥，長腿善馳，一小時能跑三十二哩。

上加一層薄的茶樹樹皮，不用釘，不用繩子，上去時須當心地板不穩，而傾跌下來。如要柴時，土人即在樹上採折，如過樹上已用盡，或要更多柴料，他們爬下平台，沿樹幹到繫泊小舟處，划到別的樹上去採折，再重新小舟載到自己平台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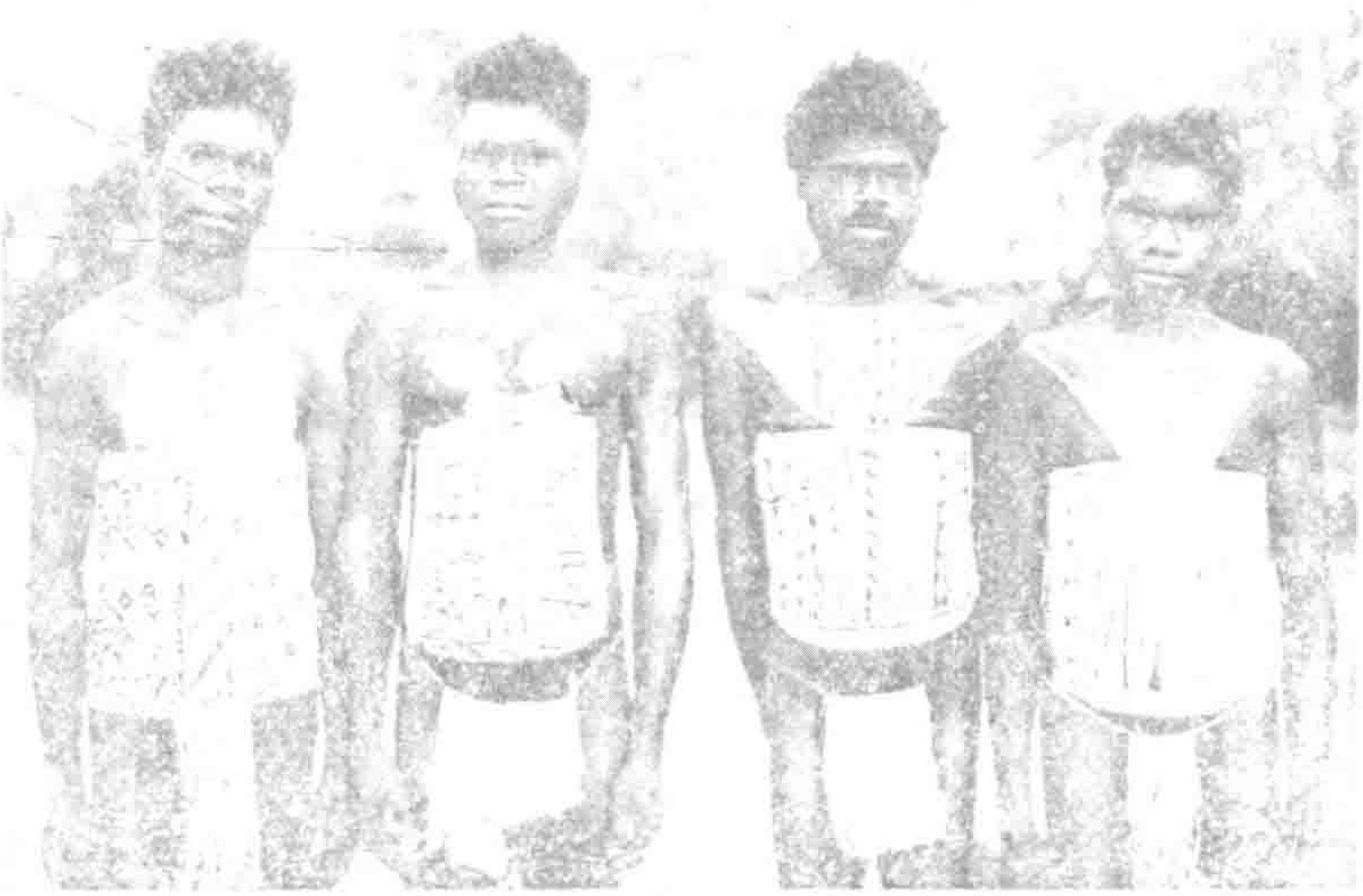
在早晨或夜間，坐觀美麗如花園的湖沼，當睡在樹上看下去，太陽正在出來，或落下去時，霞光照在水上的景色，使人不能忘懷。在夜間看到處處螢火，點點在林間，倒映幽暗的草塘中。更傾聽土人互相談講，日間所做冒險事情，即當搜尋鵝卵時潛蹤獵物，或得或失的故事。

可是有許多痛苦的經驗，亦為白人從未經過的，如漫漫長夜中，受蚊蚋的攻擊，生命受到厄運。還有水草間有貪食的水蛭，與蚊一樣可厭，使腿上的血滴下來，使獨木舟中積滿血水。野鵝生蛋季節將盡時，沼澤中的水亦開始乾涸，但植物生長益盛。更增加了我們的困難，即行走一段到船上去的路，亦十分困乏，且因多日缺乏睡眠的人，更遭水蛭飛蚊吮血的大難，眞是精疲力竭。而皮膚被亂草刺破割碎，因此皮膚變成粗燥，成魚鱗狀，雖然時時浸在水中亦無用。

陸上的蟻類及蜘蛛，亦增加我們旅行時的困擾。澳洲北部有一種著名的白蟻，常用泥土堆成很高的土堆，約有二三十呎高，遠望之像寶塔。多在夜間工作。最奇怪的，蟻塔較薄的兩面，常是南北向，好像是指南針一般，永遠指南北的，有人推論，大概一座大土堆，要使熱帶上東西向照射來的日光，易於乾燥的緣故吧。此地這班游牧土民，常把它一磈一磈割取下來，代替石頭用，放在他們終夜生火地方。奇怪的，它們造了還樣高大的土堆，並不作居住，實不可解的事。

到後來我們帶來的設備，漸漸缺少或毀壞，如攝影機亦不靈活，這時僕人來報告，遠遠有飛機前來，不久飛翔河上，而低飛掠過我們船上。見到有徽幟，知派來的服務機，水陸兩用，前在鱷魚島已遇見過，此時飛機已停泊在指定地方，等待我們。可是我們走到那面，還須一天的行程。此時潮水未來，不能行駛，即用野鵝蛋作晚餐。

當夜潮來，戶明中天，照着夾岸熱帶灌木林，我們的船向下流駛去，萬籟無聲，水面到處有漂流的樹枝草木，天明過沙洲進入海中。於是著者仍能生存着回到文明區域內。確實至今耳間還好像聽到土人怪叫聲，及獵者呼叱聲，或野鵝沙啞的鳴聲，而巢居時的種種情景，亦縈繞左右。探險是極危險艱苦的工作，使人變成孤獨，有時更使人沮喪，但是仍希望有再去的機會，再見到這班黑人呢。


土人紋身


著者床上捉到的毒蛇

英國海上間諜驚險故事的自供

陶德・奧斯朋著　伍必熙譯

一位英國海軍上將某次對本文的作者說：「奧斯朋，你應該生在三百年前才對」。這句話一點不錯。四十四歲的陶德・奧斯朋，倘若生在伊麗莎伯女王時代，一定更能大有作爲。這個紅鬍子的蘇格蘭人，在十四歲便從家中出奔流浪。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加入了英國海軍。二十一歲時，他自己有了一艘商船，做了船長。但是他好動的天性不容他靜止。他做過酒販子，北極的獵鯨者，覓珍珠者，印度的狩獵者，南美洲的探險者。一九三六年時，他駕着小漁舟橫渡了大西洋。第二次大戰期中，他又當過英國降落傘部隊的一員，做過北大西洋巡邏艦的艦長，還參加過諾曼地和緬甸各地的戰事。本文所述，是他一生中最有趣最富冒險性的一個短短時期。

——譯者——

我借了修船底的藉口，到直布羅陀的一家船廠裏去見那經理。他是個沉靜的人，五十來歲，我再也不會想到他便是地中海的英國海上情報工作首腦。我們交談了一會修船的事情後，他問我還需要些什麼。

「要些燃料，還想洗些衣服，」我說。

「這裏洗衣服常常容易攪錯，最好你把衣服都給做上一個記號，」他說。

「我已經做上記號了。我用的四十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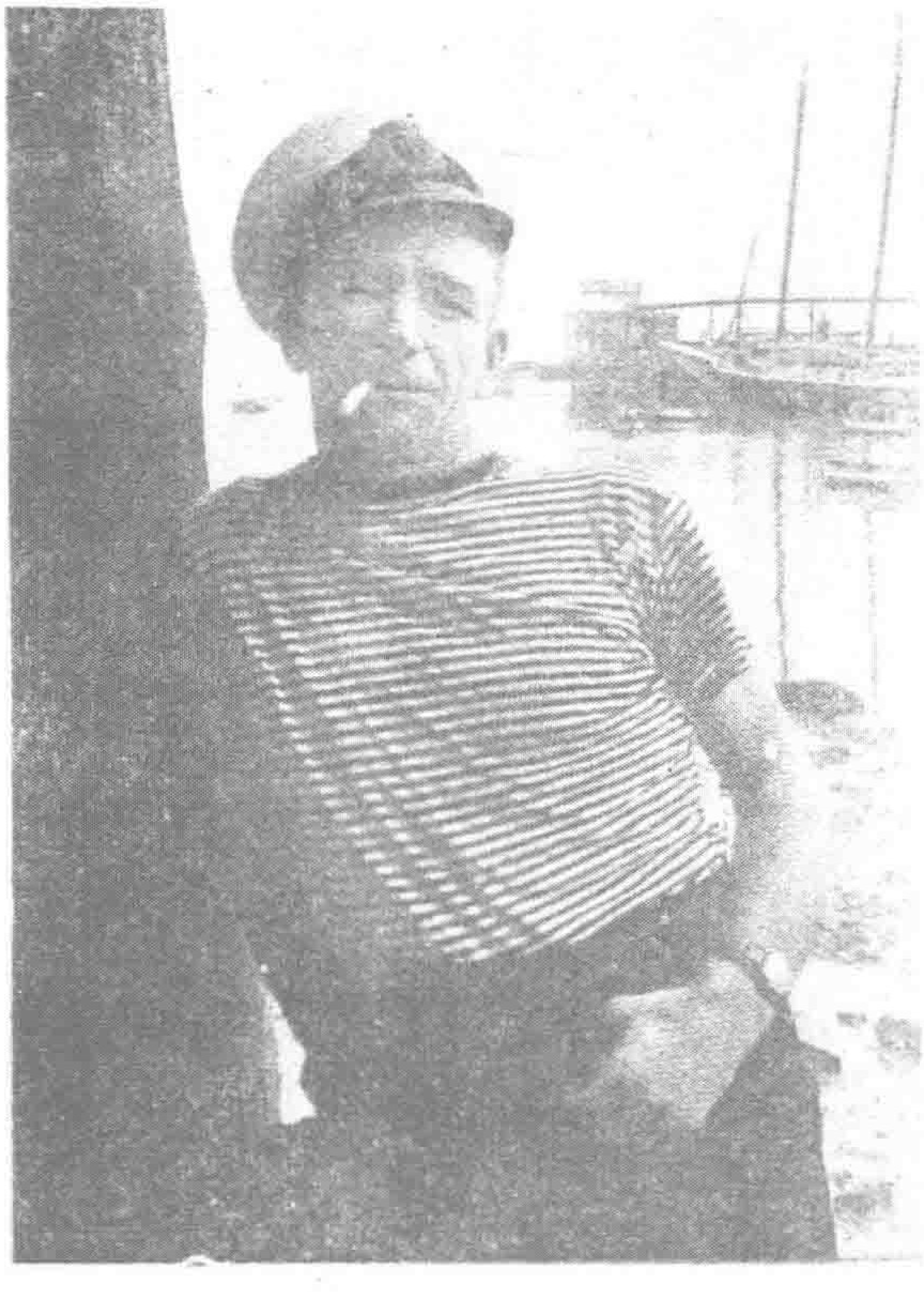
他點點頭，「今天晚上何不到我家裏來吃飯？五點半和你在這裏會面。」

這一席話是一九三五年六月間的事，從那時候起，我便開始了海上情報工作的緊張生活。我的任務是聯絡，要駕着一艘僞裝的漁船在海面上航行，從許多港口的英國諜報人員處接取情報，再將這些情報帶回到直布羅陀。在担任這工作前，我在英國先受了三個月訓練，學習運用第塞爾引擎的方法和海上諜報工作的種種技巧。在這些訓練之外，我又跟隨一班船隻僞裝專家學習了幾個星期，以便設計我所要的船隻。訓練完畢後，我被指定爲「洗衣記號」諜報隊(Laundrymark)的一員。我所接洽聯絡的諜報人員，都祇用他們衣服上的洗衣號碼來代表。我的號碼是四十五號。

祇要我在談話中提到洗衣服，並且用到「四」「五」或「四十五」時，那些一夥的諜報人員便知道我是誰了。

我所設計的船是艘長七十五呎的漁船，有一架第塞爾引擎。它的外表在環境需要時可以改變得使人不能辨認。船上有兩根活動的桅桿，可以很快的升縮，還有一隻假煙囱，在必要時可以縮進到引擎室裏面。把煙囱縮進，升起了桅桿，再張上船帆，它便成爲一艘帆船。亦可以將煙囱和船帆同時升起，或者收下船帆升起煙囱。這煙囱裏面有一隻罐子，會放出煙來，因此看來便儼然是一艘蒸氣引擎的拖駁船。我們還可以把煙囱和桅桿完全縮下，成爲一艘第塞爾引擎的漁船。它的速率是每小時十四浬，航程達二千哩，定名叫 Mon Amour。還不過是暫時的名字，它和船的外表一樣，是可以隨時變換的。

我們沒有裝無線電，因爲有了無線電的天線，容易引起疑心。船上裝着的大礮，隱藏在船橋的活動



作者陶德・奧斯朋，卽四十五號諜報員。

牆壁後面。船首放漁網的艙中還有一個小密室，專門放機密消息和文件。這些文件都夾在許多書面中，書面上縛着重重的鉛，萬一情形不好而要將這些文件拋入海中，或者船不幸沉沒時，它們便不致浮到水面上來。

我有四個極好的船員，他們都是經過英國海軍部愼密挑選後揀定的。亞侖和查維斯兩個都在海軍裏服務過，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漢。體格極好的史泊德本來是泰晤士河上的一個船夫。最年輕的是十九歲的柯茲，他是愛爾蘭人，曾在劍橋念過書。

一九三五年的夏天，地中海上風雲緊急。英國方面亟於要得到關於墨索里尼準備進攻阿比西尼亞的一切情報，一方面還要防止墨索里尼協助弗朗哥，因爲弗朗哥那時正在西班牙策動進行叛變。我們的第一次航程是從直布羅陀到義大利的熱內亞。直布羅陀的諜報首腦在我們出發前，又弄來了一個年輕的法國人，可以在我們駛進法、義等國的港口時由他權充船長。我並沒有盤問他已往的經歷，但是一望而知他是個富有經驗的祕密情報員。船到熱內亞後，我在當地一家海貨店的密室內與一個義大利人交換情報。他給了我幾張藍色照片和密碼文件，叫我趕快向南到那不勒斯去，那裏的諜報員有一個緊急的消息要送往直布羅陀。我們一行沿着義大利海岸向南駛去，先到那不勒斯南的薩勒諾灣去捕魚，在魚艙載滿後，便到那港北面五哩的波執里鎭靠岸。這裏的海關人員一起初對我們很覺疑心。我們佯裝是法國人，給他們看這船在法國聖喇非爾登記的證件。虧得那位法國朋友應付得宜，行動逼眞，所以沒有露出破綻。

第二天晚上，我單身到那不勒斯去會見駐在當地的諜報員。我祇知道他是那裏某一家旅館的經理。這位矮而且胖的經理見到我以後，便滔滔不絕地訴說了我一番，講我不應該這樣神色慌張。當夜我便留宿在那旅館中。次日一早，他交給我一隻信封，要帶給直布羅陀的首腦。然後用一輛送貨的大篷馬車把我載到船隻停舶的地點。我上船後，立刻下令開船。祇見史泊德悒悒不樂，原來他在隔夜上岸與一位義大利女郎攪得火熱，還希望第二天能有更多的進步呢。那船剛離開岸邊，便有兩個港口管理員在碼頭上奔過來向我們大聲叫喊。那法國人便在船上大聲地答話。原來那管理員說我們忘了付港口的停舶費，並且沒有辦好離岸手續。那位法國朋友說，我們祇開出去試試引擎，一小時後便回來的。

船行到看不見陸地後，我們便張起船帆，把白色的船身漆成黑色。天黑後，我們收下了桅桿，開足馬力前進，終於在七月二日開入直布羅陀港。這時我們的船名已成了 Morn ng Star。

那年七月，我們又加上了十六個船員離開直布羅陀。這十六個船員都是英國的諜報員。我們將這些祕密工作者一個個的載到西班牙，巴利阿利羣島，摩洛哥，阿爾及亞，和利比亞各地登陸。八月中，我們又改名爲 Leonora 號，在北非的海岸外航行，自稱是開往賽得港的英國漁船，專爲賽得港的英國海軍捕漁的，實際上我們的目的地是義大利的屬地利比亞。因爲我們接到情報說，利比亞沿海的蘇阿喇小鎭上有二百架裝箱的飛機，準備在當地裝配完成後由德國和義國飛行



員駕了飛到摩洛哥去交給弗朗哥。我們帶了十五支烈性炸藥，奉命去阻止這些飛機的出發。

船到居波里西七十哩的蘇阿喇海面外以後，我們便佯裝損壞，任它隨水漂盪着進入港裏。我見到了一艘當地的船隻，便大聲招呼，請求他們將船拉到破浪堤旁落錨。船靠岸後，有兩個義大利官員上來查問。我便說這是開往賽得港的英國漁船，並且將故事一五一十地告訴了他們，然後指着兩個假造成的損壞機件給他們看。（這些機件是我們常備着在假裝受傷時用的。）他們看了以後，便答應帶一個人來將我們的機件拿到居波里去修理。這樣要幾天才能修好。我給了他們不少香煙和英鎊票，他們毫不推辭，照單全收了下去。這兩個官員中，原來有一個是當地的警察局長。他受了我的餽贈後，便答應我可以上岸隨街去逛，而且還特地派一名警察在每晚十點鐘護送我回船，免得我受人盤問和欺凌。



這蘇阿喇鎮祇有一些小茅屋，一個營房，和一家酒店。它一面靠海，三面都是沙漠。我在營房和酒店裏接連消磨了三晚之後，發現每天黃昏時便有三輛卡車滿載着義國工人，從沙漠那邊開回營房來。經過小心的詢問後，知道這些人在離城二哩多的沙漠中某處一個倉庫中做工。我心想這一定就是那裝配飛機的所在了。

第四天晚上，我仍舊像以往三天那樣，在酒店打烊後由那個警察護送着回船。我已決定單人匹馬去幹這工作，所以等船上的夥伴們都睡熟後，才拿出那十五枝炸藥棒來。這些炸藥棒很軟，可以任意彎曲，我便將它們五根一連，縛成三串。我不帶手槍，因爲手槍聲音太大，不很方便，祇在一個拖把柄上斫下了兩呎長的一根短木棒，中間剜空，裝進一塊塊的鉛。這根重棒打一下子連牛也能打得半死。我脫下了襯衫，將油和爐竈裏的煤灰攪混了，把身上和面上塗得漆黑，再在腰部繞上三十呎長的慢燃導火線，把三根絲絨包着的引火管輕輕地放在三隻衣袋中。然後在身上裹一條毯子，裝成一個阿剌伯人。一切定當，我便離船上岸。

蘇阿喇全鎮這時都已經進入了黑甜鄉。我穿過小鎮，在沙漠中漸漸向那飛機裝配廠走去。當我在月光照射下看見那工廠的廠房時，不由緊張得全身發抖起來。仔細一看，工廠的四周都有鐵絲網圍繞着。正當我匐伏在鐵絲網旁邊時，祇聽見有人說話的聲音，接着看見了兩個兵士的影子，兩枝步槍都背在肩膀上。我慢慢地向他們相背的方面爬去，將腰部繞着的導火線解開。這導火線本來已分爲三段，每段十呎。我手牙並用，將三根導火線縛在那三根引火管上，然後將這三根引火管插在那三串炸藥棒裏。這一步工作完成後，我將三串炸藥放在沙地上，自已站起身來迎面向那兩個哨兵走去。一隻手中握了一把黃沙，一隻手揑着那根灌鉛的木棒。當我走近他們時，有一個衛兵看見了我，對我凝神望着，口中唸唸有詞。我見時機已到，一面把手中的黃沙向他臉上擲去，一面提起那根木棒向另外一個衛兵的胸部打去。一下子便把那衛兵打倒在地上。再在他頭上一下，便將他打發掉。然後揮棒去打那第一個衛兵。一棒過去，他毫無聲息地倒在地上，像個木頭人一樣。我再凝神聽聽有沒有其他守衛的兵士聞聲趕過來，但是毫無動靜。我將那兩個衛兵的步槍拿下來拋過了鐵絲網，然後向大門奔去。祇見那門緊緊地鎖着，無法進去。我又跑回去看看那兩個人，他們仍舊一動不動地躺

〔上圖〕奧斯朋（右）和兄弟傑姆被本國當局所捉解回時的情形。某次出航，他們僞稱逃亡，北非英軍當局信以爲眞，便把他們押解回本國。



奥斯朋最善使用小船進行諜報工作。圖中的「親愛女郎」號便和本文所述的 Mon Amour 號相類似。

着，人事不知。我拉起了一個，把他拖到大門旁，將他的背靠在門上，席地而坐，他的頭有氣無力地垂在胸口。我再跑到放炸藥棒的地方，拿起了炸藥，然後踏在那個衛兵的臂膀上，爬進了大門。

進了大門後，我向最近的一幢屋子奔去。跪在屋子旁邊的地上，沒命的亂掘黃沙，就像一隻狗在耙泥土放肉骨頭那樣。掘好以後，將一串炸藥棒放在裏面，再將其餘兩串也同樣地放在另外兩幢屋子外面的沙土中，然後跑到第一個洞那裏，拿出打火機點着那導火線，再依次點着了其他兩根導火線，拚命向大門奔去。那三條導火線大約每二分半鐘燒去一呎左右，所以我約有二十五分鐘的時間可以逃命。

我沒命的跑，好像跑了幾個鐘點才跑到了蘇阿喇錨上。當我奔到那些小茅屋附近時，祗聽見連着兩聲巨響，接着又是三四聲大響。回頭一看，後面的天空已經燒得雪亮。我自己暗暗欣喜，那三間屋子中一定有一幢是個軍火庫。我仍舊不停的跑，一直跑到船邊，跳上了船，直向引擎間走去。這時船夥們都已在甲板上面，他們看見我臉上的油和煤灰後都莫明其妙。查維斯對我叫道：「什麼事？」

我回頭說：「放燄火」，一面便衝進了引擎間，幾乎跌了一交。反鎖了門，撕下身上的衣服，用第塞爾引擎油從頭到脚的擦去油灰，再用肥皂和清水把全身洗乾淨。當我慢慢地踱着走回甲板時，一大羣驚惶失措的土人們爭先恐後的想上船來，他們以為世界的末日已到，在船上一定比岸上安全一點。史泊德用肘暗暗地推推我，原來那警察局長正在人堆中向船上走來。我遠遠的便與他招呼，問他出了什麼事。那些土人們正在推來擠去，人聲鼎沸，所以他不能回答我的問話。我指指那些土人，回頭對船夥們說：「替這些可憐的人們煮些茶吧，他們恐怕已經家破人亡了。」

那警察局長對我細細打量了一回，冷冷地說：「他們沒有失掉什麼。」一邊揮着手杖叫那些土人上岸。然後他說，當地的軍事長官要搜查並且扣留我這艘船。我聽了仍舊非常有禮，對他說反正我們在船未修好以前不會離開的。隔了不多時，當局派了六個義大利兵上船來搜查，還留下了兩個在船上日夜監視着，直到那件爆炸的事調查清楚後為止。

在這種情形下，祗有一條路可走，那便是趁早溜之大吉。多在這些義大利人的掌握中一天，便多一分危險。而且弗朗哥的部下對於這飛機廠的事情也非常關心，他們決不會輕輕放過這件事。那天晚上八點鐘衛隊換班。新換來的那兩個義大利兵，都很和氣，而且都不懂英文。他們坐在船艙中吸我們的香煙，飲我們的咖啡。我的船夥們便在玩紙牌。我則踱上甲板去閒蕩，他們亦不阻止。

那晚十一點鐘左右，我發覺岸上有一陣陣的微風吹來，心想若能拉起鐵錨，那末船便會毫無聲息地漸漸向海中飄去。計畫打定，我便走上了船橋，開了絞盤上的電力機鈕，把船錨上的鐵鏈拉起了十二呎；關了機鈕，慢慢地踱回船艙去。那兩個衛兵似乎並沒有發覺絞盤轉動時的聲音。我坐下來看船夥們打紙牌，約過了二十分鐘後，用英文叫他們一邊打牌一邊大聲叫喊。在他們喉嚨提高後，我又踱上甲板，再把絞盤的機鈕打開，將錨鏈又拉起三十六呎，關了機鈕，向艙內偷偷張望，那兩個義大利兵仍舊呆頭呆腦，一無所知。這時候船已漸漸向海面上飄去。差一點便要撞在一個石碼頭上，使我們全功盡棄，不由使我捏了把冷汗。我回到船中去將事情告訴了船夥們，再對那兩個義大利人笑笑，他們也莫明其妙的對我蠢笑。我叫船夥們都回

到他們的艙房去假裝上床，就像沒事一樣，這時候船已開始微微顛簸了。

「假使這兩個笨貨開起槍來怎樣辦？」史泊德問。

「他們不會的」，我說，「萬一開槍，便裝做莫明其妙好了。」

這時我又很隨便的走上了甲板，順手將船艙的門輕輕帶上鎖住，然後走上船橋去發動了引擎，開足馬力將船向海中駛去。第二天天明時，我們已不再見到陸地，便向都尼斯的波恩港駛去。我從活艙後面的密室中取出了一枝三十八糎口徑的轉輪手槍，走上甲板去打開艙門。艙裏出來的不是那兩個義大利人，而是我自己的船夥們。我問那兩個義大利人在那裏，他們大笑着說：「躺在艙裏的地板上呢，暈得不像人樣了！」我便走過去將他們的步槍拿來拋在海裏。那兩個兵士眼看着我這樣，實在難過得厲害，無法掙扎。我們沿着阿爾及亞和摩洛哥海岸向西航行了五天，白天時便裝做帆船。有一天黃昏時，我們在沃蘭附近下碇，用小船載了那兩個義大利人送到岸上，然後加速開往直布羅陀。



奧斯朋在第二次大戰時在緬甸工作。圖中他正在檢查一名日本戰俘。

直布羅陀的首腦一見我之後，便告訴我說，義大利人在我們逃走後，曾派出了一艘驅逐艦來搜索我，而且我已經成了弗朗哥手下的諜報首領璜瑪許(Juan March)黑單上的一員。所以此後的幾個月中，我不能再在地中海一帶工作了。他說：「可惜你不在亞丁，二十一號情報員倒可以用你呢。他是我們在紅海，阿剌伯，厄立特里亞，索瑪里蘭和阿比西尼亞各地的首腦。現在阿比西尼亞的戰事就要爆發，他一定已經忙得不可開交了。」

我聽了這話，自告奮勇，願意到亞丁去。他說，不消我離開直布羅陀二十哩，義大利人一定會捉住我。但是我不信，與他辯駁，結果他祇得答應讓我去，可是說：「噢，好吧，不過這是你自尋死路。」

我們在九月四日離開直布羅陀，船已經漆成漂亮的乳白色。那天日落後，我們在西班牙海岸外行了二十哩，便將它漆成黑色，並且將船名改成 Romany Rose，裝做一艘帆船向東駛去。六天之後，我們在比塞大停舶，途中並沒有見到一艘義大利船。

在比塞大的一家咖啡館中，我遇見了一個法國人，他願出我五千法郎，爲他運二百枝來福槍和四千發子彈到丹吉爾。起初我不肯接受，後來他加到六千法郎，預付三千，還有三千在貨到後付款。我知道這些來福槍是交給弗朗哥的，所以便拿了他的錢，而在開往賽得港的途中，把來福槍和子彈都一股腦兒拋在大海裏。

我們航過了蘇彝士運河，再過紅海，到達了亞丁。在亞丁港中靠岸不過幾分鐘，便有一個穿着白色衣服的年輕阿剌伯人上船來給我一張出口行的商業卡片。我翻過來一看，背面寫着「二十一」，便說：「謝謝你，假使我來拜訪你們的話，應該找誰呢？」

那阿剌伯人說：「我們的經理名叫華萊士。」

華萊士便是二十一號諜報員。我們坐在他的寫字間中悠閒地飲着果子汁談話。他是個典型的英國人，非常精細和鎮靜。他担任那出口行的經理，職務非常煩重，電話不斷地響着，祕書們拿着信札文件等出出進進，給他簽字。他一見到我時，並不覺得詫異。

「我在你離開直布羅陀前七天，便聽說你要來，這是一個路過這裏的工作人員告訴我的。我已經知道了你的一切。不過很不幸的，義大利人，西班牙人和法國人也都知道了你的一切了。」

「法國人？」我奇怪地問，「我做了些什麼對不起法國人的事？」

「好像有一點關於來福槍的小

小誤會吧。」

我把關於來福槍的一切告訴了他。他說，在已往的幾個星期中，我已經出了名。大家都說我是個祇認錢不認人的海盜。我還有了一個綽號——「獨身船長。」義大利人說我炸毀了蘇阿喇的飛機廠，而且打死了兩個衛兵；法國人說我從阿爾及亞的法國司令部中偷去了四百枝來福槍。

二十一號諜報員把我派到的布吉去與當地的一個諜報員一同工作。的布吉是法屬索瑪里蘭的海港。通到阿比西尼亞京城的唯一鐵道便從這裏開始，所以一切與阿比西尼亞戰爭有關係的人與物都必須從這裏經過。我們在當地的工作人員是個印度人。這個幹練的諜報員在那裏開設着一家海濱咖啡館。他精通十多國語言，而且還似乎知道世界上每個人的一切。我依着二十一號諜報員給我的指示，找到了他的咖啡館，走進去叫了一杯酒。在他倒酒時，我便問他有什麼地方可以洗點衣服。

「多少件衣服？」

「約摸四十五件。」

他立刻拿開了那杯酒，從另一隻瓶子裏倒了一杯說：「這一杯沒有這樣烈性。你幾時到這邊來的？上次我聽到你時，你好像是在阿爾及亞偷來福槍呢！」

我與他一同工作了兩個月，將他從義、阿兩個軍隊方面所得到的情報從的布吉傳送到亞丁。當我們不在海面上航行的期間，便住在的布吉港中的船上。將近十二月底時，我騎着駱駝到阿比西尼亞邊境去作了一次旅行。途中一無所得，祇有一個投効阿軍的英國軍官交給我一枚沒有爆炸的德國毒氣彈。這是從一架義國飛機上投下的。我把那炸彈帶回到的布吉，再帶到亞丁，從亞丁又裝到倫敦。據我所知，這些從阿比西尼亞得來的炸彈，竟使英國科學家們能研究出如何防禦德國毒氣的方法。

當我再回到的布吉時，那諜報員指給我看四個穿着阿剌伯衣服的人在他咖啡館中守候着。他們在這裏詢問「獨身船長」已有四天。這四個傢伙，一定是璜瑪許的手下無疑。我知道若不立刻離開索瑪里蘭，那末當地的法國當局一定會知道我是偷他們來福槍的海盜。因此我立刻動身，第二天便向地中海駛去。船經過蘇彝士運河後，我開始猶豫不決起來。我知道自己這船不能從賽得港直駛直布羅陀而不在中途加添燃料，但是我又不敢在義大利或法國的領土旁停留。左思右想，祇有一個辦法，那便是取道瑪爾太島。到了瑪爾太島後，那位上船來檢查防疫注射的海港檢疫官，原來是我同鄉的蘇格蘭人。我便拿出了威司忌酒來敬客。一杯之後，才知道他亦便是我們在瑪爾太的諜報員。

「幸虧你到了這裏，」他說，「我們要想在賽得港找你，通知你在到直布羅陀前先到這裏來一行。」

「有什麼事？」

「那不勒斯那裏有工作要你去，」他說。「可是你不能坐這艘船。義大利人已經把它形容得仔仔細細了。二天後有一艘希臘船要到這裏來載客，那時你獨個去好了。」

於是我們的船便在瑪爾太港中停船下來，僱了一個當地人看守着。船夥們都遷上岸，住在一個宿舍裏。我以威斯忌酒推銷員的名義，獨自上了那艘希臘船。把蓄着的鬍子改了式樣，並且穿起了硬領襯衫，打上領帶。自從我離開英國以來，還是第一次這樣受拘束。那不勒斯的那個胖子旅館經理，見了我非常高興。

「啊，好先生，這一次您冠冕堂皇的進來了。這樣才好，這樣才好！」

兩星期後，我帶着羅馬德國大使館中的機密文件抄本回到了瑪爾太。把那船加足了燃料和糧食，在第二天一早離開瑪爾太，終於安然到達了直布羅陀，一點未遇到阻難。直布羅陀的首腦見了我並不覺得高興，因爲在這接近西班牙和摩洛哥的地方，像我這樣被璜瑪許所熟知的人，很難担任什麼工作。他建議說我們不如回到英國去休息一下。

我們上了船，離直港向北駛去，但是將近西班牙西北角的菲尼亞脫勒岬時，船上的燃料又告罄了。我決定在岬南的考柯坪小鎮加燃料。因爲在這小小的鎮上，決不會有人知道我的來歷。

但是我錯了。我們一靠岸，當地的西班牙官員已經起了疑心。接着便有兩個官員帶了六名警察上船來要求查驗我們這船的證件。我說我是個英國漁夫，剛從英國開過比斯開灣到達這裏，加了燃料後便一直開回到英國去。那兩個官員問了我許多問題，最後用手一指，叫我一同上岸。我暗暗叫喜，心想他們一定是告訴我在那裏可以買到燃料，所以叫船夥們在船上等候，自己便和那兩個官員及警察們一同走過了小鎮的中心。那知他們非但沒有告訴我購買燃料的地點，反而把我關了起來。

我所住的那個監獄，簡陋得嚇人。我在那裏剛留了兩個鐘頭，便有一個穿着全身金邊軍裝的西班牙軍官來看我。他那身豪華耀眼的制服，戈林上將若在世，見了也一定會稱羨不置。他對我自我介紹說他是黎加道爵士。我心想他一定是當地一個很有權勢的人物。

「天氣好啊，獨身船長，」他與我攀談道。

我假裝莫明其妙說：「我是個英國漁夫啊。」

「是啊，我知道，」他說，「你在利比亞炸掉那些飛機以前對義大利人也這樣說過的。」

「可是我從沒有到過利比亞

啊！」

「那麼你也沒有到過地中海嗎？」

「沒有。」

我明知自己的處境極爲不利。他雖然是這一區內共和軍的長官，可是他與當時大部份西班牙軍官一樣，顯然効忠於弗朗哥。所以他情願討好璜瑪許和其他弗朗哥手下的人物，而不願幫助自己的政府。他問我這艘船是否是我自己的。我說我祇是船長，並且願與他一同回到船上去查看證件。於是他把我從監獄裏押着到碼頭，後面又有一個警察監視着。

黎加道看了我們的證件後說，我仍舊要回到監獄去。我强硬地要求他舉出罪行的證據。他說：「這不過是查明來源的問題。因爲你和這船上的水手以及這隻船的式樣，都和我們從伐倫西亞接到的報告中所形容的一樣。我們在沒有確實知道你不是那個人以前，不得不暫時扣留你。」



作者在一九四六年又駕小船出外歷險，遭遇旋風，幸又獲救。圖爲出發前友人送行的一幕。

我說，在這艘船的所有人沒有知道這船已被西班牙當局扣留以前，我決不離船。這一來使他無法可想。但是一會後他說，船可以開回英國去，祇要扣留我一個人便够了。等到我的身份查明後，便立刻釋放我。這樣一來，使我沒有理由反對。於是我從鐵箱中取出了錢，買了四十筒五十加侖的燃料，餘下的五十鎊便放在自己身邊。船夥們都已有豐富的航海學識，能將這船駛回英國，不用我顧慮。我與他們一個個握手道別，謝謝他們爲我所做的一切。

「船長，放心胆大，在比這還要困難的情形中你也逃過了的。」史泊德說。

「跟你航海眞有意思，比看歌舞劇還要有趣，」柯玆說。

當我站在碼頭上望着那船的燈光在黑夜中漸漸消失時，眞覺得難受。再上山回到那監獄裏去時，心中更失了希望。此後的幾天中，黎加道和一個法國領事想盡種種方法要使我招供實情。那位法國領事照理在英國領事離開時，應該代爲保護我的利益，可是實際上他却是黎加道的幫兇。他們甚至將我押到監牢內的廣場上，用一隊兵舉起了槍假裝處決我，而在最後一分鐘時，那位法國領事匆匆趕到刑場，阻止了他們，眞是富有戲劇性的一幕！他將我帶到一旁，勸我把載送到西班牙登陸的英國諜報員名字從實告訴黎加道。但是我仍堅持說自己是個漁夫，從來沒有聽見過什麼「獨身船長」之類的名稱。

那天晚上，他們將我從牢房中提了出來，讓我睡在監獄的辦公室中。一個老年龍鍾的牢頭禁子坐在我床旁打瞌睡。我心中暗暗猜疑他們爲什麼忽而優待起我來。後來發覺那辦公室的門也敞開着，原來這完全是個欲擒故縱的圈套。他們故意讓我從這扇門逃走，這樣一來，外面守衛着的兵士便可以開槍打死我。即使我無辜而死，他們也不必負責。倘若我眞是那獨身船長，那末這便是一個大功。

我睡在那裏，一夜沒有離床一步。第二天早晨黎加道看見我還在那裏時，顯然吃了一驚。那天晚上，他們又給我睡在這大門敞開的辦公室裏。我一邊躺着，一邊想出了一條計策。自從我進了監獄後，我常常用身上的錢來賄賂守衛們替我掛些白酒來澆愁。那天天黑後，我便走到門口，向衛兵們吹了一聲口哨，那兩個衛兵的頭伸了過來。我舉起了一把酒壺和幾張英國紙幣，輕輕地叫：「來些白酒，謝謝你。」一個衛兵便伸手過來接了酒壺和紙幣。過了幾分鐘後，我聽見

「擦」的一聲，一看那把酒壺已推到了門口。我再走過去一聲口哨，那兩個頭又伸了過來。我給他們每人兩個批司脫，（西班牙銀角子）他們點點頭，拿了後又站到崗位上去了。

我飲了點酒，分了些給那老禁子，又故意一面飲一面倒了些酒在身上穿的那圓領衫上，不多一會，那酒壺已經空了。我又走到門邊去向那兩個衛兵一聲口哨，那兩個頭又伸了過來。我又舉起了那隻酒壺和一些錢，輕輕叫：「多謝你，再來一點。」兩個衛兵中的一個便接了酒壺和紙幣，我靜靜聽着他的脚步聲漸漸遠去後，又輕輕地叫那另一個衛兵。他的頭剛伸過來時，我便提起脚來猛力一蹺，脚跟正打在他紅紅的面頰上，將他蹺倒在地上。我衝出門口，從他身上跑過，但是絆了他背着的步槍，一交從門口的石級上滾到了大街上，立刻又站起身來向鎮外面沒命的跑。穿過了大街，跑到了鄉下，耳中還隱隱聽見那老禁子沙啞的叫聲。

我在黑暗中急急穿過田岸，一次又一次被石塊和樹根攀倒。不一會跑到了一片大草地旁，遠遠見到有一個小村落的燈火。於是我繞着小村而行，儘量避免走在路上。到第二日天剛微明時，我已經越過了這個農村而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那十字路口的路牌寫着向北是科倫那。我記起以前在比斯開灣的駁船上工作時，會經到過科倫那，這是個相當大的城市，有居民十萬人，所以在那裏可以比較安全。但是我不願白天在路上行走，所以想找一個藏身的地方，可以睡到天黑再開始行程。走了不遠，看見有一條小徑通往一個矮樹叢中，循着這小徑走去，到了一塊墓地，便揀了一塊像桌子形狀的石碑，爬在下面，再拔了些野草和小枝蓋在身上，然後睡去。正在兩眼迷矇半醒半睡時，祇聽見一陣模糊而笨重的敲擊聲，將我驚醒。凝神一聽，那聲音就在不遠。我從藏身的地方偷偷向外窺探，祇見兩個男子正在另一邊掘墓穴。他們的外衣便掛在離我不遠的一塊墓碑上。我正覺得冷不可耐，便匐伏着輕輕地用手脚爬行，從一塊墓碑後面爬到另一塊墓碑後面，拿下了這兩件外衣，再爬到一道矮石牆旁，跳過了牆，爬在一堆矮樹叢中。一隻好夢方圓的小白兎給我一驚，「嗖」的飛跑了。

運道不錯，兩件外衣的衣袋裏都有幾塊三明治放着。一隻衣袋裏還有一個板煙斗和一盒煙絲。我吃光了那些三明治，又從煙盒上撕下了一條紙，放些煙絲捲成一枝香煙，然後把兩件外衣都穿在身上，躺下來再睡。但是不中用，每次在附近的路上有東西經過時，我便睜大了眼醒了。

那天半夜，我行到了科倫那郊外。心想祇有一個地方可以藏身而不會引起疑心，祇消有錢，那便是妓院。在離河邊不遠的地方，我終於找到了一家妓院。那老鴇見了我慇勤招待，唯恐怠慢。我給她十個批司脫，她便給我一瓶酒和一張舒服的床。我永遠不會忘記這晚我遇到的那個女子。她知道我有着私隱，但是不發一問。她為我煮了早餐後，便到衣服店裏去替我買了一件襯衫和一條長褲。回來後將發票都交給我看，而且把找頭都一文不差的還給我。她又走遍了科倫那全城，在各處許多咖啡館中替我將英鎊兌成批司脫。回來後我給她十個批司脫作酬謝，她堅不肯受。我和她爭辯了一會，她才說：「好吧，那末我拿五個批司脫，免得你不高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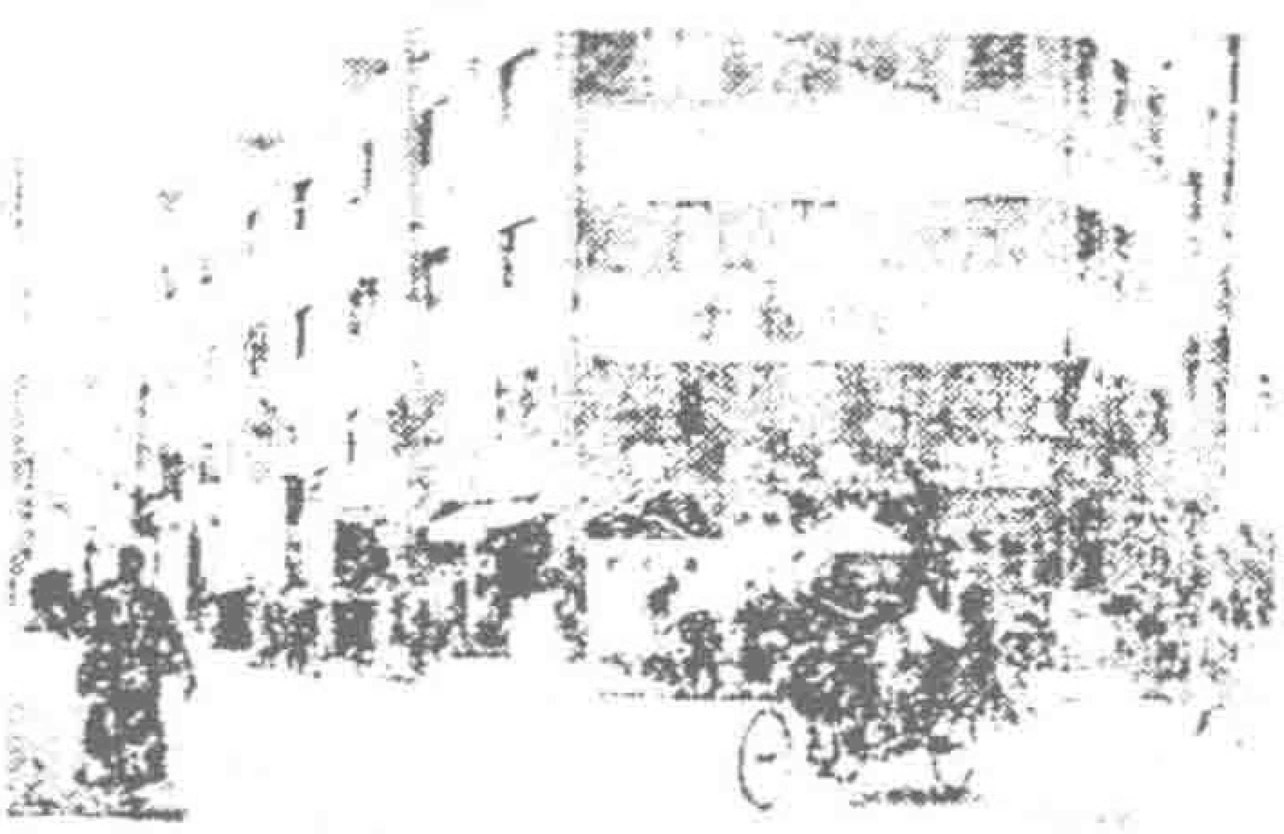
兩天之後，我搭火車前往聖塞巴斯提安，步行越過法國邊境，而到了比阿里玆。又向當地的英國領事館借了二十五英鎊，搭車到巴黎。在巴黎逗留了幾天，乘船回到倫敦。

那天半夜兩點鐘，我走到了女朋友蘿茜所住的屋子外面，吹了一聲口哨。她熟識我的口哨聲，便穿着睡衣下樓來開門。

「陶德，」她見我後叫着說，「天啊，這幾個月你在那裏？」

我用兩手抱着她：「哦，隨便走走。」

——完——

新春名點　質料精美
喬家柵湯糰
有卅年歷史　具特種風味

豬油鬆糕
八寶飯　粽子　擂沙圓
古色古香佈置　各式樣點心
上海襄陽路（拉都路）中（支店）西門路二七六號
電話　七四一七四　八二七〇六